十八千里行品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二份工作的压抑(1)
- 第2节：第二份工作的压抑(2)
- 第3节：所谓有钱人
- 第4节：长城饭店的桃色暧昧遭遇
- 第5节：冤家路窄
- 第6节：失落的初次交锋(1)
- 第7节：失落的初次交锋(2)
- 第8节：失落的初次交锋(3)
- 第9节：间歇式的苦恼和思索(1)
- 第10节：间歇式的苦恼和思索(2)
- 第11节：间歇式的苦恼和思索(3)
- 第12节：间歇式的苦恼和思索(4)
- 第13节：沉沦地痛楚(1)
- 第14节：沉沦地痛楚(2)
- 第15节：沉沦地痛楚(3)
- 第16节：沉沦地痛楚(4)
- 第17节：沉沦地痛楚(5)
- 第18节：沉沦地痛楚(6)
- 第19节：无尽纠结的开始(1)
- 第20节：无尽纠结的开始(2)
- 第21节：无尽纠结的开始(3)
- 第22节：无尽纠结的开始(4)
- 第23节：无尽纠结的开始(5)
- 第24节：无尽纠结的开始(6)
- 第25节：害怕爱情的到来(1)
- 第26节：害怕爱情的到来(2)
- 第27节：害怕爱情的到来(3)
- 第28节：害怕爱情的到来(4)
- 第29节：害怕爱情的到来(5)
- 第30节?害怕爱情的到来(6)

- 第31节：谁是谁的依靠(1)
- 第32节：谁是谁的依靠(2)
- 第33节：就这样让我难过吗(1)
- 第34节：就这样让我难过吗(2)
- 第35节：摊牌(1)
- 第36节：摊牌(2)
- 第37节：旧情在圣诞节失落(1)
- 第38节：旧情在圣诞节失落(2)
- 第39节：旧情在圣诞节失落(3)
- 第40节：苏醒的旧伤口(1)
- 第41节：苏醒的旧伤口(2)
- 第42节：苏醒的旧伤口(3)
- 第43节：晚来的快乐(1)
- 第44节：晚来的快乐(2)
- 第45节：往事刻骨(1)
- 第46节：往事刻骨(2)
- 第47节：尝试放开(1)
- 第48节：尝试放开(2)
- 第49节：尝试放开(3)
- 第50节：一丝快乐(1)
- 第51节：一丝快乐(2)
- 第52节：快乐插曲(1)
- 第53节：快乐插曲(2)
- 第54节：哭笑不得(1)
- 第55节：哭笑不得(2)
- 第56节：圣诞节的快乐和幸福
- 第57节：平淡无奇的日子(1)
- 第58节：平淡无奇的日子(2)
- 第59节：中间的女人(1)
- 第60节：中间的女人(2)
- 第61节：中间的女人(3)
- 第62节：解冻(1)
- 第63节：解冻(2)
- 第64节：如此人生啊(1)
- 第65节：如此人生啊(2)
- 第66节：如此人生啊(3)

- 第67节：糊涂度日(1)
- 第68节：糊涂度日(2)
- 第69节：酒后乱性(1)
- 第70节：酒后乱性(2)
- 第71节：酒后乱性之后(1)
- 第72节：酒后乱性之后(2)
- 第73节：酒后乱性之后(3)
- 第74节：爱人的心跳和流鼻血(1)
- 第75节：爱人的心跳和流鼻血(2)
- 第76节：男人的真诚(1)
- 第77节：男人的真诚(2)
- 第78节：男人的真诚(3)
- 第79节：如此糟糕的初吻(1)
- 第80节：如此糟糕的初吻(2)
- 第81节：初吻之后(1)
- 第82节：初吻之后(2)
- 第83节：新年前夕(1)
- 第84节：新年前夕(2)
- 第85节：新年聚餐(1)
- 第86节：新年聚餐(2)
- 第87节：嫖妓和过招(1)
- 第88节：嫖妓和过招(2)
- 第89节：嫖妓和过招(3)
- 第90节：成为男人(1)
- 第91节：成为男人(2)
- 第92节：猜忌(1)
- 第93节：猜忌(2)
- 第94节：恋爱感觉(1)
- 第95节：恋爱感觉(2)
- 第96节：恋爱感觉(3)

第1节：第二份工作的压抑(1)

绪 言 爱和恨，从来就没有单独存在过，一直是一起存在的，只不过是某个阶段中，爱比恨多了一点儿，所以看见了爱，模糊了恨；或者恨比爱多了一点儿，所以看见了恨，模糊了爱，而我们，就都在这些被模糊了情感中，最终模糊了自己。 所以，我曾经跟别人说过，芸芸红尘，处处兵器，有形的刀剑和无形的言语都能够伤害人，也都能使死亡变得苦涩，逃离和忘却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因为我们无法预见一旦在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突然有一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无动于衷？看淡了我们眼前的一切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人间恩怨有爱恨两端，那么把自己放在爱恨的中间最好不过。 --- 十八 （一）第二份工作的压抑 左手带着小诺、夭夭离开北京混到广州，他们在那个据说满地都是钱的城市大概一年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心酸的工作终于结束，我一直都记得左手临走的时候说：十八，感情上的伤，一定需要时间的净化，等我从广州回来的时候，我希望看见的你，是一个什么都能重新开始的你。 左手这个话完全是多余，太不了解我了，这个世界对我而言，吃饭永远是最重要的，只要不让我饿着，其他的什么伤，对我而言，都可以丢到一边儿，等到不得不想的时候再去想。 我曾经很想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出辉煌的光芒，就像晚上看天上的星星一样，但是很可惜，尽管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有四百多家基本都在北京有公司了，但是我还是编外人员，无法正规的成为大型企业的员工。我就像一个擦边球一样在都市中混日子，一边发狠的梦想有一天自己会出人头地，一边落魄的忙着赚钱付房租，支付自己一个月的生活费还有其他的花费，然后小心翼翼的把剩余的钱存在银行，即使操作员已经把存折给了我，我有时候还是不太相信存折上数字就是我所拥有的吗？我很怀疑自己一旦合上存折，说不定那些代表人民币的数字就会消失似的。 其实我跟阿瑟和小麦的关系一直最铁，一帮兄弟，毕业后走得走，散的散，倒是阿瑟和小麦一直都在我身

边，不过最让我无法容忍的是也是这两人，随随便便的就找到一家电脑公司做程序设计的工作，月薪四五千的那种，没事儿赶上刮风下雨过年过节的还净给自己放假了，我是拼了命的去找工作，挤破脑袋才找到了一份儿混饭吃的工作。这人和人的命真是没法说，阿瑟的解释是，玩儿电脑的职业刚刚兴起，是个电脑专业的就能给人当爷爷。 我职业生涯中第二个工作基本还是秉承了第一份工作的内涵，也是以文字为主，跟在老总后面，左一张纸右一张纸的反复着，赶上忙碌的时候，嘴上还要叼着一张纸。 公司是一家商贸公司，主要做休闲食品，就是大家在超市中看到的那种什么山楂块，山楂卷，山楂糕还有冰糖，怪味花生，果脯之类的东西，有很多，同时还兼做物流配送生意的，不正规，就像我的人生，有很多说不过去的地方。公司老总是个女人，也象我一样不正规，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穿的衣服也是很一般，不会搭配，身材不仅一般，还很臃肿，三围比我还可怜，基本就是营养均衡的代名词儿，即中华营养学会经常在电视提到的那个数字比例1：1：1，虽然吃昂贵的减肥药，但是效果不怎么样，她会经常问公司的人：看我最近瘦了吗?

第2节：第二份工作的压抑(2)

大部分人都是不抬眼睛就说：哦，吕总，最近真是瘦多了，瞧您这腰身，真是苗条。 吕总虽然和李嘉诚比起来不算有钱，但是和普通人比起来那是很有钱的主儿，但是很可惜，她老是不能把自己收拾漂亮一点儿，从头发到脚趾头，都毛草草的感觉，而且每天抽很多的烟，牙齿的颜色就更加糟糕，每次对着人嫣然一笑，看着的人都会想：哎，这人要是不笑多好啊。 我在办公室看见她抽的烟是中南海，我也问过她为什么不抽摩尔，既显得高雅又符合女人身份，而且对身体的伤害也是很小，通常情况下她都会满脸疲惫的看着我说：那玩意儿真的不叫烟，劲儿太小了。 公司类似于家族企业，我刚到公司的时候，有被人仇视的嫌疑，后来听说是因为一个销售部的经理很想把我的位置让给他的一个亲戚，但是后来没有得逞，他没有去想是吕总选择了我，但他想到了如果我不来的话，位置就是他家亲戚的，但是我怎么能不来呢？我也要吃饭，也要活着，而且那个时候我的饭量还不小。在一次公司聚餐的时候，那个销售部经理就醉眼朦胧的端着酒杯来到我身旁：来，助理小姐，我敬。。敬。敬你一杯。 我看着他说话都不利落的劲儿心里只想冷笑，于是我把自己面前的玻璃杯到满了京酒，足有200毫升，我端起来说：经理大人客气，小女子不敢当，这杯酒我一口全喝了，是男人的就和我一起都喝了。 然后我一口气喝完了杯子里面的白酒，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尤其是男人，女老总哈哈大笑，尽管我听着笑声里面有着放肆，女老总点燃一只烟说：知不知道我为什么看中十八，就是这豪爽和果断的劲儿。 从那以后，公司不管什么时候吃饭，再也没有男员工敢找我喝酒了，我终于乐得轻闲。 说起女老总的经商过程也算是一种可圈可点的奇迹，至少在我看来。十几年前，女老总和丈夫在小食品批发市场象平常商户一样批发小食品，后来随着生意的扩大和努力，逐渐逐渐成立了一个小的门点儿，夫妻两个人齐心合力，可谓风雨无阻，又是肯动脑筋的主儿，就

把全国各地的供货商的货源固定，然后做了中间商，成立了商贸公司还有一个食品公司。这绝对是一个白手起家的鲜活的例子，所以我看女老总的眼神中充满了崇拜和敬仰，即使鞍前马后也感觉无比荣幸，跟阿瑟说起这事儿，阿瑟很大爷的说：十八，告诉你，爷爷辈儿的都是这样慢慢从给人当孙子开始磨练起来的，你看我和小麦，不也是再给人家当孙子吗？不过有点儿家底儿，所以底气足点儿。

第3节：所谓有钱人

（二）所谓有钱人 大部分能赚钱的人都比较能折腾，这句话简直就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我进公司不长时间，就有一家国外公司看中了我们的物流途径，那家国外公司的老板是香港人，据说在马来西亚和亚太地区有一个很大的玩具公司，我记得他个子不高，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一双眼睛里面的光彩散发着数字的味道，每次来北京，他最喜欢住的地方就是希尔顿饭店，即使别人已经给他在更好的饭店订了房间他也不会去，从来不说原因，对接飞机的司机永远就是一个手势和一句话：希尔顿饭店。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以为希尔顿饭店中肯定有他的相好，但是这个判断从来没有得到证实，我曾经让公司的司机送我到他居住的希尔顿饭店，送过他要的资料，他只是机械的开门，看都不看我一眼，不说话，直接拿走我手里资料，然后关门，然后我走人，那个时候我很会自我解嘲，这种情况我通常会说：有钱人就是拽。赶上无所谓的时候我会在这句话的前面加上TMD。 香港人让我们公司做的国外产品其实也是一种休闲食品，叫做能量棒或者快餐棒，大小象德芙巧克力条状那么大，包装纸绝对是花花绿绿的，一大堆洋文在上面，口味有很多种，花生的，巧克力的，等等吧，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就是各种色彩的棒棒上面都有一个加菲猫的图案，我对那种食品的味道早已经忘记了，但是唯独那只肥了吧唧的猫的印象情有独钟。说实话，那种休闲食品味道实在不怎么样，其实这和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还有对食物的口感有关系，外国人有外国人的口味，但是中国人即使再崇洋媚外，也不会放弃自己的胃口。香港人希望我们公司能把这种食品的市场通过我们现有的物流途径作出去，那时候北京的各个大小超市都有我们公司的休闲食品，现在看来有那点儿虚假繁荣的感觉，说是有几百家超市，其实没有那么多，不过话说过来，就是说有几百家也没有人真的会去证实，所以说生意上的事情多少都会有些冒泡的吹嘘，完全的实事求是这个真理在这方面

玩不转。 女老板和香港人经过无数回合的较量和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合作，我们公司决定用我们现在的物流途径全面推行这种产品，于是决定全面宣传这种洋玩意儿，首先就是想到要开一个轰轰烈烈的新闻发布会，媒体始终是企业认为最先锋的东西。最后选定了长城饭店，我一直不明白香港人为什么没有选择希尔顿，他既然那么钟情希尔顿，按理说应该选择哪儿，后来知道这次新闻发布会的钱全部由我们公司出，这样看来谁有钱谁的腰就粗，这话还真是理直气壮。

第4节：长城饭店的桃色暧昧遭遇

（三）长城饭店的桃色暧昧遭遇 在长城饭店那个富丽堂皇的地方，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我认识了一个叫木羽的男人，他是我们请来的记者中的一个，我是从他递上来的名片上还有现场记者的签名薄上看到他的名字的。当时我在维持会场的时候，觉得有人好像总是给我拍照的感觉，顺着闪光灯看过去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一个脸上没有什么笑容，但是眼睛里面有笑容的男人，一身散漫休闲的服装，照相机倒是很专业的样子，长短镜头，那个男人拿着他的相机朝我拍，于是我在他每次快要按下快门的时候就突然别过脸或者转身，然后再偷眼看他的表情，他会摇摇头，一种很遗憾的表情，我心里开始有一种报仇的快感，凭什么拍我啊？我又不是名人，可以时不时露一个小脸，赚赚人气，对于我而言，赚人气不如直接赚钞票更实际。 晚餐会的时候，那个叫木羽的记者手里拿着一块巧克力蛋糕，一边吃一边转悠到我身边，我机械的对每个经过我身边的人都说：欢迎品尝，谢谢关照。 木羽眯着眼睛，拿着那块巧克力蛋糕放肆的指着我说：小姐，你知道你象什么吗？你象一个保镖。 其实，不用他说我也知道，说这话的专利不是他一个人的，我一身黑色中性着装，短发，黑框眼镜，女性特征很不明显，脸上没有笑容，而且眼神保持一贯的漠然和严肃，说象保镖也不过分，只不过我不会象好莱坞大片中那样会表现出超凡的机警和玄之又玄的武术。我还是很礼貌的回敬他说：先生，你真会开玩笑。 木羽刚要再说什么的时候，正好旁边一个客人有问题要问我，我趁机离开了，后来才知道那个客人是问我能不能带样品回去，我安排好那个客人，感觉站的时间很久了，脚有点儿累了，看看周围都是忙着吃喝和聊天的人，于是一个人偷偷跑大厅旁边的休息室里面坐下，休息室的沙发真舒服，而且光线柔和，温度适宜，真是适合睡觉的好地方，如果要是在家的话我肯定会把鞋子也脱掉，解放全身。我在想，到底是有钱好啊，不管是多么豪华的饭店和餐厅，都要真诚

的为你服务，所有的服务人员都是低眉顺眼的，就连和你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生怕吓到你，你只要享受就可以了，不是吗？我正在胡思乱想有钱的时候听见有人推门进来，高级酒店的配套设施都是加了档次的，比如我们平时的房门，只要一有人推开就会有很大声音，但是休息室的门被推开就没有什么声音，我怕是参会的客人，要是看到自己这样悠闲会不好的，显得自己失礼，于是站起来转身想打个招呼，回头的时候我一愣，原来进来的是那个叫木羽的记者，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一直跟着我，我还是装作礼貌的点了一下头，他翘起嘴角，眼镜反光，我看不清他的眼神，只看到他笑着。 休息室里面就我和他两个人，我下意识之间就感觉到一种不协调和迟钝，像是，像是一种暧昧的感觉，让我有一种窒息的压抑，再加上房间昏暗的光线，我开始不舒服，像是做错什么事情被人逮到一样，于是我决定出去，但是木羽一直只是笑着，我走到休息室门口的时候他背倚着门，没有让开的意思，我很礼貌的说：先生，我还有事情，请你让一下。 他还是不动，我们相距一米左右，我慌乱的听得见自己的呼吸，这个时候我开始痛恨自己当年为什么不好好锻炼身体，不然肺活量一定会大些，不至于这么被动，我一直低着头，不敢抬头，像个懦夫，僵持了足有两分钟，外面有人敲门，他才让开，我抬头出去的时候看见他还是一直笑着，我狼狈的出去，不敢回头，感觉他的眼睛里面好像有一种玩味和轻佻，让人呼吸发紧的成分，还好像能看透别人心理的东西。 我在大学实习的时候也在科技日报工作过两个月，那天凑巧那家报社的一个女记者也来了，正好当年是她带我实习的，看到她我感觉自己总算也有认识的人了，趁着不忙的时候我和她聊了一会，她问的最多的是我毕业以后的日子，到底是出来行走江湖的人了，问的都是关于如何吃饭的根本问题，因为自己混的实在不是很光鲜，所以我也马马虎虎的应付着，她笑着说：公司都能在长城饭店开新闻发布会了，那怎么也是混的不错。 我也笑：穿着一件名牌衣服就能说明衣服的主人腰缠万贯吗。 然后两个人会意的笑着。然后她问我认识木羽吗，我说：不

认识啊，他也是这次请来的记者，我是从名片上看到这个名字的。 女记者显得比较惊讶：是吗，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呢，我看见他刚才给你拍了好多照片，他可是名记啊。 我噗哧一笑，反问道：名妓？ 女记者顿了一会儿终于反应过来，忙说是有名的记者。 新闻发布会快结束的时候，我忙着给参会的客人派送礼品和资料，我象一个机器人一样脸上堆满笑容，鞠躬的角度比日本人要差很多，但是足以显出我已经尽力了，科技日报的女记者神神密密的拽过我说：我说你们认识你还不承认，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又不会笑话你。 我一边稀里糊涂的问承认什么啊，一边忙着派送礼品，用标准的微笑和客人点头，女记者把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说别忘了啊，好多人都排队等着和他约会呢？我正想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的时候，女记者在我的忙碌中暧昧的笑笑，然后闪人了。我莫名其妙的看着手里的东西，是一个圆形的号码牌，很精致的铜制品，在灯光下闪着光，上面的号码是0810，我很费解的想着，但是还是不是不能确定这是什么东西，我一度以为是长城饭店的保险箱，说不定里面放了一大堆的金银财宝？正好身边站着长城饭店帅气的服务人员，我把号码牌展现给他看，问这个牌子是干什么用的，帅气的服务人员很礼貌的以轻微鞠躬的绅士风度告诉我说是这是客房号牌，在西区，可以乘电梯上去。我突然间恍然大悟，一瞬间自己就气的有点儿发抖，于是我心里不知道骂了多少句该死的该死的，我放眼在大厅里面找那个叫木羽的记者，但是没有看见他的身影，我怒气冲冲的顺着服务生指的电梯过去，我发誓我要把这个牌子摔倒那个自以为是的男人的脸上，最好能在他脸上留下一个很深的疤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傻瓜一样自动送上门了，于是我开始深呼吸，再深呼吸，强迫自己冷静再冷静，然后我开始走向饭店服务台，把号码牌交到服务台小姐并告诉她说这是我在大厅剪到的，服务台小姐一个劲儿的向我道谢，我恨恨的走出了饭店，在心理开始诅咒那个男人！

第5节：冤家路窄

（四）冤家路窄 新闻发布会结束一个星期后，我们邀请的媒体都发布了我们公司的报道，还有北京电视台也寄来了当天的录像和报道，我正忙着整理这些报道资料的时候，木羽竟然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我们公司，而且神情是那么的惬意和不可一世，我看见他的第一时间就是很想胖揍他一顿，我的眼神凶狠的应该能杀人。我看见他笑眯眯并且彬彬有礼的和我的女老总寒暄，然后说明他的来意，原来他是想给女老总作一个专属的个人专题采访，我竟然看见女老总有点儿兴奋，拿着木羽的名片的手都变得激动，我想肯定是那家报社的名气让女老总惊讶了，女老总马上让我把公司资料的简介准备好，还有她的照片和所谓的学历简介，末了让我和木羽到公司的面子工程--会议室等她。我们的会议室装修的很奢华，有点儿超豪华，里面子虚乌有的堆满了这些年来女老总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搞到的这个名誉那个证书，还有我们所有的产品样品，包装也是非常的鲜艳和养眼，为了养消费者的眼，所有产品的包装都是一家很有名气的广告公司的首席设计师设计的，那家广告公司就在北京站附近的恒基中心里面，排场也是很拽，那个设计师也是很酷呆的表情，长头发，我到公司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负责和他搞定我们设计，一个小小的包装光是设计费就是几千元，那时候我的眼神还真是很拉长了，真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去学习设计，真是亏本，不过那段时间我还算逍遥，经常很面无表情的进入高档写字楼，在设计公司温度适宜的会客厅里面悠闲的喝着茶水或者咖啡，设计师忙碌着，然后征询着我的意见，那一刻我还真是飘飘然了，看来不管是首席设计师还是末席设计师，为了钱根本顾不得艺术的本质，我就见过女老总把一个很杰出的设计稿改的面目全非，首席设计师也是耷拉着脑袋，眼神呆滞，只有同意而没有神圣的坚持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诠释，前台小姐问我改成那样他也没有意见？我忽忽悠悠的笑着：因为付钱的人不是他。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么

多年以来中国的广告事业竟然那么没有创意，和国外广告公司比起来创意差太远，原来原因出在付钱上面。 我领着木羽，来到我们的会议室，我始终保持着面无表情的神态，连话也懒得说，眼睛也不抬，然后没好气的问：喝茶还是咖啡。 我听到木羽慵懒的声音：咖啡。 然后我冲咖啡，之后低头整理一会儿要用的公司资料，一心等着女老总过来。我听得见木羽在房间里来回走着的脚步声，我也会感觉他就在我的身后，我还是让自己保持没有反应的站着姿态，最后他干脆坐到我对面，抬头直接盯着我：唉，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们公司都是这样接待客人的吗？ 我看见他一脸的阳光，我咬了咬牙，我自己都听见牙齿摩擦的声音，木羽一笑，眼镜厚度之后的眼神闪烁着诡异：哎，那天我可是真等你了，我知道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你会来找我算帐，一是你根本就不会来，什么样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让你记住我，恨或者讨厌都行。 我习惯性的把手伸向桌上的咖啡，木羽的手更快，他好像知道我想干什么，他提前拿走了我面前的咖啡杯，轻轻的喝了一口，笑着说：别浪费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顺手拿起桌上一袋休闲食品砸向木羽，可惜被他接住了，我冷笑：你当我是什么人？ 木羽的眼睛直视我愤怒的目光：我没有当你是什么人，我说过我只想让你记住我，只是记住而已，看来这个效果不错，你真的记住我了，而且印象好像也很深。 我气的说不出话，推门想出去，女老总迎面而来：十八，你去哪儿，不是要讨论专题的事情吗？ 我无奈的做了无聊的手势：没有，我本来是准备去找您的。 然后跟在女老总后面又留在了会议室。眼角处看见木羽在会意的笑，笑意挂在他的嘴角，象他的眉毛，一扬一扬的，很得意。

第6节：失落的初次交锋(1)

（五）失落的初次交锋 一场专题采访中，女老总简直是涕零泪落了，从艰苦的小摊小贩说起，一路中充满了无比的艰辛和苦难，我恰到好处的递上面巾纸，女老总擦着湿润的眼圈，睫毛膏花了，像个熊猫。更可笑的是木羽，他竟然随着女老总的节奏变换着自己的采访语调，或抑扬顿挫，或洪亮，或者沉痛，那双眼睛也能跟着女老总的情绪变换着内涵，或忧郁或怜悯或者闪亮，看来做一个名记者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恰到好处的配合和感觉还要揣摩，这一番折腾下来虽然消耗了脑细胞，但是绝对物超所值，结局就是女老总竟然没有要专题费用打折，这样一来那小子肯定赚得腰包满了，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轻蔑的扬起了自己的嘴角，顺便扫了一眼木羽，没想到他也正在注视着我，眼神中有着无尽玩味的神情，最没有出息的就是当我们两个人目光相撞的时候的逃跑的那个人是我。 木羽临走的时候告诉女老总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资料，会拜托我送过去，女老总痛快的答应了，顺便让我去销售一部提一份礼品送送大记者，我还是没好气的提着礼品跟在木羽后面。木羽打开车后门很礼貌的说：麻烦你把礼盒放到后座上，谢谢。 我没有什么反映的把礼盒送到车后座的位置，然后退出来，就在我出了车子，转身还没有直立好身体的时候我又撞到了木羽身上，我气不打一处来：你不长眼睛啊。 木羽的眼睛开始有笑容，嘴角轻翘，象我刚才看他的那种轻蔑的表情，不过他更多的是轻佻，他连对不起都没有说就进了车里，发动车子，我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我还没走几步，听到他喊：十八小姐，等一下。 我以为他是想说对不起，心想好歹也给人家一个机会，于是回头等他说话，木羽摇开车窗，一脸的无赖和坏笑，他伸出一只手指头在他的嘴唇上轻轻的抚摸着，我发呆的看着他，正不知道他想说什么的时候，他说：刚才，我是故意的。 然后我还没有反映过来，他开车走人了。过了好久我才反映过来，连发脾气的对象都没有了，我只有原地打转

儿的份儿，就像韩国电视连续剧中的女人和别人生气的时候才有的表情，而且是被抢白以后才有的表情，嘴里只能以响声词结尾：哼，哼。。。切。。哦。最后我郁闷的说了一句我的招牌广告词儿：你大爷的。 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女老总已经把花掉的妆容补好了，看见我就问她刚才的表现如何，我说表现已经超级棒了。人生在世，混商场，混市井，混社会，混职业，都要有一种可以供参考的表相，需要让人认同，女老总要别人认同她艰难的创业和今天的辉煌，她才能活得既能炫耀自己的奋斗苦楚也能活得高人一等；木羽要人认同他记者的角色，不断的适应迎合自己要采访的人，他才能不辱没自己名记者的席位和优厚的出场的出场费；我要女老总认同我的工作角色，我才能让我自己有正常的生活费，才能好好做好小人物的全部。尽管不同的角色也都会有自己的得意之处和不爽，可是生活本身就是一门纯粹和通俗相综合的艺术，读得懂读不懂都要硬着头皮去琢磨自己能确定的含义或者真理，然后不管自己的前方是不是有光亮，都要前进，我还记得有一个小女生正在上大学一年级，她问我生活是什么，我很深沉的说：其实活着是一种挣扎，就是一种自我抵抗和自我承受的挣扎，如果放弃了这种挣扎，没有人会觉得你伟大或者真心得从心底去怜悯你，反而会说你懦弱或者天生如此。也许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样惨烈的悲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触摸的，那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

第7节：失落的初次交锋(2)

女老总的桌上经常放着一本书，是吴士宏的《逆风飞扬》，上面有吴士宏的亲笔签名。女老总说她最崇拜的人就是吴士宏，然后由此引申为：如果女人成名了，家庭就不会幸福。比如吴士宏，比如她自己，女老总崇拜吴士宏我不反对，但是不能因为崇拜的这个人，连带着自己家庭生活也不幸福也要归结到人家身上，自己没有经营好的幸福却美其名曰拿某个名人来论证，这未免有点儿赖帐的嫌疑。我也奇怪，当初曾经供过患难的夫妻，为什么在苦尽甘来的将来却变得那么陌生和难以相处，以前那些很难很煎熬的日子都咬着牙一寸一寸的抗过来了，为什么现在变得那么难以沟通？ 木羽的电话是在离开我们公司一个星期之后打到我的办公室，当时还是很礼仪的接听：您好，这里是总经办，请问您有什么事儿？ 这种模式是标准的迎宾待客的套路，我背的比电信的小姐还要清楚。然后我听到那个不怀好意的男人在电话那边的笑声：是我，想你了呗，怎么，不记得我是谁了？用不用我帮你想想？ 我把电话筒拿开，距离自己的耳朵有半米远，然后吼：你丫化成灰，我也记得！ 然后我砰的一声挂断电话。大概五分钟后，电话响了，我想都没有想，抓起来就喊：你还想干什么？ 完全没有了礼仪的套路，就像电视剧《马大帅》中的范德彪那样，完全忽略武林套路，但是随后电话那边的声音让我感觉不对，这一回是女老总严厉的声音：十八，你干什么呢？有这么说话的吗，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我吓了一跳，不过还好，我本来是想在刚才那句话的前面加上一句：他妈的。但是由于极其生气，所以就忽略了自己草拟的文稿，我灰溜溜的来到女老总办公室，解释说自己的一个朋友做的事情让自己很生气，女老总才收起板起的脸，缓和了一下语气：我说呢，刚才木记者说你的电话打不通，所以打到我这儿了，对了，他上次走的时候忘记带走公司的简介和照片这些资料了，下午你给他送过去吧，顺便把专题的构思确定一下。 我心想木羽肯定是故意忘记不拿的，因为

我已经把这些资料很明确的摆在了他的眼前，作为一个记者，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我迟疑了一下对女老总说：真的要做这家的专题吗？我以前在报社实习过，他的费用很高了。 女老总想都没有想：当然，这家的费用是高了一些，但是这家的名气和记者很有影响力，省钱不能在这上面，穷家富路，做事业的考虑的不是这点儿小钱儿。 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觉得一是影响力和名气，二是因为木羽是个懂得女人的男人，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肯定是这个道理，真是，平时连件名牌衣服都不舍的买的女人，这个时候就被拍的飘飘然了？可怜的女人。 下午，我磨磨蹭蹭的去了木羽的办公室，到底是名记，装璜和排场都很有料，别人一张办公桌一个电脑一部电话就成就了记者的职业，木羽竟然单独有一个宽敞的办公室，办公用品一应齐全，舒服的真皮沙发和椅子，格调高雅的壁画，我怀疑他不是记者。他看见我来了，还算客气，把我让到他的办公室，前台小姐过来不好意思的说外面的咖啡没有了，木羽：没事儿，我这有。 前台小姐转身的时候木羽突然叫住他：对了，没有什么事情不要过来打扰我们，我和这位小姐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商谈。

第8节：失落的初次交锋(3)

我差点儿笑出声，心想狗屁重要事情，无非就是交给他我们公司的资料和女老总的相片，前台小姐出去后，我开始感觉不舒服，毕竟房间里面只剩下了我和他，我们本来就犯冲，这会儿得多尴尬啊，木羽把冲好的咖啡递给我，我低着头接过来，不敢看他的眼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实话，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会害怕看见一个人，一个男人的眼神。一般情况下，是别人不敢看我的眼神，以前阿瑟就经常说最害怕我生气时候的眼神，我要是生气了，他们就会希望戴上墨镜，说这样眼神的严厉经过彩色过滤，会减少杀伤力。我沉思的时候，木羽坐到我对面，我有点儿愣神，他发出一声咦的声音，我不解的看着他，他惊讶的摊开双手：对不起，你喝咖啡的杯子是我喝咖啡用的。 他的话一出口我还没有经过思索，就把一口咖啡喷了出去，正好喷到木羽浅色的西装上，象漫漫黄沙的水印，我把咖啡杯子往办公桌上一放，象祥林嫂一样叉着腰，怒气冲冲的问：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木羽苦笑着看着我嚣张的表情，一边从桌上的纸巾盒里面抽出纸巾擦着西装上的咖啡，一边说：十八小姐，你不会反映这么大吧，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你没有看见你用的咖啡杯子是一次性的纸杯子吗？我用的杯子在我面前，你看，是这个玻璃杯。 我也感觉自己反映太大了，于是尴尬的把叉在腰上的手放下，但是绝对不说对不起，反正他已经对不起我在先，我没有什么可对不起他的，要是用数学方法计算的话，木羽还欠着我好几个对不起呢？我一直不和别人共用杯子，女人不行，男人更不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有人说这叫洁癖。木羽把西装脱下，并没有很不高兴，我把公司资料递给他，他接过来，放到桌上，从抽屉里面拿出一沓稿纸，一本正经的看着我说：十八小姐，你坐过来一些。 我和木羽之间的距离只有一张办公桌，如果坐的近一些，那么我们之间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了，我忽然就觉得有一种暧昧的情绪在我们之间蔓延，我很没有出息的开始感觉

自己的脸有了一种热度，我不敢抬头，我怕木羽看见我的表情，我想我的脸肯定已经开始红了，可是我也不敢靠近他。在我犹豫的时间里，我听到木羽的声音，竟然忽然之间变得那么温柔：怎么了，你怕我，是吗？ 我慌乱的抬了一下头辩解：没有，只是不习惯。 之后我听到木羽有些放肆的笑声：十八小姐，你真可爱，这是办公室，而且是白天，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的头靠近我的耳朵：就是想干什么，我也会征求你的意见的，我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强迫女人。 我强撑着不出一句话，只等木羽把那叠稿纸给我，我就抽身走。木羽拿着那叠稿纸在办公室里面走了好几个来回，像模像样的讲着专题的内容和思路，我一句话也没有记住，只想他赶快给我，最后木羽终于把那叠稿纸放到我的面前了，我象捞到救命草一样拿起来就要放到背包里面，但是木羽突然抓住稿纸的一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 我抬头看着他，等他的解释，他的手指头又开始在自己的嘴唇上轻轻抚摸，眼睛里面也开始出现那种玩味的含义，而我正等着他说到的那个问题，木羽的脸突然靠近我的脸：十八小姐，你不喜欢和别人共用杯子，是不是因为，因为不愿意和别人间接接吻，嗯？ 我的脸开始不争气的从额头开始红到脖子，可能也顺便红到了耳朵。我忍无可忍的一下子把那叠稿纸拽出来，然后第一次直视着木羽的眼睛，尽管我害怕见到这双眼睛，尽管我眼睛里面的成分和内容还不能对付眼前这个男人的一举一动，但是我也一样有自己的尊严，我怒气冲冲的朝着眼前这个男人吼：你很喜欢挑逗女人是吗？挑逗女人的感觉很好玩吗？ 我的愤怒和防守这一刻战胜了眼前这个男人的放肆，于是我在他愣神的下一刻逃走，我还尽量保持着女性的优雅，因为我没有破口大骂，但是从木羽办公室到出了他所在的报社，我的心理一直没有停止的骂着：tmd，tmd，tmd，tmd，tmd……因为以我的智商，在这个时候，已经很难找到更好的词语解恨了。

第9节：间歇式的苦恼和思索(1)

（六）间歇式的苦恼和思索 我拿着专题回到公司的时候，公司里面已经站满了人群，问前台才知道，是供货商，来结账的。对于公司的生意，我大概知道一些曲折，就是全国各地的生产商，把自己生产的小食品通过运输送到我们公司库房，我们公司再印刷包装进行个体分装和装箱，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发送到北京的各个超市进行零售。这个过程像是一个怪圈儿，公司要压着供货商的货款，超市压着公司的货款，我们在超市面前要帐的时候像个孙子，而一转身就会在供货商面前装爷爷，供货商在我们面前像个孙子，再转身的时候可能在具体原料比如山楂或者苹果的供货商面前又享受了爷爷的待遇，也是说不准的事情。前台小姐对这种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除了笑容可掬的沏茶倒水，再就是面无表情的做着自己的工作，不说一句话，我到办公室的时候看见市场部的经理正苦口婆心的说着如何如何没有钱到帐，只要一到帐就会给他们结账，财务部主管也是兢兢业业的拿着帐本在旁边助阵。说实话这些生产商都很不容易，一批货要一年或者两年才能结账，超市给我们结账的时候不过是压着两三个月，而我们竟然要压着他们好几年，他们也要吃饭，关键的问题是最初的小食品生产商并没有赚到多少钱，比如我们市场上卖的水果和蔬菜，果农和菜农在销售产品的时候是以不高的价钱销售给了经销商，而赚大头的其实是中间商。 我去女老总办公室把专题交给她，她看了一下，不停的说到底是名记者，我问外边的供货商的结账问题怎么办，女老总的眼皮儿抬都不抬的说：那帮人，不用理睬他们，帮着他们销售还有那么多毛病，明年再多找一些供货商，给他们一些压力。 从她说话的那一刻，我象看一个不认识的人一样看着她，还有一个感想就是我肯定无法做一个商人，因为我的心不够狠。有些事情很奇怪，比如女老总很信佛，每年求神拜佛的钱不知道花了多少，拜佛时候的神情像个虔诚的天使，眼神中诠释着真善美的光泽和悲天悯人的大智慧，光是让我给

西安某个寺院寄去的香火钱就已经不少了，可是面对要吃饭的或者说因为供给她货物让她发了大财的衣食父母，她的眼神像个魔鬼一样的冷漠和不屑，或许这就是人性，我怀疑这种人性是一种分裂的二合一。 回到我自己办公室的时候我有点儿失魂落魄，那时候我还有吸烟的习惯，我点燃一支烟，但是破天荒的没有吸，只是拿在手里，香烟的烟圈像个幽灵似的环绕着我的身体，我真的觉得自己的智商有些降低了，人这个物种的进化明显存在着不足，每个人的智力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开始下降，很简单的问题感觉起来像个千古迷案，可能答案就在眼前，但是就是不愿意去详细解释或者给出谜底。我沉思的时候，手机响了，是短信的声音，我机械的打开手机，看着上面的号码，没有显示名字，看内容，上面写着：我没有把你当成什么人，或许不应该开太多玩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想那样说，就想说完看你的反映，不想解释太多，木羽。

第10节：间歇式的苦恼和思索(2)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被什么击中一样，突然之间就变得很疲惫和虚弱，我就保持一个姿势，重复的看着这个短信，重复的看着这几句话语，重复的想着这几句话所能表达的含义，我象一个刚开始会拼图的孩子一样努力的理解某个图块的意义，就怕错过什么，但是好半天我也没有想明白对方所表达的含义，我颓然的关上手机，然后再打开，然后再合上，好几次想删掉这条信息，但是没有做到。 我很奇怪自己的反映，虽然说我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面失败的一塌糊涂，但是没吃过猪肉肯定是见过猪跑的，我怎么会这么没有抵抗力呢？我头大的揉着太阳穴，难道真的是我想男人想疯了？百无聊赖的时候，我想起了阿瑟和小米，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大学的，小米是我无话不谈的朋友，从认识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阿瑟是我的师兄，也是我最好的兄弟。 小米的爹的和妈米（小米喜欢这样叫她可爱的父母）在小米还在我们学校费事儿的读着英语专业的时候就已经做好移民的打算了，两个人经常留居国外，小米一个人可怜兮兮的晃荡在学校和她家，小米的家是很奢侈的繁华地段的一个商住两用公寓，里面有五六个可以作为卧室的房间，小米就每天对着这些房间发愁。 我们毕业的时候，小米刚刚大二，周末时候我们几个好朋友就经常去小米的豪华公寓玩，有一天师姐就说：小米呀你每天这么寂寞还不如把房子按房间出租出去，这样就会有人陪着还能赚点儿零花钱不好。然后小米就灵机一动说把房子按房间出租给我们，那时候只有小麦和阿瑟在电脑公司上班，收入还好，我们几个穷光蛋每个月刚好是温饱持平，谁还租的起公寓呀，而且阿瑟和小麦正准备去澳洲的计划，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走人了，小米一边喀什喀什的嚼着微波苞米花一边说就算我吃亏点儿，一个卧室按500元钱出租，包括水电费，按月收房租，但是必须保持房间的卫生，而且不准带异性回来，更不能过夜，……于是一套按美元每平方米的公寓就以总价每个月2000元人民币的天价租给了一群穷光

蛋，那时候我已经和几个朋友合租了房子不好意思退出，只好眼睁睁看着阿瑟、小麦、师姐和易名瓜分了类似于皇宫的公寓，于是每到周末我就发狠的睡在小米的床上，抢走小米的被子或者把小米踢下床，借以找找平衡，每次早晨小米都会很不服气的冲上来和我来一段毁灭性的决斗，基本上我都会实施霸权主义，象美国的小布什一样霸道。小米家公寓的厅里有一个很大的吧台，上面可以摆放很多酒，周围有很多圆圆的可以转动的椅子，还能转一个360度的圈，周末我们会买一些啤酒、雪碧、可乐和葡萄酒，在小米家的冰箱中冻一些冰块，然后就很简单的调制一些只有我们才明白的所谓的"鸡尾酒"，有时候还会把奶油巧克力放进啤酒，叫什么腻死歌德；把咖啡放进葡萄酒，叫比天使还黑；把雪碧和可乐放到一起叫半壁人生，我们的快乐就这样蔓延着，有一次隔壁有人敲门，我们还以为吵到人家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想加入我们这种不伦不类的派对。 没事儿时候阿瑟叫小米老婆，小麦叫小米媳妇，易名叫小米亲爱的，师姐叫小米弟妹，我有时候叫小米嫂子，有时候叫小米弟妹，小米倒也是谁叫谁到，有时候电话响了，大家就一起喊老婆、媳妇、亲爱的、弟妹接电话，那时候小米就比较反应不过来。后来阿瑟最开始把女朋友带回公寓里自己卧室，易名还算规矩，后来师姐竟然也好起男色来了，小米咀嚼微波苞米花的表情越来越严肃，有一次小米说本来是找人陪自己不寂寞的，没想到最后自己反倒成为多余的电灯泡了，我说就是吗，然后小家伙做出一个很悲惨的决定，凡结交异性的房间每个月多加200元，这个方法不错，竟然禁止了很长时间男人和女人的欲望了，每当这个时候，小米就很得意，甚至表示如若不改，提前加收一个月房租，所以每个月收房租的时候是小米最快乐的时候。小米最喜欢吃微波苞米花，每次都很有瘾的感觉，她是一个很快乐而且很容易满足的人，我算计着过自己的日子的时候，小米也会跟着我后面去抢购买一赠一的商品，回来后还说真实惠，而且得意好多天。

第11节：间歇式的苦恼和思索(3)

我给小米打电话，告诉她晚上我要去她哪儿蹭酒蹭吃，让她转告阿瑟一下我要去，小米笑嘻嘻的说：大家都说你这几天是不是去外太空了，怎么连个消息都没有，你要是再不打电话我们就准备去你家抄你的家了。我心头一热，感觉还是朋友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了，古龙就说过：世界上只有朋友和酒，都是老的好。这两样我都有了，所以我的人生还算是幸福和齐全。 晚上到了小米的豪华公寓，我像是捞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松了口气，小米扯着嗓子喊：阿瑟，师姐，小麦，易名，十八来了。 然后我看见房门一个个被推开，一群穷光蛋竟然堂而皇之的出来，阿瑟一边出来一边往身上套着衣服，师姐还照着化妆镜涂睫毛膏，只有小麦和易名还算正常。阿瑟一边打着磕睡一边拿拳头打我的肩膀：你这家伙，最近怎么不来了，我们还以为你真的去伊拉克援助萨达姆了，怎么样，小布什好收拾吗？ 师姐扔掉化妆镜，嗤笑着：就十八那样？百米测验都没有爆发力的人种，还能维护世界和平？ 小麦和易名一边笑一边在客厅的桌子上摆满晚餐和酒，我感动的看着他们，原来他们为了等我，竟然都没有吃饭。 席间我没有胃口吃饭，倒是酒水没有少喝一点儿，师姐诧异的看着我，然后问小米：小米，十八怎么了，平时她没有这样沉闷啊，我们多少年也没有看见她这个样子啊，十八，你是不是缺钱了，没事儿，我们帮你搞定。 小米只顾着往嘴里扔薯片，易名拦住阿瑟伸过来抢我酒杯的手：让她喝个够吧，她肯定是心理难受才这样。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很想哭出来，但是考虑到大家平时看我都是一副铁骨铮铮的形象，只好憋着，我眯着眼睛问小米和阿瑟：你们两个都算是名门家世，肯定认识不少人了，帮我查个人，看看这个人是个什么东西。 我感觉自己的舌头都打结了，把木羽的名片递给小米，小米看了一眼名片，又重复的看了一边我，阿瑟点燃烟顺便扔给我一支：十八，你跟这个人结下梁子了吗，还是别的什么？ 小米拿着名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头看我：十

八，这个人我认识，是我一个朋友的情人，你是不是和他有什么纠纷了？ 我差点儿被刚下咽的酒呛着，看着小米：你认识，你朋友的情人？小米点点头，把名片还给我，淡然的说：我那个朋友和木羽就一直纠缠不清，要死要活的，每次木羽都跟皇帝临幸后宫似的，一个月去她那儿两三次，对我的朋友而言，就跟过年似的。 我从小米手里拿过薯片咔嚓着：不会吧，你朋友怎么就这么听话，甩了她啊？ 小米扁扁嘴：甩什么甩啊？已经掉吭里了，要说你们这些女人啊，都觉得自己聪明，哼，最后还不是把自己折磨的够呛？十八，你也是，跟小淫僵了那么久，还不是为了…… 师姐拍了小米一下，小米吐吐舌头，我看着手里剩下一半的薯片，有点儿吃不下去。 我把认识木羽的前后经过都告诉了他们，师姐的嘴张成惊讶的O形状，阿瑟一边摇头一边感慨：这个男人肯定有超强的征服欲，不过这种套路我也经常玩儿啊，没什么的，十八，你啊也别想太多了，不是我说你，能看上你这种类型的女的，挺少的，说不定人家冲着你们那个女老总去的，你就别自作多情了，你说你这脑子，早先在学校的时候怎么就不能多转几个弯儿？哎，不过这也说明你长大了，不容易。

第12节：间歇式的苦恼和思索(4)

易名看着我，欲言又止，只是拿着筷子敲着酒杯，小米直视着我：阿瑟，你别那么说十八，怎么搞得跟廉价商品似的，十八，你离他远点儿，我那朋友就是跟他在感情上纠结着，要我说啊，就是那些女人把他宠坏了，阿瑟，不是我说你，你们这类男人怎么都一个德性啊，搞得好像女的都欠你们似的。 阿瑟得意的笑：哎，小丫头，说话留的口德，我这叫风流，别说的那么下流好不好？再说了，我就是有那个魅力，我也没有办法啊？ 师姐啪的拍了一下阿瑟脑袋：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你。 我也苦笑，很多东西真是莫名其妙，我自认为自己没有做过什么缺德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理由会遭到惩罚，凭什么就要认识他这样的男人？说实话我的真的很怕这个男人，他的一颦一笑我都怕，甚至是声音我也怕，我也想逃得远远的，一个永远见不到他的地方，希望这次专题结束以后我们永远都不要见面。 易名终于说话：小米说的对，女人和男人交手，千万不要存在侥幸，也不要对自己的实力抱有幻想，能撤就撤，能全身而退就是胜利了，不然输的肯定是女人。 我点点头。 这个夜晚我醉的一塌胡涂，我很想把很多事情忘掉，尤其是和木羽认识的一些场景，可是那些场景有时候象催情药一样膨胀着我，在寂寞的时候卡在我的喉咙，让我说不出话语，但是心理又会窃喜和欣慰，骄傲着我的猖狂和嚣张，现在想来，也许都是命运使然，不管怎么躲，都会有这样一个劫数，沉沦是必然，但是，逃得掉和逃不掉在我。 半夜醒来，我一个人坐在黑糊糊的客厅发呆，点烟的时候看见阿瑟的手机，我拿起来，一个一个的翻着里面的号码，翻到小淫名字的时候，我停顿了下来，用手指头轻轻的抚摸了几下手机的屏幕，叹了口气，之前的种种，都过去了。放电话的时候我不小心按了拨号键，然后手忙脚乱的掐断，关机。

第13节：沉沦地痛楚(1)

（七）沉沦地痛楚 早上起床，我在洗手间洗脸刷牙，听见阿瑟在接电话：什么？哎，你有病吧你？大半夜的我给打个屁电话啊，哎，哎，我可是个正常的男人，你少来了你，给我闭嘴。 吃饭的时候，阿瑟奇怪的看着小麦：哎，小淫说我半夜给他打电话？你们说这小子神经不？八成是他自己喝多了，给我打的电话。 我装作若无其事的嚼着东西不说话，易名看了我一眼，转向阿瑟：这还不简单，你查询一下手机里面的已拨电话，不就知道有没有拨打过吗？ 阿瑟放下牛奶，点头：对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看看，要不是我这里拨出去的，等小淫这臭小子来北京了，我非揍他不可…… 我慌忙站起身：我吃饱了，走了，周末见。 易名盯着我：十八，你牛奶还没有喝呢？ 我装作没有听见，快速走出房门，关门的时候听见阿瑟疑惑的声音：咦？奇怪了，真的是我手机拨出去的？怎么回事儿…… 人这一生真的不知道究竟会遇到多少问题，而遇到的这些问题自己又能否坦然解决。好在我的原则是从来不会为没有发生的事情做选择，只会顺着日子走，遇到什么面对什么。 公司每两个月有一次会餐，销售一部和销售二部，还有行政部的人员，我总是会感觉像是乌合之众。不过有时候酒水真是好东西，某些人喝了酒就会展露很多平时没有的性格，或许是宣泄，也或许是一种内心隐藏的东西的闪现，酒醒之后，谁都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失态过，只有旁边没有喝醉的那个人会知道那些醉酒的人到底做了什么，通常情况下，那个人是我。 销售部的经理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四十几岁的年纪，也是偏爱吸烟，长期的吸烟使她的牙齿变得很不好看，开口说话的时候口气中有浓重的香烟味道，她还喜欢咀嚼茶叶，常常是抓着大把的茶叶放进嘴里咀嚼，很爽的神情，没事儿的时候我也会跑到她的办公室，蹭点儿烟抽，或者聊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无非就是东家长西家短的东西。 每次公司聚餐的时候销售部经理都愿意和我坐在一起，用她的话说是我这个人比较爽快，她喜欢喝度

数高的白酒，其实她的酒量不大，但是每次都喜欢把自己喝醉，然后放肆的笑着，有时候还会轻佻的拿手在男销售人员的脸上摸，那个时候大家就会都跟着笑，有的男销售人员也会回敬她，而我就在旁边淡淡的看着这一切。 聚餐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很难确定，但是每次聚餐大家都喜欢喝醉，即使女老总也是随便把装有现金的包扔给我，然后拼命喝酒，然后拼命醉，然后拼命放肆的笑，在别人醉的时候我通常不会醉，也不敢醉，因为不知道醉了以后大家都会做什么。那时候聚餐后的节目有两个地方，一是去滚时蹦迪，一是去麦乐迪唱歌，去滚时蹦迪的时候我看不见公司人员的千姿百态，我只会坐在一个让他们能找到我的地方，看着他们的衣服，拿着女老总装有现金的包，滚时里面人很多，我能看见领舞的女人和男人疯狂的身体和歇斯底里的声音还有高过人声音的音乐声音，除此以外我什么都听不到，我的身边是好多歇息的人群，因为光线黯淡，所以情侣们可以无所顾忌，我能看见女人和男人缠绵的接吻，还有身体欲望的胶结，还有他们扭动身体的放肆，我就坐在他们身边的黑暗里面，抽着烟，看着一熄一闪的烟头，还有烟圈无声的流动，看着这些情欲的释放和流淌，我的身边是一种让人渴望的暧昧和暗色，偶尔有公司人员过来歇息，也是迷迷瞪瞪的没有正常人的行为举止，有男人把手搭在我肩头，我还得不着痕迹的让这只手滑掉，我不是没有脾气，可是脾气对于喝醉的人没有用处，倒像是注射了嚣张的兴奋剂。要是去麦乐迪唱歌的话他们也会跳舞，在不大的房间里面跳着不合时宜的舞蹈，我就看见销售部的女经理疯狂的扭动自己的身体，身边也有好几个男销售人员围着她，用手抚摸她身体扭动的轮廓，然后女老总就会大笑，大家都在大笑，我从来没有想到酒精有这么大的力量，可能是我很少喝醉吧。 后来知道销售部女经理的丈夫得了一种病：肌无力。这个病的名字就让人感觉没有力气和苍白，每个月最基本的医药费用就要几千块，我忽然就觉得销售部女经理很可怜，她跳舞时候的疯狂和醉酒的放肆在我看来，竟然是一种勉为其难的坚强和宣泄。人生的失望和希望是同时并

存的，没有人只有希望没有失望的，每个人都要在失望中学会自己希望，虽然很痛苦过，可是不能因为有痛苦你就会拒绝时间的流逝，就会把地球打回几百亿年以前，而且也做不到。 后来知道销售部的男销售人员中有人和她有一腿，女老总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是如此的轻佻，但是我嘲笑不起来，我尽管不偷情但是我知道自己就已经很寂寞了，更何况守着无法用情的男人，放在谁的身上都是一种活生生的折磨，比凌迟更狠十分。尽管我从来不主张别人去偷情，但是我也不会主张用无欲的理论来锁住对婚姻和爱情的忠诚度，至于女老总的幸灾乐祸，我实在难懂，她自己的婚姻就没有折腾明白，还去笑话别人，资格呢？做人是要厚道一些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14节：沉沦地痛楚(2)

木羽的电话在专题快要发表的前几天打来，他刚刚说一句话我就装着手机信号不好的样子：喂，，喂，，大声说，我听不到，你说什么？听不清楚呀？ 然后挂机，我开始得意的笑，可是没有笑多久，女老总就打电话给我重新传达了木羽的意思，要我们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司法人证明的复印件。我以自己有事情在身无法走开，所以选择了快递公司送到，我为自己这个主意感觉到绝妙的高明，第二天木羽打我办公室的电话说收到了，他还想说什么的时候我赶忙说对不起我很忙有事情以后说吧，然后挂掉电话，我阳光灿烂的为自己的高明助威，路过前台的时候我顺手还给了前台小姐一块巧克力糖，前台小姐惊讶的问我为什么高兴，我说拣到钱了。 专题发表那天，我是没有办法躲过，因为我要把支票给木羽，顺便拿回报纸和发票。其实那天我很快就到了他的报社，但是我还是在外面犹豫了很久才故作镇定的进去，我实在想不出那个男人还会做哪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去到的时候，恰好木羽不在，前台小姐让我到他的办公室里面等他，说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并且很热情的给我倒上了一杯咖啡，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在木羽的办公室来回的走着，看他办公桌后面的壁画的时候我不小心把桌边的一个信封碰落到地上，我蹲下想把信封拣起来，由于信封的口没有封，落到地上的时候里面的东西滑落出来，好像是照片之类的东西，我的好奇心驱使我抽出相片看，令我惊讶的是，里面的几张照片是长城饭店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木羽给我拍照的时候，我不是别过脸就是转身，所以信封里面的照片都是没有脸部的图片，只有背影和侧影，只有一张稍稍有了一点点儿眼角余光的感觉。我正看着的时候，木羽毫无预警的推门进来，他惊讶的看着我，我则是蹲在地上，拿着照片和信封，我看见他进来，交错的目光中我感到了自己的懦弱，感觉自己像个做错事情的孩子，我木讷的慢慢站起来，但是一双手就是不知道该放在什么地方合适。木羽走过来从我手中拿走信封和

照片，把照片重新装到信封里面，然后把信封放到他办公桌的抽屉里面，不悦的看着我：你怎么乱翻我的东西？ 我尴尬的呀了几声为自己辩解：我没有，我刚才不小心把信封碰到地上了，不是，刚才信封的位置是在这个桌子的这个边上，被我，被我碰到地上之后照片就。。自己掉出来了，我没有，真的没有乱翻东西。 我交错着自己的手指，低着眼皮，咬着自己的嘴唇，像是被什么东西叮咬了似的，但是越想越不对，那明明是我的照片啊，于是我还是鼓足勇气，慢慢腾腾的小声问木羽：那个照片好像，好像是我，我的，是不是应该还给我，给我啊。 木羽转过身看着我：把支票给我吧，照片的事情你不要再想拿回去了，当时你也没有要我给你拍照，我也没有把你的照片用作商业用途，话又说回来，即使用作商业用途，也没有人会认出是你的。 我嘟着嘴，很不乐意的把支票给了这个自以为是的男人，木羽打电话给财务部让财务部开发票，顺便提出8000元钱的现金一起拿过来，放下电话后，木羽把准备好的报纸递给我，我木然的就要接过来，但是木羽的手并没有松开，我听到他冷冰冰的声音：十八小姐，你不会说谢谢吗？出于礼貌你也应该对我说谢谢啊，还有，你和别人说话的时候都不看着对方的眼睛吗？有没有人告诉你不看对方的眼睛和对方说话是很没有礼貌的表现。

第15节：沉沦地痛楚(3)

我很被动的低着头听着，无法说话，是的，我承认他说的这些都是对的，可是我真的要看着他吗，我是怕见他的眼睛的，那里面有着我无法躲闪的东西，是什么，我真的不确定，我只是不想被某个人把自己的魂魄牵走。我沉思的时候，听见木羽好听的声音，很温柔：看着我的眼睛，嗯？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像是被谁施了魔法一样，慢慢抬头看着他的眼睛，眼神相对的那一刻，我眼底的脆弱和坚硬应该一览无余了，我看见的是一种吸引，一种混合着温暖和犀利的吸引，那一刻我就像是种了梦魇一样无法动弹，只能呆呆的保持一个仰望的姿态，连带着我的呼吸也变得呆滞和迟钝，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一个事情，眼前的这个男人对我而言，是一个永远无法逃脱的诱惑和烙印，象水银一样百毒不侵了，我真的不相信自己有本事能逃得掉，单是眼神里面的温度已经把我淹没了，可是我还不会游泳。敲门声响起的时候，我硬生生的努力着把自己从这种眼神的胶结中断开，断开后的我完全被自己的心跳吓到，我感觉自己的脸开始发烫，像是洗完桑拿一样的燥热和不安，可是我的心理，却莫名的有种满足，敲门进来的人是财务部的，把什么东西交给木羽之后就带门出去了，当房间里面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又开始变得不知所措，我觉得我的手心都在出汗，当木羽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我都开始变得结巴和晕菜了，木羽把发票给我，然后递给我一个信封，轻声说：这里面的8000元钱是给你的，拿着吧，这次专题没有你我也不想做。 我把发票放进公文夹，但是没有接那笔钱，我慌乱的把钱推开：我不会要的，这次专题如果可能我并不想让你做，我也提过别家报社，但是你运气好，我们老总看中你了，我不想和你同流合污。 说完我就拿起报纸和背包低着头就往外走，木羽快步走到前面拦住我：其实这笔钱不算什么，是你应该得到的，不是同流合污，也不需要你为此做什么，你只要接受就行了。 说实话，我是真想拿走那笔钱，当时我的月薪金不足3000

元钱，那笔钱相当我三个月的薪水，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开始蠢蠢欲动了，但是我始终相信一个事实：就是男人给的钱，千万不要拿，世界上没有免费的付出。所以我咽着自己干涩的口水，把眼神强硬的从那笔钱上移开，最后拒绝了，然后我听到木羽的笑声，不大，但是很清楚，我不知道他到底笑什么，但是我也不想追问。我想出门口木羽的话语在我后面响起，他问：以后，我们能不能做朋友。 这话问的我很心虚，也很落寞，最后我还是回答了，虽然有点儿勉为其难，我说：如果可能，我希望我们真的只是工作的一面之缘而已，专题访问结束了，一切也都结束了。 走出木羽的办公室，我一个人在路上晃荡，感觉到自己的失落和无力感，突然就想到销售部女经理丈夫的病--肌无力，我觉得我的状态就像那种病，我无力抗拒。我无意识的回头，看木羽办公室的窗户，竟然意外的看见木羽站在他的办公室窗前，一只手的手指轻轻的抚摸的他的嘴唇，没有什么表情的看着我，眼神虽然很远，但是我还是有逃走的欲望，我赶快转身，往自己该走的方向走，不敢再回头。 晚上给小米的公寓打电话，小米在学校没有回来，阿瑟约好了他的妞儿去酒吧，师姐和小麦加班，只有易名一个人。我迟疑要不要去，易名笑着说：只有他们是兄弟是吗，我就不是吗，厚此薄彼了点儿吧?

第16节：沉沦地痛楚(4)

我最怕别人激我，于是也笑：哪有，怕你不成，过一会儿我去。其实我不是不把易名当兄弟，只是我们之间，有很多不是兄弟的过节。 易名和我是同乡，我记得在学校接站的校车上，我晕车晕的很厉害，易名就主动让我坐到紧靠窗边的座位上，中间休息的时候，他还下车给我买了晕车药，紧张兮兮的，不过那时候我想他可能是害怕我吐到他身上吧，所以才那么尽心尽力，其实易名长得很帅很精神，基本上见到他的女孩子都会对他有好感，我也不例外。 后来我们就经常在同一个自习室上自习，每次都是我们两个走得最晚，我坐前排，他坐后排，我自以为很有默契的每天重复着彼此的习惯，每天都可以在走进教室的时候彼此嫣然一笑作为打招呼，我曾经悄悄想过，我们肯定彼此有那种意思，所以吗只要这样潜移默化的发展下去，我们一定会水到渠成的，所以每天打招呼的时候我的微笑都是那么开心和满足。 好长时间之后，我才知道，易名每天晚上走得晚不是为我，而是为了另外一个很漂亮的女生，那个女孩子很优秀很漂亮很能让男生动心，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有多傻，傻到自作多情的份儿，平生第一次我跑到学校最高层的自习室的楼梯上，心里充满了苦辣酸甜各种不是味道的感觉，我的眼泪也跟着很委屈的流了出来，从那儿以后我换了自习室，也开始避免和易名见面。更为可笑的是两个唯一能坐上一趟车回家的同乡在大学的几年中竟然没有一次一起坐车回家，每次都是我自己郁郁寡欢的拿着沉重的包裹在车厢里面发呆，而易名要送他心爱的姑娘回家，所以我们永远不同路。 易名和他喜欢的女孩儿之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三起三落般的恋爱，一起女孩儿答应和易名恋爱，一落女孩儿说自己要做女强人，感情会耽误彼此；二起女孩儿又答应和易名相处，二落女孩儿觉得双方不合适提出分手；三起女孩儿再次说可以和易名恋爱一段时间，三落女孩儿觉得彼此的个性不合适，所以决定最终分手。当我再次看见易名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疲惫的连说

话都懒得张嘴，我的心里也很不舒服，毕竟这个男孩儿在我晕车的时候曾经帮我买过晕车药，出于对易名的同情，我对那个女孩儿也充满了仇视和不屑。就在易名心里憔悴的时候，我有一天在寝室里无意中看见小秋的日记本被风吹开了，里面有易名的名字，小秋是真的喜欢易名，我决定成就他们，也给自己一个结果，我约了易名，淡然的说了自己对他的关心，也说了小秋日记中的心事，那晚易名没有说话，只是沉默，沉默了好长时间，直到我们两个都回各自的寝室了，易名也没有说一句话，再后来易名和小秋恋爱了，我在自己的床上发呆了好长时间，使劲甩了甩头，第二天早晨起的很早去操场上跑了五六圈，我以为自己这样就可以把这事儿忘了。 毕业前易名和小秋也分手了，那时候恰好是易名的生日，我终于还是决定打电话过去，说生日快乐，易名说我是第一个祝他生日快乐的人，于是两个人在电话中都开始沉默，彼此能听见彼此的呼吸，我的眼睛开始酸涩，大学几年也许只有这次电话是我们唯一真实感觉对方的一次机会，而这次机会竟然大家都无法说出话，为什么？我不知道。 易名打算离开北京回家处理一些事情，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走，那天我正在整理信笺，其中有易名第一次学习写毛笔字的作品，他把这副作品送给了我，这时电话响了，易名说他中午的火车，如果我没有时间就不要去了，我说我一定去几车厢几站台，完后我开始乱翻东西，拿了一张卡片和一把叠好的星星，就开始向北京火车站狂奔，还好赶上了，易名正和他弟弟往车上搬东西，看见我来了易名这么多年第一次嫣然一笑，就象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后来我把卡片和星星给易名，后来火车走了，后来易名放下了窗帘。

第17节：沉沦地痛楚(5)

后来易名因为没有我的地址无法给我写信，让他弟弟在整个女生楼找我，只是为了把一封信交给我，我从易名弟弟手里接过信的时候，信已经皱皱巴巴的，上面有汗渍，信里是问候和怀念，怀念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怀念我是他无法忘怀的朋友，还有他的近况，尽管语言有些生硬，我看着白花花的太阳和易名弟弟满身的汗水，莫名有一大堆感动和开心。 再后来易名回到北京，开始为去日本做准备，再再后来易名和阿瑟、小麦还有师姐一起搬到小米的公寓磨蹭时光，就等着签证下来了。毕业以后我们反倒经常通电话，有的时候一通电话就是一个多小时，后来两个人开玩笑说如果到三十岁的时候我没有男朋友他也没有女朋友的话，我们两个就凑合着过吧，这个玩笑是我们之间开的最大的玩笑了，我却乐不起来，因为我整理回忆的时候把一些东西打包封存，我把易名留在了上个世纪。 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和小米、阿瑟、小麦、师姐有话说，但是对易名却无话说的原因，尽管很多事情过去了很久，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过去很久，反而更难释怀和放手。 晚上，到了小米的公寓，易名已经在等我了，空空荡荡的房子是让人不舒服，小米寂寞也是情理之中。易名从冰箱中拿出红酒和雪碧，笑着说：十八，我还记得你喜欢把红酒兑了雪碧喝，没有记错吧。 我也笑，是啊，多年过去了，还记得我的嗜好，也算朋友一场，即使有过介怀，也就此算了吧。我和易名坐在小米公寓的吧台旁边，两个人喝着酒，但是好像找不到什么话说，易名拿手指头敲击着酒杯看着我：十八，你找小米什么事情，他们不在，是不是和我不能说。 我喝着酒，想了想，决定还是说，不然大家做朋友很没有信心，我问易名：你觉得男人会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易名拿出香烟，递给我一支，帮我点燃，他吸了一口烟，然后看着我：十八，其实男人喜欢的女人有两种，一种是长得漂亮，身材也不错，很养眼看着心理舒坦，而另一种就是很有个性的那种，行事有自己的风格，当然也不是长得

不好看，只是长相不显眼而已。 我呆呆看着自己的手里的烟，弥漫着一种叫袅袅的形状的烟雾，我问：那么我呢，我应该是哪一种呢？ 易名拢拢头发，拿酒杯碰了一下我的酒杯：你应该属于后者吧，大部分组成应该是后者，当年在学校不是也有很多男生追你吗，你是才女，有谁不知道。 我喝着酒，看着易名有些微熏的神情，那时候我突然很想问他一个问题，我想问他是喜欢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我张了张嘴，但是没有发出声音，我不想打破这个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的空间里面暂时的平和，如果把平和升级到暧昧，那么以后可能连朋友都没有的做。我喝到有点儿摇晃的时候，我还是拿自己的杯子去碰易名的杯子，易名吸着烟，只是看着我摇晃，我告诉易名我可能迷上了一个能让我沉沦到地狱里面的男人，所以我想要逃跑，易名给我倒满酒，淡淡的说：逃跑虽然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但是如果能能逃得掉就算是万幸了。 当两瓶红酒喝完的时候，我开始摇晃，因为我困了，但是易名以为我醉了，我突然就在想，这样的房间里面就我和易名两个人，都说酒后乱性，是不是真的会出什么事情呢，我在揣测，似乎揣测的成分里面还有兴奋的期待，我觉得我真的要发疯了，虽然我也知道，在小淫之后我再也没有爱上那个男人，也几乎爱不上别的男人。我摇晃的走向小米的房间，易名似乎怕我摔倒，于是扶着我去到小米的房间，我困的不行，扑通一声就倒在了小米的床上，冲着易名喊：帮我把门关上。

第18节：沉沦地痛楚(6)

我闭上眼睛好久没有听到易名关门的声音，似乎感觉到易名就在我身边，我不敢睁眼睛，怕尴尬，不会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吧？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感觉到易名似乎把一件什么东西盖在我身上，他的手停在我下巴，我闻得见他呼吸时候得烟草味道，我听见他轻轻的自语声音，虽然很低，但是因为距离我很近，所以我还是听清楚了，易名说：你是个傻瓜，是吗？你知不知道，你也是能让别人沉沦到地狱里面的人，所以别人也会逃走，在你和我什么都没有说出来的时候，我就抛弃你了，是不是觉得很冤枉？ 过了一会儿，易名慢慢出去了，他带门的声音很轻，我几乎听不到，易名出去以后，我坐了起来，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无辜的，一直认为自己是憋屈的，从来不曾想过自己可能是让别人沦落到地狱的魔障，我用手摸自己的眼角，竟然有泪水。 我就在小米的床上坐到凌晨3点钟，然后口渴到不行，然后出去找水喝，推开门的时候竟然发现易名还坐在吧台边上，他的面前积了一堆烟头，我赶忙说：口渴了，对了，我什么时候睡的，我都不记得的了，还有我喝醉之后有没有吐啊，没有借故打你吧。 易名笑笑，让给我一个椅子，给我到了一杯温水，解释说：醉酒后喝凉水不好。 我感激的接过来喝了，易名欲言又止，我看着他等他下文，他递给我一支烟：有没有想过去国外读读书，或者镀镀金之类的？ 我苦笑，摇摇头：我怎么可能会有那个闲钱？要是有的话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实在想不起那个事情，每年都要十几万的花费，对我而言是天文数字。 易名掐灭烟头，若有所思的看向我：那晚，阿瑟的电话，是你拨的吧？ 我想说不是我，但看着易名成竹在胸的神情，我没有说话，易名点点头：既然还是不能忘情，就让他回来，要不你去找他，我跟左手的观点不同，就算爱的辛苦，毕竟也好过那么辛苦的掩藏感情，恩？ 小淫的名字，在那年那月那日，对我而言，已经成为永伤的代名词。 然后是沉默，在这样一个暗色的黎明中，两个人想着自己不同的

心事，而我则是不小心知道了他人的心事，我不知道自己的无意识是不是一种罪过，如果是，我又要怎样来赎罪…… 我决定把听过易名说的那些话烂到心理，不对任何人说。

第19节：无尽纠结的开始(1)

（八）无尽纠结的开始 当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和木羽有任何瓜葛地时候，公司出现了一件质量问题的投诉。有顾客在超市买走的山楂系列产品竟然吃出了玻璃茬，把嘴都给伤到了，要是在平常，我们会给对方赔偿医药费，再补给一些产品也就过去了，可是这个顾客有些特殊，顾客的丈夫是某个报社的主编，他已经把他妻子吃的山楂系列有玻璃茬的产品和他妻子受伤的一些情节拍成照片了，气势汹汹跑来我们公司兴师问罪，已经放出话来，如果我们不好好解决这个问题，就等着见报纸报道了。我们也有投鼠忌器的感觉，深知媒体的作用，和他谈了好几回条件都没有达成一致，实在不行的时候女老总的智慧呼啦就闪出了熊熊的火花，她想到了木羽，觉得如果他们认识的话或许好解决，只要不曝光就行，于是女老总给木羽打电话，小心的把事情说了一下，我没有听见木羽说什么，但是看到女老总的眼光放到了我的身上，我开始有不好的感觉，果然，放下电话以后，女老总客气的看着我说：十八，木记者也没有说帮忙或者不帮忙，我说了这件事，他只是说一句话，就是 让十八小姐过来，我看你还是过去把这件事跟你他说说，让他帮着解决一下，一旦要是曝光了，咱们的销量和名誉肯定都要受到影响。 我木然的听着女老总的话，心想事情怎么这么寸啊，偏偏遇上这种事情，我是不是应该硬朗的说：不去，谁爱去谁去，不然我走人。 这话要是说出去该多么的有骨气和气节，象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可是想到每个月的房租，还有要吃饭，我的骨气一点点儿化成了憋屈和忍耐，最后我暗淡无光的答应了，拿着那个主编的联系方式和材料向木羽所在的地方晃荡，一路上我就在想，有时候真邪门，你越是想躲，越是不想见，偏偏越是见得更多，越是躲不掉，为什么小人物的命运就那么不可靠，就那么容易背叛自己，就那么不能让自己掌握，难道明明知道是深渊也要往前凑合吗？ 来到木羽所在的报社外面，我沿着马路，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坐下，看着木羽

工作的那个办公楼发呆，身边车流车往，每个人和每个人都那么陌生，谁都不会看谁一眼。我拨通了小米公寓的电话，有男的声音，我以为是阿瑟，就开始放赖：阿瑟，为什么越是不想见到的人，越是不想碰到的事情偏偏非要见到或者碰到呢，哎，我怎么就这么倒霉？ 电话那边开始沉默，然后有声音响起：十八，我是易名，阿瑟刚出去。 我在心理骂了句倒霉，越是不想的碰到的怎么偏偏又是碰到呢，我哦了一声然后说：没事儿了，我这个周六可能要过去，你跟小米说一下吧。 然后挂掉电话，还保持傻呆呆的姿势，大概坐了半个多小时的时候，我的手机响起，我懒散的打开，看也不看的问：喂，哪位？ 木羽的声音在里面响起来：十八小姐，你打算在外面坐多久呢？要是口渴，我让人给你送咖啡，好吗？ 我一惊，看着木羽的办公楼，这个位置我看不到他，但是我相信他肯定能看到我，我像是被人捉到贼赃一样尴尬，但还是努力保持镇定：没有，我的腿突然很累，就随便坐一会儿了，我这就过去了。 进到木羽的办公室，他已经悠闲的在里面坐着了，看到我进来，很优雅的伸手示意我坐到他对面的沙发上，前台小姐给我送上咖啡，我把那个主编的资料递给他，他翻着看了一下，头都不抬的问我：你就那么不喜欢进我的办公室是吗？我有那么可怕吗？ 我不语，他又说：我相信我们还是会见面的，是不是，现在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 我还是无法说出什么有创意的话语来，即使反驳，我也没有办法获得胜算，我只想木羽赶快摆平这件事，然后我可以在他面前闪人。我的手机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我看是阿瑟的号码，于是打开，阿瑟的声音传过来：十八，易名说你找我，是吗？对了，周六末确定要过来是吗？ 我小声回答：是的，现在没有事情了，这个周六我肯定过去，嗯，知道了，我现在有事，过后联系。 我放下手机的时候木羽正在看着我，眼神中的犀利锋芒让我无法透气，我赶紧低头喝咖啡，木羽从座位上站起来，轻描淡写的问：是男朋友吗？ 我灵机一动，嗯了一声表示默认，木羽拿着电话话筒看着我说：十八小姐，这件事我替你摆平了，你这个周六晚上请我吃饭，怎么样？ 我差点儿

被咖啡呛到，我咳嗽了两声，辩解到：不行啊，你刚才听到了，我周六已经没有时间了，周七吧。 木羽一笑，把话筒放下：那样，既然那样，这件事就算了吧。

第20节：无尽纠结的开始(2)

我一惊，赶紧说：那好吧，好吧，周六请你，请你还不行吗。 木羽这才重新拿起电话，冲我嫣然一笑，这一刻他的笑容是那么温暖，我看得有点儿呆了，直到木羽的目光盯着我看的时候我才把头低下。 我听见木羽和那个人打电话的时候还很熟悉的样子，木羽说：老刑啊，是我，木羽，对了，就是山楂食品的事情，你别那么绝情了，他们不是答应赔偿了吗？你问我为什么管啊，还不是因为里面有个经理和我有一腿吗，是，她过来找我了，我也没有办法，女人都很难缠的，更何况我们还有那么一层关系，呵呵，谢谢理解，有时间吗，有时间中午请你吃个饭，要是忙就算了，以后补呗，咱们谁跟谁啊，哈哈，行，行，就这样？好，好，再见。 木羽放下电话，顺便松了松领带：没事儿了，把医药费给人家报了，然后送点儿东西慰问一下吧。 我一个劲儿的点头，然后问他周六想去什么地方吃饭，他想了一下抬头对我说：去沸腾渔乡吃水煮鱼吧。 我说：好吧，那周六晚上7：30就在沸腾渔乡门口见吧，那我就回去了。 我收拾了东西放进背包，把剩余的一口咖啡倒进嘴里，就要转身离开，木羽突然叫住我：十八小姐。 我看着他，等他说话，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憋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什么，只是张了张嘴，我还是很迅速的就闪人了。 要说休闲食品公司的产品真是有问题，大家经常逛超市的时候，都可以看到那些食品，比如山楂块、山楂卷、山楂糕之类的食品，还有什么怪味花生，日本豆等等，这些东西，别的公司怎么经营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公司，质量根本就不合格，胭脂红这个词语的名字多漂亮，其实就是一种色素，对身体没有一丁点儿好处，还有柠檬黄，一样具有迷人的名字和颜色感觉，也是一种色素，就是为了产品的颜色上彩，这些东西在我们公司的产品里面都是超标的。很多人都喜欢去超市里面买小块的冰糖，其实冰糖里面天然冰糖的成分还好，没有勾兑特别多的成分，只是颜色不好看而已，还有果脯，公司就是招聘那些没有事情做的妇女

或者在乡下找一些女孩子，健康根本就没有办法保证，每天都会在一个根本就没有卫生条件的房间里面用手工一个一个包出来的，果脯的含硫量也是超标的，就是这些东西发到超市，不知情的消费者还会把这些东西当成有益健康的食品，实质上不额外伤害消费者就不错了。 我回到公司，把事情解决的途径说明了，然后告诉女老总木羽要求请吃饭，去吃沸腾渔乡的水煮鱼，女老总有点儿大呼小叫了：吃什么都行啊，只要不吃了我的公司就行，看来木记者真是有一套，十八功劳也是不小，那天单请你吃饭。 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周六晚上，我和女老总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到了沸腾渔乡的外面，女老总开车，本身我是很困，也没有换什么衣服，只是穿着平时的休闲装，至于化妆更是从来和我不沾边，一路上女老总还是因为我的着装数落了几句，我权当没有听见，我又不是去会见外宾或者什么高级人员，用得着那么讲究排场吗，当然这些话是我在心理嘟念的。 我们到了的时候木羽已经到了，他在他自己的车子旁边站着，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见我，只是四处张望而已，我发现他穿衣服还是很有魅力的，什么破烂或者名牌的东西穿在他身上都会别有一番味道了，首先我不得不承认他这个人是很有魅力的，他的身体很瘦削，但是很有型，脸部的五官说实话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得很清楚，因为他的眼神始终是一种很蛊惑的原始，让我来不及看他脸部除眼睛以外的地方，他的神情始终是处事不惊的那种，我无法看清他是不是发脾气是不是高兴是不是生气是不是欣喜，总是那么沉着和冷静，即使眼神，也是，除了犀利的锋芒和深沉看不出什么东西。

第21节：无尽纠结的开始(3)

我正在想的时候，女老总已经打开车门了，我也跟着出去，我的打扮是有点儿像个跟班，不过在我感觉无所谓，木羽看见我们的时候女老总的手已经感谢万分的伸了过去，木羽惊讶的看着我，但是还是伸手表示了敬意和礼貌，在他们并排走进餐厅的时候，我已经跟在后面打了好几个磕睡了，落座后，点菜，女老总客气的让木大记者点菜，木羽象征性的电了几个招牌菜，我怎是按兵不动，因为吃完饭还要去小米的公寓喝酒，所以之前就不能吃的太饱了，于是在听着他们说客套话的时候我在悄悄低着头，希望能打个盹儿。 我有点儿要睡着的时候，女老总拿手轻轻的碰碰我，我张开迷迷瞪瞪的眼睛，听到女老总说她要去洗手间，让我看着缺什么就点什么，我胡里胡涂的点着头。女老总走后我一边伸懒腰一边用手捂着打磕睡的嘴巴，同时还问对面的木羽：还需要什么吗？ 随后我听到了那个男人的冷笑声，尽管不大，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了不安，木羽把菜单推倒我面前：十八小姐，我说的是让你请我吃饭，没有说让你的老总请我吃饭，或者让你和你的老总一起请我吃饭，你汉语学的一点儿也不好，真是不明白，竟然还会有人让你顺利毕业。 对于眼前这个挑衅的男人，我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的火气和愤怒，于是我放肆的把一只腿放到椅子上，摆出一副青皮的架势，很是冰冷的回应道：木大记者，你听清楚了，我请你吃饭也好，还是我和我们老总一起请你吃饭也好，都是一样的，钱不是我出，我没有理解错误，就是因为你帮了我们公司很多忙，所以我们才会因此感谢你，你以为什么，是吃烛光晚餐吗？还有我怎么毕业的跟你没有关系，因为教育者发现了一个旷古难得的学生，就像是我，所以我就毕业了。 可能是我的样子太凶了，进来上菜的女服务员怯怯的看着我们，都忘了把菜往桌上端了。木羽反倒噗哧一笑：十八小姐，你这个表情简直太可爱了，要不要拍照。 正说着的时候女老总推门进来，看见我这个架势吓了一跳：十八，你干什么啊，怎么这个

样子？ 我慌忙收起手脚，很不服气的咬着嘴唇，心想真是的，为什么女人非得要什么端庄礼仪啊，男人怎么都行，我天生就是一个正统的痞子血统，要我正个儿八经的当端庄娴熟的女人，我也得有那个血统和细胞啊。 席间，女老总开始说开车不能喝酒，木羽也说开车不能喝酒，但是可以喝点儿红酒，后来吃着吃着女老总也开始喝起红酒来了，喝着喝着不过瘾，又叫来白酒，木羽是一直喝着红酒，看着红酒的颜色我就会机械的想到胭脂红这种色素，于是立马没有了要喝的欲望，于是我只是喝啤酒。 女老总却是越喝越多，话也是越来越多，竟然拿着酒杯问我现在她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我还没有说话，木羽拿着酒杯朝女老总示意，眼睛却看着我：人艳如花。 这话可真是要命，女老总说什么也要和木羽再喝几瓶，完全没有了平时的威严和中年妇女的端庄，人有时候很奇怪，平时非要摆出一副君子面孔，如果何时何地都是一副君子威严也就罢了，但是一旦失态，反而更难看，因为有前后的对比在里面，我从来就不愿意摆样子，平时什么样喝酒也是什么样子，所以别人看我作什么事情也不会惊讶，因为我始终就是那种样子。

第22节：无尽纠结的开始(4)

木羽的酒量看着好像很大，我也奇怪，还以为他真的很能喝，所以一直看着他和女老总不停的碰杯，中间的时候看见他拿出一盒东西，细看才知道是醒酒用的，我鄙夷的看着他，他无动于衷的把药吃下，我伸手去拿药盒，想让女老总也吃几粒，顺便也醒醒酒，在我就要拿到那盒药的时候，木羽的手也来抢药盒，于是我和他的手就碰到了一起，最为可笑的是，我象是触电一样的缩了回来，好像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眼睛也开始看向别处，木羽拿起药盒，笑着朝我摇了摇：十八小姐，你怎么就能确定这是醒酒药，嗯？看名字是不行的，说不准还可能是壮阳药，我可是个正常的男人。 然后我听到他放肆的笑声，女老总喝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守着自己眼前的啤酒心不在焉的看着餐厅墙上的挂钟，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木羽拿着酒杯示意要和我碰杯，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就是趁机多喝几杯，然后装醉，然后闪人，于是也就爽快的拿起杯子和他喝起来，可能象我这样的人实在太不会撒谎，即使有了什么想法，眼睛也会泄漏，所以木羽在看到我的眼睛的时候淡然一笑，好像明白我的意图，他把醒酒药在我面前晃了晃：十八小姐不用担心会喝醉，这儿有药。 我装糊涂：谁知道那是什么药，我是个正常的女人，所以我不会吃药。 然后两个人开始各自心怀鬼胎的喝着酒，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应付自己也应付别人。 半个小时之后我装作自己实在不行了，不能再喝了，示意要回家了，于是拿出女老总事先给我的钱结账，木羽把脸凑到我面前：我送十八小姐回家吧。 我往后退了退，摇摇头说：不用，你要是诚心积德的话，帮我把我们老总送回去吧。 木羽没有任何商量的拒绝了这个要求，我拿出电话给公司的司机打电话，让他打车过来，开女老总的车把这个喝醉的家伙送回家，然后我给小米公寓打电话，阿瑟接的电话，像是吃了枪药：十八，你怎么还不过来啊，搞什么？ 我把电话拿开一些，感觉耳膜都在震动，忙解释说：你和小米来接我吧，我喝多

了，在沸腾渔乡。 木羽偏着脑袋看着我，笑意挂在嘴角：十八小姐，你真的喝多了？这么清晰的思维，还真是不容易啊。 我也冷笑：木大记者，你很希望我醉的一塌胡涂吗？ 木羽收起笑容，直盯着我：是啊，我真的希望你喝醉，因为你要是醉了，办起事情来，会容易很多的。 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说话，立马窘迫的说不出一句话，而且感觉到自己开始脸红，然后我想到此前木羽说的那句话：人艳如花。我不得不承认，女人在面对成熟男人的挑逗的时候除了被抢白，心里有时候也会很受用和窃喜，一个成熟的男人绝对有能力估计或者揣测自己眼前的女人是什么类型，然后用什么语言出击，包括会收到什么效果。都说男人经历了女人，才会变得成熟和内敛，才会变得深不可测，才会变得游刃有余，可是女人如果经历了男人呢，是不是也会有这些变化和获得，还是恰好相反，而是把蜕变的机会留给了男人，自己则成为男人蜕变的基础和养分？我喝完眼前的啤酒，直接回视木羽的眼睛：不要惹怒我，不然我肯定会拿酒泼你。 木羽突然坐的离我很近，嘴角挤着冷笑：十八小姐，还用惹怒你吗？第一次去你公司，你已经想拿咖啡泼我了，第二次在我公司，你不是已经把咖啡喷到我的衣服上了，我在想如果我惹怒你，你眼前已经没有酒了，拿什么泼我呢？

第23节：无尽纠结的开始(5)

木羽用手松开脖子上的领带，轻佻的看着我，我感觉自己被鄙视到不行了，感觉一股怒火在燃烧着我，于是趁木羽不备，顺手拿起他眼前没有喝完的红葡萄酒，转手就泼到眼前这个男人的脸上，当时的情景真的就像是胭脂红开花一样精彩和美丽，木羽根本连躲都没有躲闪，他好像知道我会这样做似的，只是他的眼神充满了阴翳和冷漠，他的舌尖舔了舔嘴边的酒汁，然后阴冷的说：从来没有女人敢泼我，你是第一个，你胆子太大了吧。 我听出他声音里面的生硬，尽管我感觉自己也是心虚，顺便把酒杯拿在手里，心想要是真是打起来也可以防御一下，然后我也大声的反击：没有是吧，这就是第一次，我警告过你，不要惹火我，你不听，之前你也是惹火我，所以我这算是客气的。 木羽站起来，靠近我，竟然笑着看我：我之前怎么了，怎么了，你说吧，我之前怎么你了，让你这么火？ 我愤怒的数落他的罪行：之前，你，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让我尴尬，还有你上我们公司时候为什么那么为难我，为什么你故意气我，气完之后还解释说你是故意的，还有去你公司的时候你凭什么…… 越是往后说我越是说不出口，声音也没有了分贝效益，这些事情怎么能说出口啊。木羽的眼睛闪着笑意：怎么不说了，十八小姐，还有什么啊，说啊，这样啊，原来这些事情你都记得，嗯？这些事情我也记得，我也承认都是我故意而为之的，所以我有时候想起来的时候也会很兴奋，我只想让你记住我，看来效果不错，每一件你记得都比我清楚，是不是也会在想起来的时候感觉兴奋啊，或者顺便想到我，嗯？会不会呢？ 我感觉自己上当了，上了一个男人的当，是他慢慢把我逼到一个角度，一个无法面对自己心灵的角度。 我们僵持的时候，公司的司机和小米几乎一起进到包间，小米吃惊的看着木羽的满脸红酒的痕迹，问我：十八，你没事儿吧。 我面无表情的让司机把睡得稀里糊涂的女老总架走，嘱咐他要小心开车，阿瑟进来的时候我看见易名也跟着进来了，木羽客气的和小米打

招呼，看来之前他们是认识的，木羽笑嘻嘻的对小米说：你朋友脾气真大，红酒喝不完就用来洗脸了。 小米先是客气的点头打招呼，然后放低声音对木羽说：她脾气很不好，火起来容易杀人，你以后不要惹她。 我转身就和阿瑟就要往外走，但是脚底滑了一下，阿瑟伸手抓我，但是我倾斜的角度太大，木羽正要伸手扶住我肩膀的时候，易名的手不着痕迹的横了过来，拉住我的肩头，木羽的手尴尬的停在半空中，我看着他的手保持尴尬的姿势就感觉很开心。然后我和小米、阿瑟、易名就一起离开的沸腾渔乡，走的时候我连招呼都不打，只有小米，回头点了一下头而已，算是告别的礼节，走出房间，我透过玻璃窗看见木羽整理着他自己的衣服，眼神中什么温度也没有，没有尴尬和怨恨，也没有沉思，好像刚才那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在他身上，这个多少让我有点儿失望。 回到小米的公寓，阿瑟问我木羽脸上的酒是怎么回事儿，我唉声叹气的把刚才的事情大概说了一遍，小麦自告奋勇的说要不要他找几个兄弟收拾木羽一顿处处气，我好笑的看着他：小麦，你长长脑子，你多大了，是不是小学还没有毕业啊。

第24节：无尽纠结的开始(6)

小米拉我坐到吧台边上：十八，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他那样的男人太蛊惑了，以后你怎么处理啊，他肯定还是会想办法让你记住他的。 易名接过小米的话：是呀，不断的让你记住他的好和坏，直到有一天你无支撑这种诱惑，你会主动送上门的。 说完，易名看了我一样，把手里的烟扔给我，我也叹气。阿瑟拿出冰箱里面的酒和冰块：也别说的那么绝望，我还是相信十八的本事，就像大卫科勒菲儿逃脱那样，中间肯定极其惊险刺激，结局永远是胜券在握，在学校的时候有几次你不也是有惊无险吗，不过就是我说的对，在学校的时候就应该积极锻炼吗，如果多谈几次恋爱，积累一些经验，练成金刚不坏之身，现在不就没有事儿了吗，当时干吗非要当烈女掌门人啊，什么没有合适的就坚决不谈，现在好了，撞到枪口上了吧？你那个时候要是从了小淫，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 我朝阿瑟踹了一脚，阿瑟把啤酒扔给我，坏笑：得了，我不说了，你俩的事儿，就这么不死不活的拖着吧，我看你俩怎么收场。 易名开了啤酒，看了阿瑟一眼：小淫是做的不对，后来的事儿不能怨十八。 阿瑟嗤笑：哎，别说小淫了，男人那个不是用下半身思考的？易名，你说说你自己吧。 易名含糊的喝了一口啤酒，没有再说话，小米拿起一个香蕉砸向阿瑟：真是说话不怕牙疼，如果那样还是十八吗。 阿瑟用手接过香蕉，冲我摆手：不过，现在也不晚，现在开始练习，小麦不行年纪太小，我已经有好几个女朋友了，就拿易名开练吧，过段时间我再发动一下别人，帮你多多介绍几个，保证如期毕业，没有问题，易名也没有女友，你也没有男友，你们互相练习一下，都有好处，以后易名去日本对日本妞也有抵抗力了，而你也能抵抗别的男人了。 易名的脸上变得很窘迫，我更是尴尬，我们同时扑上去，一起海扁这个口无遮拦的家伙，而小米和小麦则是在旁边看免费电影，绝对武打暴力性质。

第25节：害怕爱情的到来(1)

（九）害怕爱情的到来 从小米公寓直接上班的后果就是我不得不跑到公司的洗手间去洗脸刷牙，当我把自己大概刀持的基本像个人样的时候，销售二部的经理哼着歌从男洗手间里出来，看到我在洗漱就摆出一副长者面孔：十八，看看，这就是没有家造成的后果，要是有个温暖的家庭，怎么会这么风餐露宿呢？你看看你那个小样儿，多可怜？让人看着心里多不落忍？ 我不屑一顾的白他一眼：大经理，我是风餐露宿，你这是干吗？ 他一笑：我去放水了，怎么你也有兴趣？ 我差点把漱口水喷到水池前的镜子上，恶意的看了他一下，他呵呵笑着走了。 销售二部的经理是一个35岁的北京人，我们大家都叫他老么，看来这几年是赚到了不少钱，所以说话的时候，眼神总是朝天看的，腰也是蛮粗的，人长得也不赖，距离风流倜傥的标准也没有差多远，就是说话的时候不骂人反而开不了口，一身的痞子气。我进到公司以后他对我还不错，用他的话说，我们是一路上的人，豪爽干脆，公司里面的女职员也是对这个单身的男人很有兴趣，每次聚餐的时候都会不停的对他献殷勤，有一次喝醉酒，这个男人竟然晃着酒杯对女老总说娶妻当如十八这样的女子，那叫一个奇，对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还在前面添上了一句：他妈的。当时在酒桌上的时候引起了大家的哄堂大笑，从那以后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草莽英雄好像属意与我，但是我则是把这当成喝醉酒之后的闹剧。其实销售二部的经理还是一个不错的男人，光明磊落，多年的生意经历使他也具有了成熟男人的气质和品味，那双眼睛象鹰一样的犀利，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胆怯过，尽管没事儿的时候他也愿意和我斗嘴。 这一天女老总因为宿醉没有来公司，我反倒轻闲了，但是下午的时候还是因为事情多到要加班，所以事情做完的时候还是到了晚上八点，我走出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看见销售部的女经理还有销售二部经理，还有一个西安分公司的经理小申也是刚盘点完，也是才走，销售部女经理看见我立马说：十八等等，反正

也已经晚了，大家一起吃晚饭吧，明天小申就回西安了，老么有车送人也方便。 我想想也就答应了，看见小申正在收拾要带走的东西，老么正在旁边帮忙。等到收拾好以后，我们四个人就随便找了一家川菜餐厅，随便叫了酒和菜，一边瞎聊一边吃饭，刚开始小申还比较沉默，喝了几杯之后，小申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好，后来竟然开始哭了，我不解的一边劝解一边问为什么，老么也觉得很郁闷，小申一边哭一边说：为什么我的工资那么低，别人做分公司经理每个月至少都是几千块的基本工资，我的工资还是800元，挂着经理的头衔，连老婆孩子也养活不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我这才知道原来小申的工资还是那么低。小申原先是公司库房的工作人员，西安分公司经理辞职以后一直没有合适人选，后来觉得小申的人不错，就把他调任到西安当分公司经理了，但是我一直以为工资也会上涨的，但是没有想到女老总还是这么抠门，而且小申也把他妻子一起接过去了，因为他妻子刚刚生完孩子，也是一样需要人照顾，可是再怎么给个经理的头衔也不能当饭吃啊，这明显有欺负人的感觉，要是在外面找个分公司经理绝对不可能给这个价钱，我听着这个事情感觉自己象吃了苍蝇一样的恶心，中国的劳动力真是丰富啊，丰富到随便给点儿钱就能成交的份上。我顺便想到了在城市里面打工的建筑工人，其实我觉得民工这个词儿本身就是带有污辱性质的名称，他们也是，起的比谁都早，吃的很差，睡得比谁都晚，赚得也很少，有时候一年到头赚的钱，拿回家的还是白条子，要是在国外，建筑工人赚得不比工程师差太多，因为他们付出的是高强度的工作量和体力，拿多点儿钱是应该的。 销售部女经理喝得高了，她朝我摆着手：十八啊，这都是命啊，我倒是赚到几千块钱了，可是拿到家里还不是照样不剩钱？我们家死鬼得那个病，啊，还能不管吗，命啊，都是命啊。 看着他们那样我也不好受，于是起身想去一下洗手间，轻松一下心理的压抑。 从洗手间出来，我还没有走到我们所在的包间，看见老么在外面一边吸烟一边转悠，我奇怪的看着他问他为什么不进去，老么摇摇头说：都在里面哭呢，先

别进去了，免得尴尬。 我也点点头，老么看了看我，突然说：十八，我想和你说点儿事儿。 我还没有反映过来，老么已经拉着我进了旁边的包间，我们包间旁边的包间空着，里面也没有点灯，进去后，里面黑黑的，只能从走廊里面反衬出点儿灯光，我诧异的看着老么，问：什么事儿，干吗在这里面说啊？ 老么一下抓住我的手：十八，我是喜欢你的，真的，我早说过了，我们处吧，好不好？ 我试着挣脱眼前这个男人的手，但是没有做到，这时我才发现男人和女人的力气相差多么遥远，我已经在女人当中是力气很大的，但是在眼前这个男人的力气比较下，我像个弱不禁风的病人。我说：老么，你不要这样，你再不放手，我要喊人了。

第26节：害怕爱情的到来(2)

我使劲后退，本来想趁机抽出手，但是竟然退到了墙边，无路可退了，老么的脸靠近我：十八，我说真的，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子，咱们的脾气又那么投机，我以后不和别人胡来了，处好了咱们就结婚，行不行？ 在这一刻，我竟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老么也是一个标准的成熟男人，也很有男人味道，但是即使他越来越靠近我的脸，但是我竟然没有一丝心悸的感觉和震颤的心跳，而我虽然没有和木羽靠的这么近，但是我对那个男人有着心悸和震颤的心跳，这个发现也吓了我一跳，我原以为自己是被成熟男人吸引才会那样，原来不是。老么的脸靠的我很近，我听得见他粗重的呼吸，我没有反映的看着他，然后使出全部力气向后一推，老么竟然被我甩开了，我赶快跑出了这个包间，来到小申所在的房间，他们已经很平静了，我无动于衷的坐着，过了一会儿，老么才进来，脸红的象喝醉了酒，很快的看了我一眼，然后眼光快速离开，他开始招呼大家离开，我没有坐他的车，破天荒的打车回家了，这一夜我没有睡好，为自己对木羽才有的那份悸动和震颤，还有莫名的心慌。 木羽的电话在周二的早晨打到我的办公室，那时候我还处在懒洋洋的状态，连接电话的声音都懒得想要睡觉。木羽说：十八小姐，我这儿有一张周华健演唱会的票，免费送你，你有没有兴趣啊。 我先是呀了一声，对于周华健的声音，我喜欢了很多年，但是一想到要自己花钱买票就放弃了，最多就是去音像店买几张碟而已，现在有人送票上门，我怎么会不要呢，我甚至都忘了给我打电话的这个人曾经和我有血海深仇，然后我就兴奋的回答：要，当然要了，什么时候给我？ 木羽在电话那边嘲笑我：啧啧，看来十八小姐也是追星族，真是的，现在出来拿吧，我就在你们公司的楼下。 于是我就像一只快乐的兔子一样往外跑，坐电梯来到楼下，果然看见木羽的车就在门口，他摇开车窗朝我招手，我跑过去，伸手就要票，木羽把票给我，我拿到票开始犯愁了，因为就一张，我要是去看

的话，只能我一个人去看，要是有两张的话我就可以和小米一起去看了，一个人去多没有意思啊，于是我紧锁眉头的看着木羽：喂，怎么就一张啊，一个人去看多没有意思，你关系好，怎么也得给我弄两张吧，我好和朋友一起去看才对啊。 木羽沉着脸看我：你这家伙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有这么称呼人的吗，还，喂。真是的，有一张就不错了，哪能那么贪心，周华健的票畅销，所以分到最后就只剩下一张了，没有多余的了，你去看就行了，难不成我还要成全你和别人成双成对？这个周末的，不要记错时间了。 我只好唧唧歪歪的把票装好，转身就走，木羽在后面喊：十八小姐，你这么就走了吗。 我回头看着木羽，没好气的反驳：你说免费送的，难不成又要钱吗，要钱没有，你还是把票拿回去吧。 木羽皱着眉头看着我：不会说谢谢吗？ 我哦了一下，然后说谢了。真是罗嗦，走到楼门口的时候从玻璃窗里面看见木羽还没有发动车子，他只是拿手拄着车窗，看着我的背影，这会儿我的注意力都被这张票吸引了，没有心思想木羽的表情。 我拿到演唱会的票的时候开始犯愁，因为实在不知道和谁去，只有一张票，又不能分割两份，我看了一眼票的面值，竟然是一张VIP贵宾票，要八百多块，真是大头，不知道是谁那么大头，竟然给木羽这厮这么贵的门票，我痴呆的看着门票上面的钱数，然后决定和小米商量一下。

第27节：害怕爱情的到来(3)

小米听到只有一张门票的时候也是很扫兴，看来这年头喜欢听周华健唱歌的人还是大有人在，毕竟我们都喜欢健康阳光的男人，而周华健大哥正好符合了这个标准，小米让我晚上还是去她的公寓，说师姐不知道那根神经出了问题，要请我们喝酒，小米在电话里面说：十八，师姐一定是疯了，她一定是疯了，平时连西北风都不让咱们占便宜的人，竟然要请咱们喝酒，一定要提前吃点儿药，免得上当。 我笑，痛快的答应了。 晚上下班的时候和老么走碰头，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像是看见仇人一样闪了，我倒是无所谓，人家喜欢自己怎么说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买卖不成仁义在吗？所以我还是比较大方，见面还是含蓄的打个招呼。去到小米公寓的时候，师姐真是有问题，不仅请我们喝酒，而且她自己也是打扮的花枝招展，像个修炼千年的狐狸精一样妩媚动人，说实话，师姐的身材还真不是盖的，绝对要哪儿有哪儿，而且长得也绝对是地方，小麦和阿瑟正在厅里打游戏，看见我来了，也是哼唧一声表示打了招呼，小米正在从厨房往外拿东西，易名一个人坐在吧台边上抽着烟，好像有心事似的，看见我来了，微微点了一下头。我脱了鞋，开始和阿瑟抢游戏机，因为阿瑟水平高，所以我充其量就是和小麦糊弄糊弄，也支撑不了多久，还没有玩几下，师姐就把我们都轰到吧台边上，不准我们玩了，正好我也要打输了，所以就扔了游戏机，小麦马上就要赢了，所以很不服气。 我一边吃一边看着师姐：师姐，今天太阳从什么地方出来了，竟然请客？ 师姐这个人也不能说她小气，尽管每个月能赚到五六千块钱，但是她还是照旧雄赳赳的每天早晨去挤有月票的公交车，小麦直叹气，说师姐太会过日子了，不过也是，好不容易赚到的钱，总是要花到应该花的地方，我和师姐都没有办法和小米、阿瑟、小麦相比，即使易名也就是比我和师姐强一些而已，他们三个人绝对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孩子，从小开始家里就有钱，毕业后就等着签证，然后等着移民，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没有钱，从来没有过过苦日子的孩子他们无法理解什么叫小气，什么叫过日子，这里我更是最差，所以每次想到这儿我都有点儿无地自容的感觉，所谓姻缘际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是转到我这儿好像就不转了，我也苦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是在梦里哭着闹着希望老天能给我掉个馅饼，哪怕是凉馅饼也行，可是这样的梦经历无数次之后连我都觉得矫情和没有创意了，所以也就放弃了，只能按照自己的小民意识一点儿一寸的活着，再加上自己的长相也不济，根本就没有出卖色相的资本，所以我就更被动了，好在我还是比较乐观，所以活得也能算是乌烟瘴气。师姐的小气是有原因的，她家里每个月都要她寄钱，她的弟弟妹妹都要她供着读书，所以为了省钱，师姐也只能每个月都要和别人一样去挤公交车，每次想到这儿我就感觉很幸运，因为我的弟弟不能读书，所以我就没有了这个负担，看来老天也是给了我半拉馅饼，我的梦也没有白折腾。 师姐喝了几口酒后正式宣布她的男朋友今天向求婚了，然后我们开始欢呼，原来是这个原因，师姐的男朋友和她一个公司，是一个部门的主管，我们也见过照片，人不错，很是能干的那种。阿瑟笑嘻嘻的看着师姐，开着玩笑：就是说吗，师姐，是不是做女人挺好啊。

第28节：害怕爱情的到来(4)

师姐满面春风，转头就挤对我和小米：小米你看你，简直就是发育不良，营养那么好，偏偏关键部位什么没有，十八更不用说，从前面看象男扮女装，从后面看，更象男人，简直不成样子，女人的脸都被你俩给丢干净了。 师姐这话说的还真没有什么错儿，我和小米的胸部加在一起还比师姐的胸部小很多，所以每次师姐一这么说，我都不敢搭言。阿瑟今晚诚心和师姐开心，又接着说：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小米还小，至少还能晚长几年，十八就不同了，十八的派头像个黑帮老大，属于气宇昂然的冷酷性格，要是胸部发育过剩绝对不成样子了，你看那个黑帮老大的胸部像你这样的，那样的话，逃跑都跑不动…… 阿瑟还没有说完，师姐已经毫不客气的奔了过去，拿起一个抱枕就没头没脑的打了阿瑟一顿，我们则在旁边哈哈大笑，我的眼角余光看见易名没有什么反映的抽着烟，眼光留在我身上。 大家闹过之后我就把周华健演唱会的票的事情说了，因为只有一张，只能一个人看，但是谁都不想一个人去看，讨论了一会儿，小麦自告奋勇的说他们公司一个哥们简直就是周华健的铁杆fans，正为没有买到演唱会的票发愁呢，把这张票卖给他，他肯定乐得做梦都会笑，我立马和小麦碰了一下酒杯：来，看小麦这孩子，还真是说长大就长大，都能替哥哥分忧了，来干杯。 大家又是哄堂大笑，小麦立马给那哥们打电话说这事儿，没有想到那哥们还真是个急性子，可能也是害怕票说没有就没有了，竟然立马就打车过来拿票，我一个折扣都没有打，八百块立马到手，感觉天是天，地是地，简直那个亲啊，绝对是世界真美好的感觉，这会儿我有些感谢木羽了，心想以后还是和他套套近乎，看还能不能把能卖的东东多多捞到手，也能多多赚些外快。卖了票，我决定周末还是来小米公寓混饭吃，省得自己在家没事儿干，和我合租的另外几个朋友和我的关系并不是很铁，所以我愿意跑到阿瑟他们这儿，但是周末阿瑟要向女友报道，师姐和师姐夫要约会，小麦的有个

哥们过生日，所以其实一起鬼混的不过是我和小米、易名，于是我们提前商量好周末决定吃火锅，易名说他可以提前准备。 这一周真是天下太平，木羽这期间竟然没有骚扰我，女老总也是每天晕晕乎乎的不知道干什么，我除了自己那点儿事儿，就想着周末火锅了，星期四和星期五两天都没有好好吃饭，前台小姐以为我减肥，其实我是为了周六多吃点儿。对了这几天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女老总突发奇想的想把公司的前台小姐介绍给包装设计中心的首席设计师，原因就是包装设计费用太高了，一旦前台小姐和首席设计师勾搭成功就可以把设计师拉下水，完全站在我们这边，可以免费设计也说不准，我是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有点儿扯淡，首先前台小姐不是美女，其次首席设计师也不是英雄，再次他们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挂的，所以这个想法绝对夭折，没得商量。退一万步说，如果两个人成了，那人家的劳动成果凭什么就能给你免费设计呢，这又是一个天上不可能掉馅饼的推论。 周六晚上我如约来到小米公寓，但是小米不在，只有易名一个人，坐在准备好的餐桌前等我，我想给小米打电话的时候，易名说：十八，不用打了，是我叫小米今天不要回来了，今晚我想和你聊聊。

第29节：害怕爱情的到来(5)

我慢慢把电话合上，诧异的看着易名，因为我不知道他想和我聊什么。 火锅热气腾腾的温度让人感觉到家的温暖，易名似乎没有多大的食欲，只是不停的吸烟，我能很清楚的看见烟头的明暗交替和烟圈的缭绕，我慢腾腾的吃着眼前的东西，尽管饿了好几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连呼吸都能听见的情况实在不能大快朵颐的吃爽一段饭，就是喝酒也变得没有碰杯的理由，易名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但是声音却是朝着我：其实，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感觉空间还真是很大啊，那时候我们一两个月也偶尔就见个一两次面，有时候不见面就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即使有点儿事情也淡忘了，或者挨过一段时间就以为自己忘了，尽管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会模糊的记起来，但总是能劝住自己忘记，好像是一件好事情，是吧。 易名转头看我的时候，我正把一块香菇放进嘴里，看见他看我，我也想接一句，但是无奈香菇滚烫，我还是没有能及时接上话头，说实话，我并没有听明白易名到底在说什么，或者想向我表达什么样的意图。我正糊涂的看着易名的时候，易名直视着我的眼睛：十八，你现在看我，还有感觉吗？ 我装糊涂：什么感觉啊。 易名笑：十八，我知道那晚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开始我并不知道，后来无意中阿瑟说两瓶红酒对你根本就是小事儿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晚你并没有醉，所以我确定，你听到了我说的那些话。 我一下就被还没有嚼烂的香菇呛了一下，开始咳嗽，易名走过来递给我一杯水，然后坐在我身边，看着我的反映，我喝了口水，感觉好多了，但是看到易名坐的离我很近，开始感觉不自在，易名继续看着我说：我觉得阿瑟的那个主意很不错，我们要不要，就是也谈谈恋爱，怎么样？这样也能分分你的心，不要离木羽那个男人太近，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尝试交往，我的签证还有几个月或者半年时间才能下来，我可以接你下班，我们一起吃饭，或者平时陪你做你想做的事情，这些你很久之前就很想做了，是吧，如果还是不行，我们就停

止，好不好。 我象看陌生人一样看着眼前的易名，如果在大学，他这么说，我会毫不犹豫的答应他，但是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不说呢，我已经把有关他的记忆和往事都打包一起留在了上个世纪了，这和木羽无关，这些事情在认识木羽之前我已经做了，我真的希望眼前发生事情是我的错觉，可能是我的表情过于惊愕了，易名摊着双手朝我笑：十八，我知道，我的心智绝对不能和那个迷惑你的男人相比，所以我不能立即就吸引你的注意和心动，你对我还有那种心悸的感觉吗？ 我陌生的看着易名：以后呢？ 易名犹豫的看着我：什么以后？ 我摇头：你说我们交往，那么以后呢？你可以不出国吗？你还要什么回来？ 易名不自然的笑了一下：一定要想这些吗？十八，其实，其实在你的感情中，很多时候你都是在犹豫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感情的事儿，其实跟这些没有什么关心，开心就好了…… 我不自觉的用筷子搅拌着火锅里面的东西，没有说话，易名的脸慢慢靠过来，我紧张的看着他，我听见易名的呼吸，似乎还有心跳，易名轻声问我：接过吻吗。 我开始漠然的摇摇头：没有，我也不想。

第30节?害怕爱情的到来(6)

虽然我们靠的很近，但是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和悸动，以前曾经有过的悸动现在都没有了，我剩余的是怨恨，怨恨当年我们之间的没有缘份和错过，很多东西在没有珍惜之后剩余就是木然和记号，所以当易名慢慢问我要不要试一试的时候我断然拒绝，易名也错愕的看着我，我也很无辜的看着他，我说：不是要不要尝试的问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了那个时候的默契和感觉，不管怎么说我们是错过了，错过的事情就像是夹生饭，怎么回锅都始终有生饭的味道，改不掉的，要是能改掉我们就回去重新来过了，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了，如果能回去，我愿意回到开新闻发布会那天，那天我宁愿自己生病或者出意外，正好不能去参加，这样我就不会有现在的苦恼了，可是能回去吗？ 易名拿双手拢着头发，看着天花板：对不起，十八，真的对不起。 我刚想说什么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我以为是小米，拿起来看都没有看就接听，但是听到的是木羽怒气冲冲的声音：十八，你给我下来，我有事儿问你，我刚才给小米打电话了，她说你在她家，你要是不下来，我就上去了。 我也吓了一跳，愣愣的看着易名，易名问是谁，我说是木羽让我下去，易名说：没事儿，我和你一起下去。 到了公寓楼下，我看见木羽在他的车子周围走来走去，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他看见我下来，立即走过来，很有兴师问罪的架势：你怎么没有去听演唱会？ 我诧异的看着木羽暴怒的样子：我说过就只有一张票，我的朋友不能和我一起去，所以不想去，我把那张票卖了。 木羽啊了一声：你这个可恶的丫头，竟然把我给你的票卖了，我这么多年都不发脾气了，今天实在忍不住了。 我本来今天就很不爽，现在被他抢白了，心理更是窝火，也爆发了：你才是可恶的家伙，你只是说剩余这样一张票，你又没有说一定要我去看，或者指定我去看，票既然给了别人，就不要那么小气，你发什么脾气啊，没劲。 说完我转身就走，上了公寓楼，发现易名没有跟上来，本来想回去叫他上来，但是想到

刚才的尴尬，就自己一个人回去了，看见吧台上有酒，我拿起来就喝，心想一定要喝个痛快，顺便拿起电话打给小米让她马上回来，并且告诉她如果不及时回来会有人被气死的。 我喝得犯迷糊的时候看见小米和易名一起进来了，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人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喝酒是会让人醉的，我看见易名的手里拎着一个大袋子，易名笑着递给我，我打开。看见里面有饮料、吃的零食，还有荧光棒，小米笑到不行，摇着我：十八，人家诚心请你听周华健的演唱会，你却把票卖了，这真是千古笑谈，呵呵。 我哼了一声：要是诚心的话，说出来不就得了，何必拐弯抹角？ 小米强忍住笑：要是和你如实说，你们俩那么犯冲，你会去吗？估计还是会把票卖了，反正结局都一样，木羽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了，哈哈。 我记不住自己后来又喝了多少酒，反正就是想喝醉，想把今天听到的东西统统都忘记，什么都不要记住。

第31节：谁是谁的依靠(1)

（十）谁是谁的依靠 我偷摸卖了木羽那厮给我的演唱会票，听小麦那哥们儿说那晚木羽一直盯着人家看，最后还非要看人家的票，这事儿被阿瑟和小麦传为美谈，时不时的就拿出来笑一笑，没事儿我翻翻眼睛倒是有点儿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把木羽手里的那张票也骗来卖。这事儿被我自己总结为，我一定是在社会的底层穷了太久太久，对于一切和钱有关的东西都无比的着魔，跟左手打电话的时候说起这事儿，左手不以为然的说这样才象我，只要我还能这么无比生机勃勃的折腾着，就说明我的生命力正处在旺盛的成长中，左手说他和小诺夭夭放心这样的我，小诺和夭夭那两个死丫头自从去了遍地是钱的广州之后就不给我打电话了，见利忘义！ 当我记不清到底是第几次公司聚餐的时候，忽然这个聚餐的日子就成为女老总的生日了，于是席间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所有的员工都会过来敬酒，什么万寿无疆，什么青春永驻，一大堆裹满了甜言蜜语的恭贺像是烟花一样在女老总的头上开放着，女老总笑的像个幸福的孩子。女老总的丈夫更是很会配合的那种，开着名车，赶到老婆的寿宴上，亲自拿出一颗有着很大克拉的钻石戒指，充满爱心的把戒指戴到自己妻子的手指上，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相信人世间有着神圣字眼的故事：爱情。我想到电影中的镜头，牧师庄严的宣告：无论富有，无论贫穷，无论疾病，……我也开始想笑，开始遥想以后是不是也会有个真诚的男人无论富有，无论贫穷还是无论疾病都会在我身边陪着，直到我闭上眼睛，想到最后的情节的时候我竟然开始想哭，旁边老么拿着酒杯朝我晃：十八啊，这个镜头是不会在我和你之间出现了，来，哥哥敬你一杯，对不住了。 我也拿着酒杯朝我老么晃，我喜欢人与人之间能够坦坦荡荡的交往，即使因为某些事情没有谈成，也不要像个仇人似的，见面非要眼红，或者啃了对方似的。 聚餐结束后，女老总并没有回家，而是让司机把我和她送回了办公室，办公楼已经没有人了，我们俩像个幽灵似

的，摸索着坐上电梯，向我们所在的办公区域晃荡，我喝得不少，女老总更是站在云端说胡话，连白天和晚上都没有办法分清了，中年妇女应有的端庄，变得一败涂地，我勉强着支撑着把她搀扶近了办公室，让她坐好，然后找杯子给她倒水，我一边倒水一边哑然失笑，没有想到自己喝了那么多酒还能这么清醒的做这么多事情，想来还是没有喝到极限，什么时候有机会还真是要好好喝到极限，看看到极限的时候，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尽管我端着水杯的手已经在打颤了，脚底有点儿底盘不稳的感觉了，呵呵，作神仙，可能就是这样啊。 女老总喝了几口水后开始变得歇斯底里，她拿着桌上的文件夹朝我挥舞，同时喊着：十八，咱们继续喝，我还要喝酒，还要喝…… 然后我看到女老总把那颗星光灿烂的钻戒摘了下来，扔到桌子上，还恨恨的嘟念：说不定给别人的，比这个还大呢？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十八，我告诉你，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真的，有钱没有钱的都不是好东西。 我想起前几天一个很好的朋友，在文章中写道：全世界的男人都在背叛全世界的女人。这话在这会儿听起来像个经典的预言。我只是从公司员工的嘴里听说过女老总和她丈夫之间不咸不淡的事情，好像在外面有女人了，两个人过着貌合神离的日子已经很久了，主要是为了孩子，还有面子，所以大家就糊涂的一起保持着生活的状态，我见过女老总的男人，很文静，没有什么脾气，但看着真是不像在外面胡来的人，这样的事情也很难说，很多在外面胡搞的男人从表面看着都是人模狗样的，看不出什么端倪，也没有人在自己的额头贴着纸条说：我乱搞。 我从来没有问过女老总这个事情的真实度，因为我这个人不三八，别人不说的事情我从来不问。我摸索的在女老总的桌上找到香烟和火机，由于酒精的作用，我的手指还是有点儿僵硬的颤动，我把鞋子脱掉，蜷缩在办公室的沙发里面，颤颤微微的点着香烟，然后一边吸烟，一边听着女老总发泄的胡说，今天是这个女人的生日，她刚才还在别人眼前笑的很灿烂很幸福，她的男人刚刚还笑容满面的给她戴上钻戒，可是这会儿，那个价值不菲的钻戒正寂寞的躺在办公

桌上，闪着夺人的光芒，有好几次我都想把这个戒指拿到眼前好好看看，有人说钻石的坚硬和洁净象征着爱情的韧度和真诚，可是现在这个戒指在，那么这个戒指象征的爱情呢，是不是被杂质覆盖还是污染了。

第32节：谁是谁的依靠(2)

我抽到第四支烟的时候，女老总已经开始断断续续的哭泣了，我听见她说：他们都说看见了，看见别人约他，然后他就去了，还送了礼物，还吃饭，很多人都看见了，都看见了…… 我插话说：见面并不能说明什么的。 女老总接着絮叨：都看见了，真的都看见了，可是我要是化妆修饰自己的时候他又会说我是去勾引谁，我怎么了，我什么也没有怎么啊。 我开始想笑，但是没有笑出声音，现在活着的人都累，大家都像得了强迫症一样质疑着自己的生活，也质疑着别人的生活，到头来到底是谁在强迫谁，都会忘的一干二净，我们生活的空间像个地狱，确切的说应该像个炼狱。 我抽烟的时候想到自己，我是不是应该庆幸，到了这把年纪，还有人喜欢自己，已经不容易了，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作出一个选择或者认命呢，一直以来我一直不愿意随便把自己的感情放在别人身上，一是不舍的，二是没有遇到合适自己的，所以一路蹉跎到二十五六岁，依然单身摇晃着，我始终觉得要是自己真的遇不到合适自己的，我就独善其身好了，免得和自己不对胃口的人即使相处了，最后还是会一拍两散，师姐一直说我：十八，你干什么呢，你已经快步入二八年华了，不是古人的二八，二乘以八等于十六的二八，而是二十八的二八。 想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禁笑笑，烟头燃尽了，我的手指感觉到了灼热，象我的年龄。我不得不承认这里面存在着我自己的问题，尽管我心理健康，但是我有情感洁癖，我不愿意和别的女人碰过的男人交往，别的女人碰过的男人我无法接受，这个观点影响着我的爱情历程，只要是想到喜欢我的男人要是曾经和别的女人接过吻，上过床，有过肌肤之亲，我怎么都无法接受，再看这个男人的时候就像是看二手市场的二手货一样跌了价钱，所以我怎么都不会接受易名的。我曾经暗恋过别人，我所有的情感经历都是暗恋，只有一次表白过，但是对方被我吓跑了，从那以后我也有点儿悒郁症，总感觉爱情这个东东实在无法经得起推敲，所以我很难和别人

试着谈恋爱，我要得是全心全意的付出和珍惜，但是现在好像不流行这个，所以我和我的年龄都变的象快要燃尽的烟头一样灼热。 我一直希望生活简单和透明，没有复杂的公式或者计算方法，我希望我的生活象1＋1＝2那样简单，有时候也奇怪这么多年上学的经历中自己是，怎么熬过来，因为曾经学过很多复杂的公式。从小到大我都不喜欢玩复杂的游戏，我只喜欢玩俄罗斯方块这种游戏，简单利落，尽管这个游戏早就过时了，不仅地球人知道了，就是火星人估计也不玩了，但是我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玩，尽管从来没有人愿意陪我玩这种弱智的游戏。 女老总在桌子上睡着了，我已经抽到烟盒里面没有剩下几颗烟了，这个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我睁开酸涩的眼睛，看了看表，凌晨2点多，这个时候还会有谁给我电话？我沙哑着声音接听了电话：哪位？ 木羽的声音响起来：是我，木羽。 然后我听得见电话那边那个男人呼吸的声音，我相信他肯定也会照样听得见我呼吸的声音，可能我的呼吸更清晰一些，因为我的肺活量不大。我第一次很平静的问他有什么事情，电话那边木羽在笑：十八小姐，那天晚上，你的朋友和我说了一些事情，你想知道吗？ 我保持着平静问是什么事情，木羽停止了笑声，一个字一个字的告诉我：你的朋友说你说，如果能回去，你愿意回到开新闻发布会那天，那天你宁愿自己生病或者出意外，正好不能去参加新闻发布会，这样你就不会有现在的苦恼了，你的朋友说在你看来意外和生病的苦痛都会比遇到我要轻松的多，是吗？ 我无语，我还能说什么呢，事情的事实是这样，如果真的有什么时光穿梭机的话，我第一个回去，我吸了一口气回答：是的。 木羽接着说：最后，你的朋友让我放过你。 我突然有种感动，我的手指开始颤抖，我和易名错过太多，可是即使错过，他也不希望我有过多的伤害，情感的纠结象一张网，缠的网中人没有力气脱身，每次的挣扎都会剧烈的疼，所以才有沉沦这个词语的诞生和延续，我颤着声音问：你会吗？ 木羽的声音像个鬼魅：很可惜，我不会。 下一刻，我绝望的关掉了电话……

第33节：就这样让我难过吗(1)

（十一）就这样让我难过吗 第二天，女老总醒酒之后完全忘记了她曾经颠三倒四说的话，像个正常人一样过着正常的日子，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哭和苦，我们两个在洗手间各自刷着牙洗着脸，彼此看对方象看陌生人，有时候我实在不相信女老总的记性那么差，我曾经一度以为她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态而已。我有一个很差的缺点，就是记忆力太好，所以和别人一样大的脑袋里面会装着很多，自己无法忘掉的事实，在某个熟悉的场景和片刻就会重放，不断的重复放映着，连我都会觉的很逊和没有新意了，就像周星星的大话西游，跑了N多遍，台词儿都能用膝盖记住了，脑细胞还是会，不停的记着和循环，所以我怀疑总有一天，我会被自己累死。 木羽在这天下午的时候不请自到，那个时候我正在整理这个月的会议总结和各个部门的报表，我开始并不知道他来了，女老总让我去她办公室的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才看见的，当时我的嘴也快张成O形了，女老总简单的说了一下，我才知道这个家伙来的目的是为了给几个媒体公司定购新年时候发给员工的礼盒，木羽一本正经的向我伸出手，想以握手表示友好，我当时正好双手拿着一大堆文件资料，就装模作样的欠身表示礼仪了，然后，女老总就让我把木羽让到会议室，然后去销售部让工作人员把所有礼盒样品送过来，让木羽挑选。 我把手里文件放下之后，拿着会议室的钥匙，领着木羽去会议室，路过销售部门口的时候我向里面的秘书说了一下一会儿把礼盒样品送到会议室，木羽不说话的看着我，我也没有和他说话，我拿着钥匙开会议室的门，木羽跟在我后面，开门的时候钥匙好像有点儿问题似的，磨蹭了好一会儿才打开，我回身本来想和木羽打个招呼让他进去，但是我回身的时候才发现木羽的双手伏在会议室门的两边，正好形成一个半圆形，我正好在这个半圆形里面，他的脸距离我很近，我这一转身正好和他的脸贴的很近，我的眼神就这样，在一瞬间就被他的眼神胶住了，眼前这个男人的眼神，像

是会施展魔法一样的深，看不到底，我像个白痴一样不会躲避和保护自己，我甚至都不知道怎样从这种场景中退出，我不得不承认的就是我对这种悸动的暧昧有一种渴望，尤其是木羽带给我的，因为别人不能让我如此慌乱。木羽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他说：十八小姐，这个场景，你会记住多长时间呢，会不会很长，嗯?

第34节：就这样让我难过吗(2)

我像一只尾巴着了火的兔子一样，开始恼羞成怒，退到会议室里面，愤怒的看着木羽，我还没有发火，销售部的人员和女老总已经进来了，我转身去倒咖啡，我强忍住自己的怒气，我觉得我要快被气疯了，我不知道木羽这个男人到底要做什么，他在挑逗起我的感觉之后又这么戏弄我，我是什么啊。我努力让自己镇定，把咖啡给大家放好，然后坐的远远的，低头不说话，可是刚才那个镜头不断的在我的脑袋里面重复着，我强迫自己把心静下来，销售部的工作人员努力介绍着各种礼盒，女老总是不是的也会插上几句话，我低头喝着咖啡，我相信我的表情已经被木羽全看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看见他把一张纸条推倒我面前，我想要么是道歉的话语，要么是问询产品意见的，于是我低着头打开，上面写着：十八小姐，你猜我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把你搞到手？ 我猛地抬头看着对面这个男人，我有一种想杀人的冲动，那一刻我的眼神肯定表露无疑了，木羽也是傲慢的看着我，我们的目光僵持了几秒钟之后，我愤怒的站起身，把自己眼前的咖啡泼到了木羽身上，女老总也惊讶的站起来，似乎吓了一跳：十八，你干什么啊？你疯了吗？ 我回身把纸条扔到女老总面前：我没有疯，是他疯了！ 说完我转身就走，我想大不了我不干了，我再也不想见到眼前这个男人，我直接坐车跑到学校找小米，因为这天不是周末，小米在学校上课，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的学校，见到小米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扑上去，抱着小米大哭，小米一边安慰我一边提醒我：十八，你别哭了，周围人看着呢，我现在没有课了，我们这就回公寓。 我不知道小米是怎么把我拖回公寓的，反正我就是觉得委屈，进了房间我就去找酒，把吧台上面的一瓶红酒拿了出来，然后打开瓶子，小米换完衣服一看，有点儿手足无措：十八，那个是我老爹珍藏了20多年的红酒啊，我还没有出世这瓶酒就在了，，没事儿没事儿，你喝吧，反正他们也不回来，我放假也是去他们那儿。 我一边喝

一边哭，小米在旁边给我递面巾纸，我说：我十八长这么大，没有做过亏心事，向来是与人为善，与人行方便，自己也是行为检点，从不放浪形骸，对于世间事情的是非曲直向来是站在正义一边，可是我为什么要在感情上遭受这么大的折磨啊，我到底是对不起谁了？ 我正说着的时候易名从他的房间里面出来，一边过来一边接着说：是呀，为什么偏偏遇上个浪子，真是遇人不淑。 我感觉自己火大了：什么浪子，浪子至少有情有义，明明就是遇到了一个流氓，一个无耻的流氓！ 我越是喝酒就越是委屈，我把头靠在小米身上嘟念着：上一刻我还确定自己是为他心动的，我真的觉得自己喜欢他了，可是这一刻我恨死他了，我想杀了他，其实只要他不出现，只要他不来惹我，我真的可以慢慢忘记他，可是每次他都不让我得逞，每次都会在我不再去想他的时候偏偏闯入我的脑袋，小米，有人说脑袋受到重物撞击的时候会失去记忆，你们拿重物打我吧，酒瓶子或者什么，你们打我吧，或许我会失去记忆的，我不想这么痛苦。 说到最后我又开始哭了，这么多年不管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都没有哭过，可是这个时候我哭的像个白痴。易名默默的看着我，眼睛充满了怜悯，小米搂着我，不停的安慰我：十八，不要这样，你会闯过去的，会的，以前不也是有过这样的事情吗，你不也是努力过关了吗？ 我稍微清醒些时候，我想我把咖啡泼到木羽身上了，木羽可能会不要礼盒了，那样女老总肯定会很想灭了我，因为我，她蒙受了损失，所以我还是先入为主，明天去公司主动辞职好了，不在公司干了，这样以后木羽也不会跑来折腾我了，工作丢了可以再找，但是自己要是丢了，怎么都没有办法找回了。

第35节：摊牌(1)

（十二）摊牌 第二天，我还是早早就来到了公司，女老总到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酝酿如何开口了，女老总推开我的办公室门让我去她的办公室，我想，关键的时候到了，即使是就义也要摆个样子，失业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又不是没有失过，我提醒自己事情到了这个份上，绝对不能失了自己的人格。 进到女老总的办公室，我还没有开口，女老总就提前说话了：十八，昨天的事情，我能理解你，木记者说昨天的事情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他不会不要货的，礼盒照收，不过你昨天反映也是太大了吧。 瞧瞧，到底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敢情不是调戏她，所以她能这么轻描淡写的，看来事情如果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不管别人怎么表达理解之意，都他妈的扯淡，我恨恨的想。女老总接着说：今天下午你去他们公司把支票取回来吧，木记者还说想和你把事情解释清楚，免得大家有误会，以后不好相处。 又是我去，财务部的人是不是都死光光了？我在心理郁闷的要死，我怎么老是要重复被人耍的游戏？不过要把事情说清楚是吗，好，那就说清楚，我准备借此机会和木羽正面一次。 下午，我气乎乎的来到木羽的报社，前台小姐看见我来了，好心的冲我点头，我理都没有理睬，所谓爱屋及乌，那么恨屋也是及乌了，我敲门的程序都省了，直接推门进入，一进门就闻到酒味，我看见木羽懒散的坐在办公椅子上，舒服的喝着红酒，见我进来绅士的拿着酒杯朝我晃了一下，然后告诉前台小姐给我倒杯水就行了，我说我想喝咖啡，木羽摇摇头：不行，十八小姐，我有三件衣服已经洗不出来了，不是咖啡就是红酒，所以还是给你倒水比较安全，即使拿水泼我，衣服也是能洗出来的，你随便看看我房间里面的东西吧，要是有中意的就拿回去卖好了，反正你很喜欢卖别人给的东西。 前台小姐把水送给我，过了一会儿财务人员把支票给我，我把支票放进支票夹，把带来的发票给了财务人员，然后财务人员也带门出去了，木羽慢腾腾的从椅子上起来，冲我一笑：十八

小姐，我喝酒只是为了想让自己说真话而已，我也不想和你捉迷藏了，其实就是一句话，我对你很有兴趣，我相信你对我也有兴趣对吧，不然也不会反映那么大了。 我茫然的看着看着木羽，反问道：你所指的兴趣是什么，我不明白。 木羽慢慢坐回椅子，拿手指弹着酒杯：我看我还是坐在椅子上比较安全，到了我这个年龄，爱情不是神话，而是笑话，我对女人的感觉只有两种，一种是有兴趣，一种是没有兴趣，也可以说一种是想要这个女人的兴趣，一种是不想要这个女人的兴趣，仅此而已，不会再有第三种感觉。 我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个男人话语里面的意思，可是对我而言，爱情不是笑话，而是神话，是神圣的神话，容不得别人这么亵渎，于是我开始冷笑，木羽无所谓的看着我：我知道你有情感洁癖，从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以前也遇到有情感洁癖的女人，可是到最后，我都成了他们唯一的洁癖，我不否认我一直在勾引你，我更知道，你抗拒的很辛苦，因为你敏感，所以我让你猜，征服你我要用多长时间?

第36节：摊牌(2)

我突然就很想笑，很想放声大笑的那种，我嘲笑的看着木羽：是啊，我都忘了，你已经是中年男人了，这个年龄好像很抢手对吧，可惜我对你没有兴趣。 木羽的眼睛弥散着狡黠：十八小姐连撒谎都这么理直气壮，真是有气节。 其实我想说的话是：我对你没有兴趣，因为我有点儿喜欢你，喜欢和兴趣不是一个等级的东西，我不想亵渎了自己的感受。但是后面这些话语我知道自己永远都没有机会说出口了，所以我只是说了前半段而已，我经过太多的错过，所以现在连潜台词儿都能准确的掐断，不会多浪费一点儿自己的心情，这个时候我想起一个很不错的朋友曾经和我开玩笑，他说我是不是真的前辈子伤过很多人的心，所以这辈子注定要被很多人伤自己的心，我哪知道自己的前生干过什么啊，即使是做孽也总的有个源头才是。 木羽打断我的思绪：十八小姐，我和你要怎么办才好，我不想这么放手，现在我对你还是有很大的兴趣的，你年纪不小，赚得不多，可是胆子很大，敢拿酒和咖啡泼我，还敢卖掉我给你的演唱会门票，就这些就够让我感兴趣了，我可能会继续勾引你，直到没有了兴趣为止，你呢？ 我尽量保持自己的风度：死磕呗，你不放手，我不想被干扰，看谁最后能达到目的了，赢了不要高兴，输了可以耍赖。 木羽递给我一杯酒：十八小姐，有志气，我房间里面有没有相中的东西，可以拿去卖的？ 我继续喝白开水：只有一样东西可卖。 木羽醉熏熏的看着我：什么东西，你拿去卖吧。 我收拾好东西，做好可以逃跑的准备，感觉万无一失了，然后狠毒的告诉木羽：如果可能，我想把你变成女人，卖到一千年以前的妓院，让老鸨天天逼着你去接客…… 说完我就跑出去，一边跑一边笑，笑到腿发软，笑到快要流出眼泪了。 在我自己身上的火还没有扑灭的时候，和我一起住的两个女生吵着闹着的说房东的房租太贵了，我倒是能负担的起，但是小荣和秦梅就是说不行，我也能理解她们，一个失业了，一个老是没有业绩，只能拿保底儿工资，所以我也

同意了找更便宜的房子，秦梅因为失业在家，所以有时间找房子，我和小荣天天上班，所以只能等秦梅找好之后，搬家而已。秦梅还挺能干的，不到一个星期，果然找到了更便宜的房子，但是楼层在六楼，上下楼要累一些，但是房租能省下不少，小米埋怨我这个人做事儿太偏执，她想让我搬到她哪儿，因为她即使出国也是两年后的事情，我干吗非要和几个不是很熟的人一起住啊？我也是没有办法，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一起住了，毕竟有过一起凑合的经历，我总不能说撤走就撤走吧，现在小荣和秦梅的收入都不固定，我要是一走，她们还能交的起房租吗，我这样做就太不地道了，简直就是釜底抽薪，所以我只能和她们一起住。 搬家那天，阿瑟和小麦、易名都过来帮忙了，我们居住的单元每层都是两户人家，北京的人就是有有房子的优势，六层楼的两套房子都是房东太太的，我搬去的那天，对面房间已经租给了一个交小卜的男孩子，长得眉清目秀，象韩国演员安在旭似的，很好看，房东太太把小卜和我们叫到一起，说是以后大家做邻居了可以互相照顾，小卜给我的印象很腼腆，话很少。 可是搬去没有多久，小荣就去了外地的分公司，说是要在石家庄干半年以上，秦梅也是觉得自己应该上个什么学校，所以就回中关村的家附近，学习什么自考了，说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所以整个房子等于我一个人住，我有时候也会去小米哪儿，这个房子还真是没有什么居住的价值了，倒是对面房间的小卜，每天像个居家男人一样：上班－回家，回家－上班。没事儿的时候小卜会做很多菜，经常分给我一些，这太让我兴奋了，我是一个最多就能把鸡蛋煮熟的主儿，那还敢奢望吃上什么菜啊？

第37节：旧情在圣诞节失落(1)

（十三）旧情在圣诞节失落 小米说我住的房间很单调，单调的似乎只有一个叫我的主人而已，木羽不知道听谁说的我搬家了，他竟然买了一盆吊花送给我，并把吊花吊在我喜欢的阳台上，吊花的叶子绿绿的，有点儿生机，让房间有了一丝绿意和生气。 圣诞节快来的时候，从公司到个人都是忙得一塌胡涂，在我看来，我们中国人还真是不需要为这样的节日忙活，可是中国人比较愿意兼容并包，所以愿意替外国人过节，小米也没有闲着，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曾经给别人写过论文，所以很多人都愿意让我写，我也乐得接受，按照要求的标准不同收取不同的价码，小米按照大家要求的分数用标签帮我标注好，把每个人的费用也算好，我根据要写的东西让小米去学校图书馆借资料，然后就发挥我超常的文字水平帮着别人完成大学要求的论文，小米给我打下手，我一直觉得有这样的朋友，一生都幸福。 阿瑟郑重的告诉我，圣诞节小淫要来北京，小淫也是我们的兄弟，但是我和他之间有过太多的过节，小淫大学毕业那年我们彻底闹僵之后，他去了深圳，在毕业后的两三年中我从来没有和他联系过，只是偶尔会在阿瑟和小麦的口中知道他的情况，据说他混的不错，阿瑟拍着我的肩膀说：十八，你们和好吧，很多年的朋友不能僵死在某个矛盾上，古人不是常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吗？ 我何尝不想，大家兄弟一场，所有的情意都给了朋友这个词儿，不管什么样的过节，走到最后都给朋友和兄弟这个词语组合让了路，我早就让路了，可是小淫让路了吗？ 我和小淫的过节，也是因为栽在情上，不知道当时是因为什么，反正我们经常在一起，好像是因为我当时暗恋上一个男生，但是那个男生已经心有所属了，后来我就伤心，小淫一直陪着我，陪着我打牌，逛书市，还有在夜晚看雪，还帮我找家教的工作，小淫也是一般家庭出来的孩子，但是他会把赚钱的机会让给我，他总会找到谋生的机会，他总会轻易的就能养活他自己，他很聪明，他从来都是光明磊落的做事，他

生活的很开心，他有很多女友，他说他喜欢女人，后来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个流氓，再后来从阿瑟那里知道小淫也很喜欢我，再后来就是我有情感洁癖，我实在无法忍受小淫曾经碰过那么多的女人，或者说无法忍受曾经有那么多的女人碰过小淫，然后我们僵持着，彼此都在痛苦中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对方，最后在毕业前的一次聚会上，小淫站起来举着酒杯说要和大家打个赌，于是一帮人起哄，然后小淫说：我赌十八还是个处女。 小淫的话语一出口，在座的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没有一个人笑，我走到小淫面前，使出很大的力气打了他一个耳光，然后我告诉小淫：我们之间早就完了，连兄弟也不是了。

第38节：旧情在圣诞节失落(2)

那次聚会之后，小淫毕业后去了深圳，一年以后我过生日的时候，小麦喝醉酒说：十八，其实你不知道，小淫当时是故意的，他想让你恨他，他说这样做总比让你记着他要来的容易。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大家都给朋友这个词儿让了路。 木羽的电话在平安夜前夕打过来，他不着调的声音充满了诱惑，木羽说：十八小姐，圣诞节我们一起过吧，我是单身，你也是单身，我们一起去一个单身派对吧，保证你快乐无比。 我故意说：木大记者，为什么不去找你别的女人呢，她们会给你更多的，而我只想把你卖了，而且还是把你做完变性手术以后再卖到一千年以前，你还敢邀请我？ 木羽嘿嘿笑着：我只想和你过这个节日，真的，这个节日我只想要你一个女人就够了，不愿意和我共度吗？ 我强迫自己保持平静：想感动我，是吗，可惜，我是重友轻色，我要和我的兄弟们一起过。 说完我挂掉了电话，我怕继续说下去我会答应了。 女老总破天荒的告诉我她圣诞节要陪她的孩子一起过，要去游乐场和滑雪场，我没有问她的丈夫是不是也一起去，但是总的来说，开心是最重要的，平安夜晚上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去小米公寓，出门的时候，对面房间的小卜看见我要出去，客气的说圣诞节快乐，还顺手给了我一个圣诞老人的小玩具，说是超市里面赠送的小东西，我接过来，礼貌的谢谢他，也祝贺他快乐，并告诉我要在圣诞节以后才回来。 到了小米的公寓，还没有推开门，就听到里面热闹的吵闹声，小麦的声音最大，好像挨揍了一样，我开始敲门，开门的正好是小麦，小麦看见我进来后，立即跑到我的身后，喊着：十八，快救命，小淫非要给我做人工呼吸，我可不干，要是小米的话我就干。 我抬头，正好看见小淫过来，小淫成熟多了，只不过两三年，可是变得更有男人的味道了，很帅，脱离了当年的流气，笑得时候，嘴边的酒窝若隐若现，小麦从我身后跑掉，剩下我，和小淫，面对面，我也笑，朝小淫伸出手：好久不见。 小淫没有伸出手，只是笑，露出整齐洁白

的牙齿，他向我张开双臂：是兄弟的话，拥抱一下。 我迟疑，小淫上前一步，抱住我，在我的耳边，轻声说：真的好久不见了，十八。 我的下巴依偎在小淫的肩膀，我也低声说是啊好久不见了，但是我的双手始终没有张开，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还有激动。小淫抱着我足有一分钟，直到阿瑟过来，阿瑟拿手指弹小淫的脑袋：你这个家伙，和我都不拥抱，难道我们不是兄弟吗？ 易名帮我把背包拿下去，小淫转身给了阿瑟一拳：拥抱十八可以占便宜，抱你像是抱着排骨，有什么好处？ 大家围着吧台坐下，阿瑟好像是故意的，让小淫坐在我的身边，小米和师姐、小麦、易名一边喝酒一边打牌，我和阿瑟、小淫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我问小淫：来北京还有什么事情吗？ 小淫只是笑，阿瑟自作聪明的说：小淫是为了见一个女网友，他们相处一年半了，想要见见面，所以小淫就来了。 小淫打断阿瑟的话，转向我：十八，听说你的初恋还是没有献出去是吗，怎么，准备把初恋和黄昏恋放在一起来吗？ 我尴尬的笑笑：没有遇到合适自己的，我喜欢的男人都不喜欢我。

第39节：旧情在圣诞节失落(3)

阿瑟拿酒瓶给我倒酒，暧昧的揶揄我：十八，其实小淫一直都很喜欢…… 小淫把酒往阿瑟的嘴里倒，笑着说：看看，看看，喝酒还堵不住嘴是吗？ 我也笑，看着小淫的酒窝，忽然就觉得很温馨，我刚想说什么的时候，小淫的手机响了，小淫起身到别处接电话了，过了一会儿小淫开始穿衣服，向阿瑟说出去一下，小麦和易名挥了挥手表示知道了，我和阿瑟送小淫到门口，我问小淫：晚上还回来吗？ 阿瑟打断我：十八，小淫什么时候去女人哪儿还会回来？至少也是过夜之后才回来，呵呵。 小淫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开门走了，我觉得自己的心理有一种失落在流淌。 送走小淫之后，我一个人感觉百无聊赖的，阿瑟凑过去打牌，我一个人在吧台边上喝酒，看见小淫留下来的香烟，我顺手拿起来，还是当年的牌子，那个时候我和小淫经常一起厮混，喝酒或者在晚上的时候一起偷着出去抽烟，这个牌子的香烟还是当时我喜欢的牌子，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小淫还是抽着这个牌子的烟，我从里面拿出一支烟，还没有点，师姐鬼鬼祟祟的凑过来，把烟从我嘴边取下来，师姐从来不抽烟，她怕衰老，我抽不抽烟都一样老，所以我无所谓，我把烟拿过来，点上，师姐看着我，问：十八，你是不是对小淫还有感觉，是不是啊。 我想否认，但是我说不出否认的词语，我沉默，过去这么多年了，可能很多东西还是原地不动，我当年打了小淫一个耳光，小淫疼，其实那个时候我也疼，我们之间的障碍能跨过去吗？比如现在，我还是会想，小淫在和别的女人在作什么，他会不会回来，会不会在乎我的感受呢？要是我们在一起的话，我会不会陷入这样的圈子呢，每天不断这样的想着，重复着，那样我会发疯的，我没有那么清高，可以对自己喜欢人的生活不问不闻，我希望两个人之间有着坦诚，可是这在我和小淫之间好像很难做到，我会不断的想着小淫曾经在谁的怀里流连过，或者什么样的女人会在小淫的怀里撒娇。

第40节：苏醒的旧伤口(1)

（十四）苏醒的旧伤口 师姐拿着酒杯和我碰杯，然后告诉我她不久之后就会结婚了，我心不在焉的吹一口气，烟头的火花在瞬间明暗交替着，像个鬼魅，我拿着酒杯去碰师姐的酒杯：祝贺你，终于修成正果，以后人间的狐狸都会以你为榜样的，呵呵。 师姐撞了我一下：死丫头，不会说点儿好听的？唉，其实有时候，婚姻和感情一样脆弱，感情的脆弱象是蜘蛛网，风雨来临的时候就会破败不堪；婚姻脆弱就像是一张纸，轻轻一捅，也会破的不成样子。 我头一次听师姐说这么哲理的话语，可能生活才是更好的经历，不管谁经历生活，或者被生活经历过，都会获得些许的成熟或者经验吧，想到这儿，我变得冲动，我拿起整个酒瓶子就往嘴里灌着酒，师姐把我的酒瓶子夺下来：十八，你是不是疯了，你这样会喝醉的，真拿你没有办法，别喝了。 我何尝不想，从此以后醉了就什么事情不用想了，不用每天忙着赚钱，不用想着自己明天还要不要活，不用想着将来还要嫁人，不用想我曾经对谁用过情，或者有没有人曾经对我用过真情。 晚上十点以后，阿瑟提议要去跳舞，我看见小麦和易名都举双手赞成，我发现我已经喝得很多了，看见他们的时候只是能确定有几个影子在眼前晃动，我摇着头说：不行了，我不去了，我的神志不清了。 易名把他的烟和公寓钥匙扔给我：十八，你去也没有什么劲，你从来不跳舞，也不会跳舞，人家别人的腰身柔若无骨，你的腰就跟练了跆拳道似的，真是怀疑你是不是和某个拳王有直接血统，你会跳舞才叫怪。 然后我听到大家都在笑，我也跟着笑，然后我看着他们一个个穿着衣服出去了，然后整个一个公寓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了，然后我开始想到他们会在某个热闹纷繁的舞厅快乐的狂欢，最后我想到小淫和某个女子在平安夜快乐的亲密，再最后，我感到了自己的寂寞，象酒瓶里面的酒一样没有形状。 我拿着没有喝完酒的瓶子，穿着自己的大衣，晃着就出了小米的公寓，我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去什么地方，我只是不想在房间

里面呆着，我觉得空旷的地方让人感觉窒息和恐慌，出了公寓楼门口的时候，旁边是一个休息亭子，我又晃晃的朝那个亭子走去，坐在冰凉的石凳子上，在这个荒诞的平安夜，我一个人过着叫做寂寞的感觉，我感觉灌进去的酒也是如此的冰凉，不知道是因为寒冷还是因为我身体里面的酒精太多了，我点烟的手指总是发抖，我很是怀疑自己是不是提前接近老龄化了，终于在努力了好几次之后我把烟点着了，突然之间我觉得这个世界太让人模糊了，看不清，有时候很多努力在砸出去之后变得很虚无和笑话，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活着，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木羽评价我的话：年纪不小，赚得不多，长得不好。是啊，可是我自己在折腾什么呢，还能折腾出什么呢，喝光了瓶子里面的酒之后，我开始感觉自己有冻僵的感觉，我还是在颤抖着手指头吸着烟，冰凉的空气这个时候变得那么肆虐，我感觉出自己的泪水挂在眼角，这么多年，还是习惯在没有人的时候，落泪，即使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赖帐，有时候还会自言自语的看着天，说：咦，是下雨了吗？然后抬着头看天，其实是想把眼泪关在眼睛里面，仰着头看天的时候泪水比较不容易落下。 在琢磨自己落泪的原因的时候，我开始自我解嘲，最后我想到了小淫这个名字，可是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的眼泪再也关不住了，即使我仰着头看天，也还是，关不住，我开始感觉出自己身体在抖动，我拿手捂住自己的嘴，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声音，可是眼泪还是顺着我的眼角象下雨一样的流淌，到底是，我们之间，谁欠了谁的？谁欠谁的更多些呢？ 我迷迷瞪瞪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头看，是小淫，这一次，我的眼泪更是无法止住了，小淫朝我跑过来，把他的围巾给我围上：你这个傻瓜，会冻生病的。 我推着小淫，一边哭一边嚷：你终于想回来了？你这个坏蛋！你不是走的挺彻底吗？你还回来干什么？你就在你的深圳待着啊？你不是说这次让我去求着你吗？你走啊你？ 小淫被我推的一晃一晃的，开始用手抹着我脸颊上的眼泪，低声说：傻瓜，我本来就不想离开的，我能不回来吗？我心里难受啊，不回来不行的，别气

了，恩？ 我感觉这些年所有的委屈都一股脑的涌现出来，小淫走的那么决绝，是他把事情做的走投无路了，走得也那么决绝，剩下我一个人在这个孤单的城市里面寂寞的漂着，却谁也爱不上，隐藏在我心底的那些恨这会儿全都变成了眼泪，小淫握着我的手叹气：十八，当初是我不对，可是这些年，我一天也没好过，所以这次不管我回来的结果是什么，我都不想再犹豫了，好不好？就算你还是恨我，你将就一些，我在你身边让你恨，好不好？十八，你手怎么这么凉啊？

第41节：苏醒的旧伤口(2)

我哽咽着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看着他为我紧张和着忙，他的手好暖和，小淫把他外面的大衣扣子解开，迟疑的看了我一下，最后，还是把我拖进他的大衣里面，我哽咽着声音说：我现在才知道，大学时候学的微积分原来是那么有用，比如说定义区间吧，有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还有开区间和闭区间，还有半开半闭区间，我一直希望自己活得象闭区间一样简单，闭区间里面最好都是整数，或者很简单的数字，最好就是从0到3的闭区间，只有三四个数，怎么都能算清楚，我不喜欢开区间，不喜欢小数，还有，不喜欢无理数，更不喜欢无穷大，你说，要是想念一个人，从0到正无穷大，到底是多少呢，0到1也是，0到10也是，0到10000也是，小淫你说，正无穷大到底要用多少个0才能表示明白？ 小淫在我的耳边笑着说：十八，你微积分学的还算不错，还能记住这么多东西，正无穷大就是正无穷大，可能后面有无数个0，无数个1，无数个2，一直到无数个9，可能根本就不能用数字表示出来，想念一个人，就像从我们的位置一直到宇宙里面最远的星球那样遥远，这个距离没有人能算出来，很遥远很遥远…… 我在小淫的怀里靠着，像是睡觉一样的安静，我把下巴靠在小淫的肩膀，低声的问他：在大学的时候你干吗对我那么好，我记得你自己要找工作，也需要那个家教，为什么让给我，为什么要陪着我疯，要是你不那样对我好，我们就不会…… 我开始说不下去了，小淫接着问我：不会什么，嗯？不会有后来的难过是吗？阿瑟对你也很好，还有小麦和大雄，他们对你都很好，不会比我差多少，你会，爱上他们吗？ 我象梦游一样的说：不会。 小淫的声音继续在我的耳边响着：就是说吗？感情这个东西，该发生早晚会发生，和对一个人有多好没有太多关系，当然了，要是喜欢对方，对对方好是当然的。 我们就这样在冬天的空旷里面站了好久，最后小淫说：十八，要是我们这样站下去，会冻僵的，回公寓吧，来，我背你。 小淫与其说是背我不如说是扛着我，小

淫扛着我绕过休息亭，旁边的一辆车突然发动，车灯刺得我眼睛极其难受，我刚想骂一句，那辆车转弯开走了，说实话，要不是小淫扛着我上楼，我都已经没有力气了。 回到房间，我才有了一丝温暖，小淫看着空空的房间才知道阿瑟他们去跳舞了，他笑着骂他们没有义气，丢下我一个人，我解释说自己不会跳舞，去了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和小淫靠着吧台，小淫看着我：十八，是不是很想知道我和谁约会了？ 我装作无所谓的喝着酒：我才不关心呢。 小淫开始笑：是一个女孩子，认识很长时间了，本来她希望我能和她一起过圣诞节，我说不行，家里还有N多个兄弟在等着我回去，尽管她很失望，但是我更害怕，你失望。 我刚想反驳说我有什么可失望的，门被打开了，阿瑟他们一个个回来了，看见我和小淫坐在吧台旁边，他们一个个的惊讶的看着我们，阿瑟打着手势：好啊，小淫，你竟然舍得红粉佳人回来了，我就是说你还是不忘当年吗，快把那个女孩儿的电话给我，我替你去安慰她，快点儿。 师姐狐媚着眼睛拍着小米说：小米还说，把十八一个人扔在家里很是不好意思，看看，看看，要知道是这样，我们就不回来了，那么接下来的戏份绝对是孤男寡女，然后就是木已成舟了，是不是？

第42节：苏醒的旧伤口(3)

我的脸开始不争气的红了起来，小米诡异的看着我：师姐没有说错，看看，十八的脸开始红了，十八从来不会撒谎，快说，你们趁我们不在的时候究竟干了什么事情，如不如实招来，小麦，我们准备逼供。 小淫看了我一眼，也不说话，只是笑着应付阿瑟伸过来的拳头。 忘记了当时，是谁提议说大家唱歌吧，于是一帮人又开始忙活穿衣服，然后一帮人热热闹闹的出了门，因为是圣诞节，好多歌房都没有了位置，最后好容易才在朝阳门的麦乐迪找到了一个不大的房间，易名和阿瑟一个劲儿的让小淫先唱，小淫在大学的时候就很会唱歌，他声线好，很多女生都喜欢听他唱歌，小淫只是笑，最后被逼着去选歌，是黄品源的那首：海浪。 我和师姐坐在一起，师姐不断看着我的反映，看得我的心里都发毛了，小淫唱歌的时候，我看着他唱，虽然房间里面光线黯淡，但是我还是看着他，听着他的声音。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听，当年是，现在也是： 锁了门 关了窗 熄了灯 闭了眼 什么正走掉 看不见 听不着 想不成 梦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 一只狗 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变老 爱怎么能消失掉 床底下 书桌上 抽屉里 记忆底 拼了命的找 一点点 一小时 一公里 一世人 相爱过的一秒 公路上 城市中 人行道 向前 不停的奔跑 痛追来了 甩不掉 我听见 海浪的声音 站在城市的最中央 我想起 眼泪的决心 你说愿意的那天起 后来怎么消失去 再也没有任何音讯 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 …… 卷起海浪的生命 刺穿我发烫的身体 象一个刺青 永远抹不掉 阿瑟和小麦开始还不停的鼓掌叫好，可是唱到最后，小淫的声音变得呜咽，他试了几次，但是再也无法唱出声音，师姐招呼大家出去买东西吃，房间里面只有我和小淫两个，还有黄品源的海浪这首歌的音乐声音，我慢慢走近小淫，他拿手抹了一下脸，回头看我：嗓子这几天不好，看样子是感冒了。 我们这样对视着，终于小淫还是张开双臂抱住我，我感觉到他的身体在颤抖，我听到他呜咽的声音：十八，这几年，我都是这样过的，很辛

苦，我曾经想，当年你的那一个耳光为什么不能再狠一些，狠到让我忘记你，让我永远不再想起你，或者狠到让我恨你，可是我还是无法忘记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那些快乐就像是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你说你不喜欢微积分的无穷极限，我也不喜欢，因为我不知道会在哪个极限的数字里面找到你，也或者一辈子都找不到…… 我的眼泪也是不自觉的流下，淌在小淫的外衣上，我何尝不是一样的难过，毕业以后的两三年我从来不去问小淫的消息，我以为自己忘记了，在这一刻，我好希望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一动也不动，直到永远……

第43节：晚来的快乐(1)

（十五）晚来的快乐 师姐和小米在房间外面敲门的声音传来的时候，小淫还没有放开我，我低声说阿瑟他们回来了，小淫说回来就回来为什么要怕他们，然后小米和小麦就推门进来了，小淫这才转过身，阿瑟起哄的抱住小淫乱打一通，易名笑着扔给我一听啤酒，师姐拿着手绢擦着眼睛，看着我说：十八，你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总算把一些事情看开了，真是的，好事儿多磨啊。 师姐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了认识小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没有成熟，还有发现自己喜欢上他的时候，还有发现他也喜欢上自己的时候，还有双方都想尝试让对方面对自己或者让自己面对对方的时候，这其中有了很多的伤害和被伤害，我打开啤酒，喝了一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受到伤害或者去伤害别人，但是越是小心翼翼往往伤害更大，因为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伤害上面而忽略了爱的存在。 小淫看我在旁边沉默，凑过来问我想什么，我笑，问他：有人说我是，年纪不小，赚得不多，长得不好，脾气很差，是吗？ 小淫扭头看我：谁这么说？ 我接着喝了一口酒，看着小淫：是一个中年男人，他说爱情对他来说是笑话，他对女人只有两种感觉，一种是想要的感觉，一种是不想要的感觉，而我正好是他想要的那个阶段。 小淫拿手指头习惯性的点着他的鼻子：是吗？不过他说的年纪不小，脾气很差，这个倒是事实。 小淫转身看着我：十八，你的脾气比以前还是，变化很大，以前很冷酷，现在多少有些温柔了，这个变化有点儿出乎意料了。 小淫的手在我面前举起来，我诧异的看着他，他迟疑的，把手指靠近我的脸，然后把我鬓角垂下的头发拢到我的耳朵后面，这个动作三年前他也想做，当时我恨恨的看着他，说：不要碰我。现在真的可以不介意了吗？我抬头看小淫，他也在看着我，眼神有着很多我没有见过的成分，我们毕竟也接近三年没有见过了，很多东西是不是改变，是不是还是能接受，或许还是个谜底，不过他眼神中的磊落和坦荡还是一点

儿也没有改变，可能我的眼神中也许也还有着自己可能都不知道的东西吧。 原来时间可以过的那么快，当大家回到公寓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圣诞节这天不是星期天，所以师姐和我要上班，阿瑟和小麦美其名曰说要过节，所以会跟公司请假，不过上班对他们来说也是混日子，多一天不多，少一天也不会少，小米也要到学校，还有上午的三堂课，公寓里就剩下了四个男人，阿瑟，小淫，小麦和易名，他们一起说要为我们三个女士准备好圣诞夜晚上的美丽晚餐。我和小米。师姐一起出了公寓，小淫在后面喊我的名字，师姐拖着小米先走，还回头冲我不怀好意的笑着，我等到小淫来到身边，问他什么事情，他竟然开始变得腼腆，摸着头支吾了一会儿，然后顺手给我几块巧克力，让我上班的时候吃，因为我昨天喝酒喝太多了，免得胃口不好，我说谢谢，小淫笑着说这次他会在北京呆半个月，因为他想把年假一起休了，我看着巧克力发呆，好像又回到大学的时候，小淫有时候会在早晨跑到我们班级，拿些糖果和巧克力还有奶糖牛奶什么的，塞给睡眼惺松的我，我在早晨没有吃早餐的习惯，这些事情从我们闹僵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做过，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全校组织献血，后来这个傻瓜竟然把发给他的几块巧克力在第二天给我当了零食，我知道之后找到他问他是不是疯了，献血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补充能量所需，为什么要把巧克力给我，我还记得小淫当时说看我吃巧克力的样子像个好几天没有吃饭的小猫，后来我买了一盒巧克力给他，然后看着他一块一块的吃完，才放心走掉，想到这儿我的眼睛开始变得酸涩，我呆呆的看着小淫，小淫拿起我的手看了看说：十八，你要是不想上班的话，我们去玩吧。

第44节：晚来的快乐(2)

我说不行的要吃饭的，然后转身向外走，顺便打开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回头叫住小淫，扔给他一块，小淫拿着巧克力朝我摆摆手，跑回去了。 去到公司，其实圣诞节还真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请客户吃饭的吃饭，准备和朋友过的也是不停的看着钟表，恨不得立即把时间拨到下班的位置，女老总订了星级酒店的圣诞餐，上班以后就让我把售后服务卡寄去，我看上面的价格真是吓人啊，每个人要998元，他们全家四个人就接近四千元钱，真是有钱人腰粗，过个节就要体现面子工程，一家人貌合神离的在一起吃顿饭就能说明家庭和睦吗？还不如去动物园看狮子了，我才不会花这样的钱去吃一顿饭，不过看女老总的神情还算开心，看样子还去做了个头发，衣服也穿的很顺眼，就是妆画的太浓了，不过这是个人爱好，免不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木羽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东西给女老总，算是节日礼物吧，让我去拿，他在我们公司楼下的咖啡厅。我也奇怪，按理说我们应该给他礼物才对，正好我还没有吃中午饭，就决定顺便吃饭，来到楼下的时候，木羽已经在他的车边等我了，看见我过来就指指旁边的咖啡屋，我们先后进去，找了个靠窗户的地方坐下，木羽把两盒东西递给我，说是报社外赠的礼品，一份给我，一份给女老总，我要了咖啡和一份三明治，木羽只是要了咖啡，我打开盒子看，是带镭射的贵宾笔，我一下子就想到把这支镭射笔送给小淫，木羽不屑的看着我的表情：十八小姐，你是不是又打算把这个卖掉啊。 我摇摇头：这回不卖了，准备送人。 木羽一下把我手中的笔抢过去：送人？你又打算把我给你的东西送人？那算了，我不给你了。 我奇怪的看着他：不会吧，你不是说是报社外赠的礼品吗，怎么能说不给就不给了呢？ 木羽诡异的看着我：十八小姐，你是不是打算把这个送给昨天晚上抱着你上楼的男人，是吗，你们挺亲热的吗？ 我差点儿把咖啡喷出来，痴呆的看着木羽：你怎么知道的，你看见了什么了？ 木羽直盯着我，嘿嘿一笑：昨天吗，

我开车到小米的公寓去了，本来想到晚上给你打电话，以为到时候你会感动，说不定你就跟我走了，再来个以身相许什么的，我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可糟糕的是，事情不是按照我想的那样发展的，我先是看到小米他们出了公寓，但没有看到你，我还纳闷儿了，以为你去哪儿了，后来我就看见十八小姐一个人摇摇晃晃的，还拎着酒瓶子，从我的车子前面过去了，到了旁边的亭子里面，好像很伤心的样子，我本来是想出去找你的，但我想看看你到底在干什么，你好像情绪很差，后来有一个男人回来了，他直接奔你过去了，你们倒是挺亲热的，我还听见十八小姐一个劲儿的说着什么微积分的公式来着，什么开区间闭区间的，然后你们就很浪漫的搂在一起了，对了十八小姐，你不是有情感洁癖吗？那个时候我看你也没有什么反映啊？ 我听见木羽这么说着，我的脸唰的红了起来，我想起来小淫绕着走过的那辆车，后来车灯还晃着我的眼睛了，后来开走了，这个家伙竟然全看到了，我支吾着：不给就不给，大不了我自己买来送人不就行了。 木羽喝了一口咖啡，无赖似的凑到我眼前：我想知道的是，十八小姐，你们上楼后有没有作什么啊。 我拿咖啡往木羽面前一横：你是不是还想我泼你啊，真是的，想的那么龌龊，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似的。 木羽把衣服敞开，冲我一笑：十八小姐，你泼吧，今天你要是敢泼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可不敢担保了。 我还是很谨慎的把咖啡杯放下了，因为我也不敢肯定对面这个家伙到底会做出什么事情，于是我叫服务人员结账，木羽说他付，但是我还是把三明治和自己的咖啡的钱扔给了他，和这样的男人处事，还是不要欠账为好，我拿着一个镭射笔就走，木羽拦住我，把另一个盒子也塞给我：十八小姐，这个你也拿走吧，你爱卖也好，爱送人也好，随你便了，真是被你搞败了，对了，今天晚上你要是还不和我共渡，我可真要去找别的女人了，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啊。 我小心的接过他手里的盒子，刚要走，我的电话响了，是女老总打来的，她说我下午可以回去了，公司没有什么事情，回家过圣诞节吧，这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女老总是那么的通情达

理了，我立即给小淫打电话说我下午就可以过去了，小淫的声音更是兴奋，非要来接我，我说不用了，因为他也不熟悉地形，我坐车也没有一会儿就到了，我准备直接去，女老总的礼物可以隔天送到公司，木羽阴翳的看着我的表情嗤笑着：要不要我送你一程，反正我也没有事情，你还能省去交通费。 我说：不用了，和坐你的车相比，坐公交车到显得相对安全了，你找别人玩去吧，我还是不耽误你的宝贵时间了。 然后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只快乐的兔子，我跑出咖啡屋，等到了公交车，向小米公寓的方向开去。

第45节：往事刻骨(1)

（十六）往事刻骨 在小米公寓附近下车之后，我去了一家商场，我突然很想给小淫买点儿什么东西，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自己挺可笑的，在大学和大学之后，我从来没有给小淫买过什么东西，我坐在车上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到曾经给小淫买过什么，真是可笑。 进了商场，我痴呆的看着一大堆东西，不知道买什么好，其实，对于买礼物，我还真是不在行，当我路过香水柜台的时候，我想到了要给小淫买一瓶古龙香水，想到可以从他的身体上闻到我买的香水的味道的时候，我开始感觉有点儿脸红，然后像是抓苍蝇一样在自己的脸上抹了几下，在自己的内心责怪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记得以前听小麦说过小淫喜欢用古龙香水，经常会很臭美的在身上喷点儿，把自己装成男人，但是那个时候他是和别的女孩子约会的时候喷的，想到这儿，我开始悒郁，挑选香水的兴趣也被香水的味道盖住了，卖香水的小姐笑着帮我包扎好，问我，是不是给男朋友买的，我有些情绪低落的付钱，但是没有回答卖香水的小姐的话语，卖香水的小姐不断的补充说，这一款香水很受男士欢迎。 出了商场，我慢慢悠悠的朝小米的公寓走，一路上，我想到几个过去的情节。 我和小淫、阿瑟、小麦是兄弟的时候，小淫那个时候很受女生欢迎，大家都说他长得很像冯德伦，有着可爱的酒窝和迷人的眼睛，那个时候不知道小淫到底有过多少个女朋友，每天晚上他都有约会，有时候我在校园里面散步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小淫和女友在一起，有时候小淫会朝我们打个手势，好像他每个女友跟他的时间都不长，最多也就三个月左右，最短好像就是一个星期？但是让我奇怪的是，那些曾经和他交往过的女生，从来没有和小淫大闹过，即使分手也是那么平和安静，见面还是一样的亲热打招呼，小淫也从来没有因为和哪个女生分手以后而感觉黯然神伤，好像分了就分了，没有解释和辨白，可爱的酒窝也是照样不深不浅，我们一直很奇怪小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让大家这么的

和平相处，但是小淫从来不说，他说这是他家的祖传秘笈，绝对不会外传的，所以阿瑟说小淫是情圣，小淫的名字也是从那个时候大家就这样叫起来的。金庸的小说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韦小宝和段正淳，因为他们太用情不专太博爱了，所以我恨这样的角色，有时候会咬牙切齿的恨，所以刚开始认识小淫的时候，我对他没有一丁点儿的好感，用小淫的话说就是：十八，我是不是偷过你们家咸菜，你至于对我这么咬牙切齿的吗?

第46节：往事刻骨(2)

小淫这个人作为男人一直很仗义和宽容，这个事情是我从来不否认的，他从来不用装君子或者伪君子，从来都是事情是他做的，他从来都会承认从来不会耍赖。那时候学校的学生会组织给很贫困的学生找工作，大学生招生扩招以后学生数量增加很多，即使想找个勤工俭学的事情也是很难，那时候小淫就曾经帮着解决不少贫困生的兼职工作，我还记得他用他自己赚来的钱供着两个读不起书的小学生，其实每个经济能过得去的人都能做到这些，但是很少有人这么做。阿瑟捐给希望工程的钱最多，但是阿瑟不用为吃饭发愁，小淫的家庭经济真是很不好，他来到学校以后全是靠着自己打工赚来的钱来读书，还要养家，他一直很努力的活着，所以他活得很出色，很多人都说他很幸运，但是我知道他虽然总是能轻易找到工作，可是不管什么工作，他都是吃了很多苦，费了很多脑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喜欢上小淫了，从来不敢相信的那种恐慌，我开始极度厌恶在校园里看到小淫和某个女孩子亲吻的场面，开始在看不到他的时候感觉怅然若失了，但是，我已经学会了隐藏很多东西，尤其是自己，只要我不敞开心口，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在女人中我是男人，在男人中我是他们的兄弟。在喜欢小淫之前我暗恋一个师兄，大家一起玩的很好，我、小淫、阿瑟还有那个师兄，我们经常一起打牌，每次我都会和那个师兄对家，每次我都会根据他出牌的套路跟牌，跟了好久，但是当知道他已经心有所属的时候，我决定从此以后不再跟他牌的套路走了，那天晚上，我出牌的时候，小淫出牌的手压在我出牌的手上，看着我说：十八，你确定，你真的不跟了吗。 我说我确定，那一局牌我输的稀里哗啦的，但是我没有不高兴，我觉得我终于有了自己，不用再辛苦的跟着别人转了。第二天阿瑟告诉我小淫前天晚上喝多了，喝多之后他告诉阿瑟：阿瑟，我真的，喜欢，那个叫十八的家伙。于是我陷入一种绝望的矛盾之中，过了几天，小淫约我，在学校最高的

楼层，他一支烟一支烟的吸着，然后装作不在意的看我，我们之间突然就那么的沉默着，在办公楼要熄灯关门的时候，小淫憋了好久说出了一句很没有创意的话：十八，我们混吧。 我嗤笑了一下，说：我还是觉得自己混比较好。 说完这话的时候我转身就走，小淫抓住我的胳膊，看着我说：十八，我是认真的。 我甩开小淫的手，很矛盾的看着他：可惜，你有过很多女人了。 小淫把烟扔在地上，拿脚碾灭，看着我说：那个，很重要吗？ 我点头，然后大家不欢而散。 后来我就不再愿意遇到小淫，有时候明明走对面了，我也会突然改变方向，折磨自己也在折磨他，和阿瑟一起的聚会，只要有小淫我立即抽身就走，好像，我们真是仇人一样。小淫电话打到寝室，我会不接或者让别人说不在，那时候我变得病态和疯狂，似乎这种相互折磨所带来的感受，能让我更兴奋，能暂时不去想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我透支着自己的亢奋和小淫的忍耐，我和他无休止的彼此刺伤，有了疼痛可以骗自己唾弃着所谓的美好。阿瑟说我疯了，小米说我早就疯了，只是我自己知道，我会躲在小淫的背面看着他的影子，小淫也憔悴，小麦有一次跑来找我说：十八，你们不要这样了，小淫现在是胡子不刮，香水也不用了，就连睡觉都会说胡话了，你们想僵到什么时候啊？ 我笑，小米说我的笑像是狞笑，我说：小麦，你是阿瑟的跟班还是小淫的跟班啊，管的事情好像很多啊，僵着吧，又不会死人，谁坚持不住了，自然会放手，操什么心啊。 可惜的是，一直到小淫毕业，我们谁也没有放手。有一次小淫在寝室楼前面等了一个晚上，我回去的时候他已经在门口抽了很多烟，胡子拉碴的像个门神，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十八，喜欢你以后，我再也没有碰过别的女人，真的。 我冷笑：可是，你以前碰过。 小淫疲惫的看着我：你到底是在乎我的过去，还是在乎我？ 我不可一世的回答：都在乎。 小淫把手里的烟摔到地上：好，十八，我一共交了多少个女朋友，你现在就去交多少个男朋友，等你觉得够本了，我再来找你，这样行了吧？ 我继续冷笑的看着他：象这样的勾当，我做不到。 我抽身走的时候，小淫在我身后喊：你到

底要我怎样啊？你说啊。 其实，我又怎么会知道到底要怎样，如果知道，还用得着这么痛苦吗

第47节：尝试放开(1)

（十七）尝试放开 我晃荡到小米公寓楼底下的时候，看见小淫在楼门口来回的走着，偶尔还会看着表，我知道他是在等我，我深呼吸了一下，尽量让自己变得自然，然后朝小淫走过去，小淫看见我到了，没有几步的距离他竟然兴冲冲的跑过来，我露出高兴的样子说：今天还真是塞车啊，要不然早就到了。 然后两人一起走进电梯，平时电梯上12层的时候感觉很快，可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太慢了，而且慢得离谱，恨不得立即上去，因为我突然发现自己没有话说了。可能是，我实在太不会掩饰自己的表情了，小淫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问我：十八，你怎么了，刚才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这个情绪，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摇头：没有，没事儿。 我看他还是不相信的表情就开始撒谎：没事儿，就是有点儿晕车，你也知道，我要是睡眠不好的时候，就容易晕车，所以有点儿头疼。 小淫的眼神这才有了那么一点儿相信的成分，等电梯到了12层，他让我先进去，说要下去给我买点儿药，看见他着急的样子，我开始感动，伸出手拽着他的胳膊说：不用了，回房间喝点儿水，休息一会儿就没事儿了。 小淫伸出手，想试探我额头的温度，我条件反射似的躲开了，他的手停在空中，我转身的时候，看见小淫咬了咬嘴唇，放下了停在空中的手。 我开始敲门，过了一会儿，小米开了门，看见我们回来，很高兴，把我拽进来门，让我看她刚买的时装，我低着头进去，小淫跟在后面，我看见小淫坐到吧台旁边，掏出烟，点上，吐着烟圈，一只手拢着头发，脸朝着窗外，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小米不出声的向我比划着手势，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无力的摇摇头，低着头摆弄小米新买的皮包，皮包上面的标志好像是范思哲这个牌子，我在商场中看见过，价格也很范思哲，有钱人的选择，小麦拿着两听啤酒穿过我身边，去给小淫。我听到小麦大呼小叫的声音：小淫，你怎么了，不会是十八揍你了吧，这么伤心。 小淫的笑声，传到我耳朵里面：没有，你诈唬什么啊，我只

是不小心被烟呛了一下而已。 小米突然放下手里的时装，一把抓着我的手就往她的房间里面拖着，我竟然不知道小米生气的时候有这么大的力气，我很被动的被她拖进房间，小米气乎乎的看着我：十八，到底怎么回事儿，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说。

第48节：尝试放开(2)

我也苦笑，感觉自己没有办法解释，我都快抓狂了，我说：小米，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时候就会想到以前，想到小淫的以前。 小米把我按到床上，直盯着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十八，今天真的要把话说清楚了，你的老毛病又犯了，是不是，真是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们这些年看着你们真的有些不像话了，有些事情，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也不想再压着了，你觉得你不好受是吧，小淫也不好受，这些年你是没怎么问过小淫的情况，可是小淫却在时刻问着你的消息，这次来，也是因为他实在忍不住了，他真的很爱你，在学校的时候他对你有多好你已经知道了，他是有过很多女朋友，可是那个女生让他这么对待过，那个女生让他朝思暮想这么久了？你就不能放过以前吗。就说你吧，你老是觉得自己多么清纯，是吗？你是没有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可是你暗恋过的还少吗，你不是也喜欢木羽吗，这些怎么算，算你清纯还是一样满脑子男人呢，在我看来，你一样的不正经，你真的觉得自己就是正人君子吗。 我一下子站起来，生气的看着小米：小米，你怎么这么说话，照你这么说，我成什么人了，你们都会替小淫着想，有想过我吗，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小米不服气的看着我：当然知道你的感受，小淫这几年的辛苦的思念和自我折磨，还不能抵偿吗，你不会是想要了他的命才甘心吧。 我气的说不出话，转身就往外走，小米来上来抓我，但是没有抓住我，我推开门，拿起自己的东西就要往公寓外面外走，我听见小米在喊阿瑟：阿瑟，你抓住十八，不要让她走，她真是疯了，小麦，帮忙啊…… 阿瑟第一个冲过来，拦在我前面：十八，我可是你师兄，你给我站住，要是师兄说话你都不听，以后都不要叫我师兄了。 我强忍住自己的眼泪，呼气，小麦抢走了我手里的东西，阿瑟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拖到小淫的吧台旁边，低声在我耳边说：好好聊聊，不要动怒，那样会更伤感情的，大家都不容易都不容易。 然后，阿瑟就嚷着要出去吃饭，

小麦和小米知趣的说要一起出去，小麦走的时候把正在睡觉的易名也给拖走了，房间里面空荡荡的只剩下我和小淫。 小淫扭头看我，邪笑着朝我说：看着我很反感，是吧，是呀！有时候我自己都反感自己，更何况你了。 我看了他一眼，努力让自己平静，说：你不要再喝了。 小淫艰难的笑了一下：十八，你是不是只能喝酒多了才能，说实话或者说谎话啊，我还以为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呢，我还以为一切都变得让我感觉美好呢，没有想到，你可以在醒酒之后就赖帐，是不是，要是你真的只能在喝酒之后才能说真话，我倒是希望天天都能让你喝醉酒，这样看来很多事情都是做梦，对吧，你和我，还是无法跨过当年你决定的障碍，无法越过。 小淫不停的嘟念着无法越过这句话，想起身离开吧台，但是没有站稳，坐了椅子的半边，我赶紧伸手去扶他，小淫看着我搀扶他的手朝我虚无的笑：十八，这会儿也是我的幻觉是吧，也是。 然后他笑着坐到地板上，拿着一听酒扔给我：来，十八，你喝点儿酒，然后哪怕是说谎也好，就让我做个好梦，等我回深圳的时候，我能记着这样一个梦就行了，喝吧。

第49节：尝试放开(3)

我把酒放在旁边，挨着小淫坐在地板上，看着小淫说：今天我不想喝醉。 我把纸袋里面那瓶古龙香水拿出来，放到小淫手里：这个送给你，希望你圣诞节快乐，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小淫机械的拆着包装，朝我笑：是怕我失望，买来安慰我的吧，不过也好，有人送礼物总是好事。 小淫把香水瓶子拿到手里的时候，发呆的看着香水瓶子，自言自语：这个东西很久之前就不用了。 我拿起小淫放在地板上的啤酒，喝了一口，笑着对他说：记得你以前就很喜欢这个味道的香水，说实话，我本来也是很喜欢这个牌子香水的味道，我希望你，就是说你的身上也能有这个味道，所以就买来送你了。 小淫没有反映的看着我，我决定坦白，于是接着说：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突然变得不高兴吗？ 小淫看着我：为什么啊。 我有点儿不好意思的躲闪着小淫的眼神：就是在买这个香水的时候，觉得你以前，以前喷的这种香水都不是为我喷的，所以觉得很不舒服，所以…… 我从地板上站起来，坐到吧台旁边，接着喝了一口酒，小淫慢吞吞的也从地板上站起来，坐在我旁边，两个人之间一瞬间就变得很不恰当似的，他看着我手里的酒说：你怎么把我的酒给喝了，刚刚还说你今天不想喝不是吗？ 我很尴尬的拿着酒看：是吗，那里是，明明是我刚才喝的，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再拿给你一罐好了。 我起身拿酒的时候看见小淫在看着香水发呆，我把没有开罐的啤酒递给他，小淫还是，拿过我手里他原来的那罐，朝我笑笑，说：还是喝我原来的这个吧。 我靠在小淫身边，装作不太在意的随口说：我们，还是不要总是生气吧，有些事情可能解决起来的时间要久一些…… 小淫扭头看我，我搓着双手，正想说什么的时候，门开了，是小麦，小麦仰头看我们：十八，阿瑟让我回来看看，看看你们有没有火拼，要是火拼的严重的话，就让我叫救护车。 我正尴尬呢，看见小麦进来，就招呼他进来，小麦说那边饭还没有吃完，还要回去继续吃的，我赶忙说我也想吃饭，大家一起去吧，小淫

也说要吃饭，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出门，在电梯里面，我听见小麦叫嚷着，我转过头，小麦朝我诉苦：十八，小淫下黑手掐我，肯定是嫌我回去的不是时候。 我紧张的扫了一眼小淫，看见他在笑，那两个可爱的酒窝在他脸上若隐若现，我装作什么事情没有似的回过头。 到了楼下的餐厅，才知道，小米和阿瑟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吃饭，只是要了一些饮料坐在哪儿胡扯，小米一直害怕我和小淫会吵架，所以中途让小麦去看看我们有没有又吵架，阿瑟看见小淫就喊：我的钱包没有带下来，正好小淫付账，我们把那么大的房子让给你们约会，看看，看看，我们一直在喝西北风的。 小淫看了我一眼，露出洁白的牙齿，说：不行啊，老大，这次是投奔你来的，你要是让我掏钱，回深圳我就得走着回去了。 易名给我和小淫让出两个位置，我坐在小米身边，小米看着我：十八，刚才不会生气吧，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摇摇头说不会的，小米压低声音说：不过，十八，有一件事情我是没有对你说实话，你不要生气。 我看着小米，等着她说，小米说：其实，木羽我早就认识他了，以前我老爹在国内的时候，木羽曾经给帮忙做过专访，我怕你忌讳这件事，就说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情人，其实我以前是叫他叔叔的。 我听了虽然感觉有点儿惊讶，但是也根本谈不上生气。 阿瑟隔着桌子就喊：唉唉，你们两个，十八，还有小米，不准说悄悄话，像是什么，社会主义大家庭哪能这么说小话的，得光明正大得说，听见没有。 小淫的手在桌子下面抓住我的手，把一个什么东西塞进我的手里，我低头看，是早晨我给他的那块巧克力，原来他没有吃，到最后，还是留给了我，我抬头看他，他眼神里面有一层叫做快乐的东西在闪动，象他的酒窝，若隐若现的。

第50节：一丝快乐(1)

（十八）一丝快乐 吃完饭，我们一行人慢慢腾腾的往公寓走，我和小淫走在最后面，我低着头，拿脚踢着路面的小石头，用眼角看小淫，他双手插在衣服里面，和我一样，低着头走路，但是他没有踢石头，走过街天桥的时候，小淫倚在过街天桥的栏杆上，点了一支烟，看着车流的方向，我也是倚在栏杆上，顺着他看的方向，漫无目的的看着。 我把他给我的那块巧克力拿出来摆弄着，支吾着问：你那时候，为什么说我，吃巧克力的样子，就是说为什么会象好几天没有吃东西的小猫啊。 小淫转头看我，笑：不知道，就是感觉象，你记不记得有时候早晨上课的时候你不太爱梳头发，还很爱睡觉，所以叫醒你的时候，你的样子真的挺好玩的，头发乱糟糟的，神情胡里胡涂的，叫好几声也不答应一声的，吃巧克力的时候从来不会象别人那样好好的打开包装，反正你比别人有力气，随便一撕开就吃，有时候还会吃进去包装纸，然后再吐出来，给我的感觉就像是饿了好几天似的，所以每次我有巧克力的时候就会想到你吃它们的样子。 小淫说完，呵呵的笑着，我都不知道自己原来吃巧克力的时候是那个样子，可是身边这个男人似乎记得比我自己都清楚，我拿手剥巧克力，小淫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十八，刚才你在房间里面想说什么，嗯？好像没有说完吧。 我一愣，巧克力掉了下去，我开始往下跑，想去把那块巧克力捡起来，小淫伸手拽住我：不要去拣了，已经被车压扁了，我买了一盒，口袋里面还有很多块的。 我一听小淫说他的口袋里面还有很多，立即变为兴奋，转身就去掏他的衣服口袋：真是小气，买了一盒才给我几块，怎么这样啊。 小淫躲闪着：一次不能吃太多，不然牙齿该坏掉了。 我还是拼力把手伸进小淫的口袋，摸到里面真的有巧克力，小淫的手也伸到口袋里面，握住我的手，我感觉到自己的惊慌和紧张，两只手在一个不大的口袋里面挣扎，如果不放手，哪只手也出不来，小淫温和的看着我：十八，之前在房间里面，我记得你还没有把话说

完，能不能告诉我，你想说什么？ 我红着脸，看着车流的方向，说不出话。小淫放开我的手，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块巧克力递给我，我接过来，剥开，咬了一半放在嘴里，我转身看小淫：比如说生病吧，一个人要是生了一种病，即使病好了，可能还是会想起生病的这件事，想起来的时候可能心情也会不好，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呢，这个人不再生这种病的话，那么这种病所带来的不好的感觉和反映也会慢慢消失的，慢慢就会忘掉这种病了，但是这是个时间的问题。 我终于比划着说完了自己的话，然后看小淫的反映，小淫看着我笑，酒窝显得很可爱：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一种病，是吗?

第51节：一丝快乐(2)

我拿着另半块巧克力比划着：不是，就是说是那个意思，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反正…… 我还没有说完，小淫已经张嘴咬到了那半块巧克力，我的手指从他的唇上滑过，我像是被烫伤了似的把手里还仅存的包装纸扔掉，我转身就走，小淫拉住我问我去哪儿，我说回公寓，小淫指指相反的方向：十八，是那边，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你认路的本事一点儿也没有长进啊，倒是不认路的本事越来越高深了。 我红着脸扭转方向，眼光看小淫，发现他在笑。 和小淫一起下了过街天桥，小淫的电话响了起来，小淫一只手拽住我，另一只手接听电话，然后我听到小淫说：是小由啊，我？不行，今晚没有时间，嗯，真的不行，现在也没有时间，我和女朋友在一起，对，是的，以后吧，祝你圣诞节快乐了，再见。 小淫放好电话，看着我：是小由。 我心不在焉的问：小由是谁啊，是女孩子吧。 小淫和我并肩走着：是啊，就是阿瑟说的那个网友，其实不是网友，几年前，小由去深圳玩的时候把钱包搞丢了，后来正好我去派出所办理拿我的居住证，看见她一个劲儿的哭，说回不了北京了，所以当时我就借钱给了她，让她买票回家，后来回北京之后她把钱还给我了，之后就认识了，所以就会在网上聊聊，反正一直联系着。 小淫说到这儿，我不服气的问道：那个小由，为什么不一感动，对你来个以身相许啊，正好英雄救美，相得益彰，也合情合理。 小淫笑，邪气的看着我：就是说以身相许，也得两厢情愿才行，英雄和美人之间那个不愿意也不行的。 我跳到小淫对面，一边倒着走一边看着他问：那你和小由之间，是英雄不愿意还是美人不愿意呢，我敢肯定，那个叫小由的喜欢你，要不然她干吗不和她自己的男朋友一起过圣诞节，而是非要和你一起过。 我一边说一边在嘴里鼓着气，小淫还是笑：不过这个，你倒是猜对了，美人有意，但是那个英雄呢，被自己的家事缠身，所以就不好意思耽误别人了。 我诧异：什么家事，让你不能抽身，说来听听，说不定我可以帮助你

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见小淫突然上前拉住我，把我拽到旁边，然后身后就穿过几个玩滑板的中学生，他们的速度很快，小淫看着我的眼睛，这一次他没有笑：就是这样的家事，我养了一只猫，自己不记得吃饭，不记得按时睡觉，有时候如果不去照顾她，她会挨饿，还有，她不认路，经常会迷路，我需要根据她的行踪找她，她脾气不好，我还需要哄她，哄不好的时候她会伤心，这只猫不仅迷路，走路的时候还不看着路，所以经常会撞到树上，或者被路过的别人撞到，所以我要时刻的看着她，还有，这只猫喜欢吃巧克力，但是不能一次给她很多，不然她会吃到撑死自己都不知道，她还喜欢喝酒，我必须保证她喝醉以后不能跑丢了，所以我哪有时间干别的，这样的事情已经够我做的了…… 我呆呆的看着小淫，原来这么久的时间里面，他都没有忘记我的习惯，他一直记得，我讪笑着解围：哪有这样的猫，简直就是一只糊涂透顶的猫，不能要了。 小淫牵着我的胳膊往前走，还补充了一句：看看，看看，连这只猫自己都知道自己不能要了。 可是我的心理第一次有了一种叫做快乐的感觉。

第52节：快乐插曲(1)

（十九）快乐插曲 回到公寓之后，我和小淫以外发现师姐和师姐夫一起回来了，正在客厅和阿瑟聊着什么，师姐坐在师姐夫旁边，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听着他们说话，阿瑟看见小淫进门，就招呼小淫过去，我倒水的时候听到阿瑟和小淫谈论局域网和远程登陆的事情，对于这些我根本不懂。师兄阿瑟这个人不错，功课很差，但是唯独计算机学的不错，鼓捣个什么东西还是很能整明白的，光是他自己折腾过的电脑就已经有很多台了，小麦和小淫都是计算机专业的，所以他们应该很能明白这些东西。 师姐凑到我身边，我问师姐到底是什么事情，师姐说他们公司要搞一个局域网，外地的分公司也要在这个局域网上实现远程登陆的管理，现在要是说这个事情简直就是跟玩似的，而且已经不时兴了，但是当时还属于刚刚开始没有多久的事情，因为当时最先进的台式电脑也不过时奔三800或者AMD一个G ，当时搞这个东西是很赚钱的，师姐他们公司需要的电脑北京加上外地的一共接近百台，采购权就在师姐夫手里，我一下子就明白师姐夫找阿瑟的目的了，阿瑟可以找几个人帮着布下这个系统的东西，阿瑟和小麦都是有钱的主儿，根本就不会在意赚钱不赚钱的问题，更何况里面有师姐的面子，就更不能收钱了，这个东西完成之后师姐夫无非就是请大家吃一饭顿而已，或者额外甩开一些好处，但是大头肯定是在师姐夫手里，这笔生意绝对很赚钱，看来师姐夫这个人还是很会算计和考虑的，不过会赚钱也是好事情，毕竟两个人就要结婚了，所以大手笔赚一笔也是应该的。 我看见小麦一边磕着瓜子一边点头，小淫但是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听着阿瑟一边比划一边说，师姐夫的表情在阿瑟的讲述中不停的变换着，阿瑟的穿着有点儿特殊，一件宽大的上衣，下身竟然穿短裤，再说房间里面有中央空调，也不见得非得过夏天吧，我想笑，告诉师姐，师姐说是因为她和师姐夫来的时候阿瑟正在洗澡，所以就急忙跑出来了，我这才恍然大悟。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师姐夫

和阿瑟握手，拿着啤酒碰杯，我就知道这笔勾当肯定是做成了，我还没有说什么，师姐已经千娇百媚的凑过去了，拍着阿瑟的肩膀一个劲儿的说谢谢，阿瑟翘着二郎腿，哆嗦着脚丫子上挂着的拖鞋，拿着啤酒喝了几口看着师姐说好说好说。钱真是好东西，能让每个追求它的人进入亢奋的的状态，或者说让人忘乎所以，我也是爱着钱，而且是一如既往的爱着，我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不接木羽给我的八千块，就是说吗？我穷讲究什么，既然不用出卖色相，也不用陪人上床，人家既然愿意给我钱，我干吗不要啊，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我打开装着镭射笔的盒子，拿出那只笔摆弄着，小淫过来的时候我都没有看见，小淫递给我一罐啤酒，碰着我的肩膀问：那来的？这个东西。 我接过啤酒，把镭射笔递给小淫：是那个中年记者给的，给了我们老总一个，给了我一个，我想给你用，但是怕你有所顾忌，想给阿瑟、小麦或者易名，又不够分的，我自己留着也不知道有什么用，这个，还没有用过，能卖吗？你说卖多少钱合适啊？ 小淫突然被啤酒呛了一下，朝我笑：听小麦说了，你把他给你的演唱会的门票都给卖了，你还想卖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地方会用到这个，给小米吧，再不济也可以给她爹的使用。

第53节：快乐插曲(2)

我拍了一下脑袋，一副发呆的样子，对啊，这个给忘了，看来我还真是重兄弟轻姐妹了，惭愧惭愧。小淫用胳膊肘捅捅我：唉，那个男人是不是，喜欢你啊？你，喜欢他吗？ 我没明白的看着小淫：喜欢我？不会，他只是对我有兴趣而已，至于我吗？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小淫揶揄的看着我：真话假话都想听。 我故弄玄虚的想了一会儿，说：假话就是我，不喜欢他；真话吗？就是我不得不承认被这个男人吸引，有一些喜欢，还喜欢他给我打电话气我，或者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但是明知道人家不喜欢自己，自己的这种喜欢的感觉也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正在一边陶醉一边讲着自己感受的时候，小淫咳嗽了两声，推推我：那现在呢？ 我很不满意他打断我，愣愣的看着他：什么现在啊。 小淫抢走我手里的啤酒，脸上挂着不自在：看看，看看，你真是喝醉了，象说梦话似的，喂，醒醒，醒醒，我说的现在，就是我现在在你身边，你也是这个感受吗？ 我一把夺过啤酒，很不舒服的看着他：是你让我说的，是你说既想听真话又想听假话的，什么现在不现在的，搞什么啊。 小淫正想说什么，我忽然听到小米在后面笑，我转头，小米把什么东西扔到我的后背上：十八，你也太实在了吧，人家问你什么你就真的说什么啊，小淫吃醋了，他不满意你喜欢别的男人，你还不明白吗？真是没有谈过恋爱的家伙，说话都不会过大脑，说话要含蓄，知不知道啊，小淫早晚会被你气晕了。 我晕乎乎的看着小淫的表情，小淫转身喊：我哪有，小米你别瞎说，真是的。 小淫忿忿的看着我，把我手里的啤酒给没收了：你这家伙，肯定是喝醉了，给我好好呆着醒酒，什么时候醒酒了什么时候再跟我说话。 说完转身进了阿瑟的房间，小淫来后，阿瑟和小麦睡一个房间，据说小淫的理由是不习惯和别人同房睡，我傻呆呆的看着自己的两手空空，看着小米：小米，我做错什么了，啊，真是太不讲道理了吧，我还没有发脾气，他竟然把我的酒拿走了，真是，真是，真是不

可理喻。 小米挨过来，推了我一把，笑着说：小淫刚才不是问你了吗，他问你的意思就是，他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还会有原来的感受吗，你还会喜欢别人吗？你竟然自己顾着自己的想法，所以他吃醋了呗。

第54节：哭笑不得(1)

（二十）哭笑不得 我把镭射笔递给了小米，小米惊讶：咦，这个东西怎么用啊。 我说：我也不会使用，你爹的应该能用得着吧，是你的那个木叔叔给我的。 小米笑着接过来：行，我收下了，反正你也是把我老爹珍藏多年的红酒给喝了，这个就算是补偿吧。 我忐忑不安的看着小米，小声问：那瓶红酒是不是很多钱，我没有那么多钱，要是实在不行，我看我还是卖身为奴好了，按照那瓶红酒的折价，给你们家作牛作马吧。 小米白了我一眼：这么多年朋友，说这个太没劲，我不是心疼红酒的价钱，我是心疼红酒的消费过程，怎么也得花前月下，或者红烛摇曳，有音乐有氛围的，没想到你像是喝凉水似的把红酒灌下去了，比猪八戒吃人参果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呵呵。 我正想问那瓶红酒的年头的事情时，吧台上的电话响了，小米接起来听，我看见小米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听到小米亲切礼貌的声音：木叔叔啊，怎么你已经上楼了？给我送圣诞礼物？那真是谢谢…… 我用口型问小米是木羽吗，小米点点头，对着电话说：好的，我这就去开门。 小米说完，我就立即跳了起来，在小米去开门的当口就往身边的房间里面跑，进去之后我把门赶紧关上，然后我听到小淫的叫声：啊！！你这个家伙，进房间不会敲门吗？ 我这才看见小淫正在换衣服，上身有点儿裸露，正在穿一件衬衫，看见我突然进来，也吓了一跳，正飞快的系着扣子，我小声说：就躲一会儿，干吗那么小气。 小淫系到胸前第二个扣子的时候走过来，要开门看：躲谁啊，我看看。 我倚着房门不让开：不行，是那个记者。 我听见小米的声音：木叔叔，你客气了，我应该去看你才对，进来坐吧。 这个小丫头，真会说话，我在心里想，接着木羽的声音：我昨天晚上给你爸爸发过邮件，他回信说一切都挺好的，就是希望你寒假能过去，那样一家人就能团聚了，你这儿有朋友啊，要不要我请你们一起吃饭，今天是圣诞节，是大人请孩子的节日。 接着是小米的声音：不用了，大家都吃过了，就是想晚上打

打牌而已，我们就是瞎玩。 接着是木羽的声音：这样，那我就不耽误你们了，十八小姐在吗？我想和她打个招呼。 接着是小米的声音：十八啊，她…… 小麦的声音横了过来：十八和她男朋友在房间里面，十八，你有朋友来了，出来打个招呼吧。 我刚想说话，小淫突然拿手捂住了我的嘴，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愤怒的看着小淫，小淫一脸的坏笑，得意的看着我，然后我就听到了小麦想要挨揍的话语：叫了，十八没有应声，估计他们在房间里面睡觉还没有起来吧。 我真想拿着棒子冲出去把小麦打入十八层地狱，小淫的手继续捂着我的嘴，但是却在旁边笑到不行，显然是因为小麦的胡言乱语，突然小淫在我耳边说：你不许出声了，就是现在你出去解释也是解释不清楚的，我这就出去了，你老实的在房间呆着。 然后他松开了捂着我的嘴的手，把系好扣子的衬衣又快速解开，把最底下的扣子故意系错，然后一边开门出去一边说：来了来了，谁找十八？哦，她还没有起来，真是不好意思，十八，你朋友要走了，你打个招呼吧。 我这个气啊，恨不得揍扁他们，但是还是强忍着怒火，说了一句：不好意思，改天见吧。 然后我听见木羽说再见的声音，小米送人的声音，关门的声音，然后我先是听到了阿瑟的大笑的声音，我拿着网球拍子就冲了出去，怒气冲冲的直奔小麦：小麦，你给我站住，你竟敢毁我清白，是不是找死。 小麦跑得比我还快，立马冲到阿瑟旁边：十八，我没有，我只是说你们在房间里面睡觉而已，我没有说别的，天地良心，我发誓，你应该收拾小淫才对，你看他衣衫不整的，一看就是好像做了什么似的。 我转身就找小淫，小淫冷着脸看着我：哎，为什么在这个男人面前非得清白，啊…… 他还没有说完，我就拿网球拍子打过去：这会儿你怎么不怕别人看见了？还这样一身打扮。 小淫拿手拽着网球拍子不放手，我们正僵持的时候，阿瑟发出惊讶的声音：咦，十八，小淫，你们不会真的在房间里面做什么了吧，要不小淫怎么这个打扮，连衣服也不穿，就是现脱也没有这么快啊？

第55节：哭笑不得(2)

小麦在旁边帮腔：就是。 天啊，我快要疯掉了，我哆嗦着拿着网球拍子，不知道应该揍谁，看谁都该挨揍，小米忍住笑，过来拍拍我：开玩笑，开玩笑，你们是不是想气死十八啊。 我气乎乎的扔了网球拍子，坐到沙发上，准备谁也不理睬，看到木羽送过来的礼物，有水果篮，还有点心和巧克力，我来了兴趣，问小米：小米，这些东西既然是圣诞节礼物，那就是说应该在圣诞节吃了，我先替大家品尝了。 我顺手就拿起来一块巧克力，还没有剥开包装纸，小淫就冲过来抢走我手里的巧克力：你这家伙，不能吃这个巧克力。 然后拖着我进到房间，从他的口袋里面拿出一块巧克力：只能吃我给的。 我莫名其妙的看着小淫，他反倒气乎乎的，双手插腰说：都说养猫不如养狗，猫的忠诚度实在令人担心，谁给好吃的都不拒绝是吗，狗的忠诚度倒是极度可信。 我没理会他的抱怨，一边剥开巧克力，一边看着小淫衣冠不整的衬衫后面的肤色，倒是看着挺健康的，小淫看着我看着他的痴呆样子，赶忙把衬衫系好，我不高兴的反问：以前那些女生都能看，为什么我不能看，不公平。 小淫眼神复杂的看着我，没有说话，我哼了一声，推门出去，看见小米正弯着腰在冰箱里面找东西，我问小米找什么，小米哼唧着说：找晚上能做饭的东西。 我抬头看挂钟才知道已经是傍晚7点钟了，我低声说：要知道，还不如让木羽请咱们吃饭了。 小米眯着眼睛看我：现在也不晚，打个电话就行，你是不是想见他啊。 我赶紧手忙脚乱的示意小米小声：不是，我哪是想见他，只是想让他破财而已，你小声点儿，房间里那个已经在抱怨养猫不如养狗了。 小米侧着头问我：为什么啊。 我舔舔手指上的巧克力味道：他说猫的忠诚度实在让人担心，据说狗的忠诚度是经过科学测试的，很忠诚是吗？ 小米噗哧笑出声音，我想了半天，想到了导盲犬和警犬。

第56节：圣诞节的快乐和幸福

（二十一）圣诞节的快乐和幸福 结果是，我和小米忙了一通，我们预想的圣诞大餐变成了洋葱圈和所谓的意大利面条，每个人的面前都是一小盘面条，还有一大盘洋葱和西红柿，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块饼干，唯一能感觉是过节的就是木羽送来的水果被做成了水果沙拉，可惜沙拉酱也不多，所以拌的也不均匀，易名睡眼惺松的出来，看到桌子上这些东西后的第一个反映就是：今天可是圣诞节，圣诞节啊，就吃这个，后半夜会饿的。 小米在易名说出第一句抱怨的时候，就从易名的盘子里面拨走一些面条，易名说出第二句抱怨的时候，小米再次拨走一些面条，第三句抱怨被易名硬生生的咽了下去。师姐是素食主义，而且偏爱减肥，所以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竟然是惊喜。阿瑟看到洋葱圈的时候不相信似的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而且把眼睛贴近餐桌的看着，直到拿手指挑起一个洋葱圈放到嘴里品尝之后，才有了一副确认的表情。小麦跟在阿瑟后面，一个劲儿的看着阿瑟的大短裤，当小麦实在忍不住拿手摸了阿瑟的屁股之后，我开始大笑，然后师姐和小米莫名其妙的看着我，我还是忍不住的看着小麦，小麦也诡异的笑了起来，小淫朝小麦伸出威胁的胳膊，小麦才不得不说了一句话：我就是想确定阿瑟有没有穿内裤。 然后除了阿瑟本人之外的所有人一起齐声问小麦：那他穿了没有？ 看来人具有好奇心还真不是盖的，小麦打了个响指，一本正经的说：经过手指的敏感度和手掌的分辨度，阿瑟大短裤里面绝对没有穿内裤。 然后大家哄堂大笑，阿瑟气的把刚才吃进去的洋葱圈都喷了出来，满房间的追着小麦打，易名则是模仿李连杰演过的一个电影讲解，里面李连杰饰演洪熙官，把自己的内裤改小了给儿子穿，他儿子关心的问他怎么办，李连杰深沉的说大人不穿比较风凉。 这个闹剧直到大家安静坐在餐桌上吃饭还是没有停下来，所有人都憋着不让自己笑出来，我看见师姐的身体剧烈的抖动，咬着嘴唇不停的在脸部挤着笑容，易名吃进一块西红柿挂在嘴边，笑得象周

星星在一样的可笑，我很怀疑哪半个西红柿会不会从易名嘴边掉下来，小米的筷子怎么也夹不上东西，不停的朝我挤眉弄眼，更为可笑的是小麦，他端着装着面条的盘子，时刻不停的看着阿瑟的表情，准备在阿瑟发火的时候义无反顾的逃跑，小淫低着头吃洋葱圈，可是我的眼角能看见他憋不住的笑意，我努力压抑自己要喷口而出的笑声，不停的喝水，喝第二口水的时候差点儿喷口而出。阿瑟皱着眉头看着我们的表情，最后把筷子喝勺子往餐桌上一扔：真是怕了你们了，我是你们的师兄耶，是你们的师兄，长兄若父，啊，你看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哼。 说完以后进了房间，我们哈哈大笑，过了一会儿，阿瑟出来了，我们忍住笑，可惜他老人家更搞笑的说：这次我穿上内裤了，看你们还笑什么。 我一口水忍不住，到底是喷了出去，喷的小淫一脸一身，小淫刚换的衬衣完全被我污染了，我看他的眼神，恨不得打我一顿，易名把没有吃完的洋葱圈吐出来，笑嘻嘻的看着阿瑟说：那就是说，你是承认你刚才没有穿内裤了？ 师姐再也忍不住了，无比快乐的笑着，阿瑟的眼睛钉在小麦身上，小麦偷偷磨蹭到我身边，在我耳边说：十八，我知道你饭量大，你要是能帮着我搞定阿瑟，我就把自己的面条和洋葱圈给你吃。 我刚想说什么，突然一杯水就泼到了我的身上，我忽地站起来，阿瑟正在我对面，因为泼错了人，也在原地发呆，因为小麦的躲闪，那杯水便宜了我，我像是一个落汤鸡一样水淋淋的站着，阿瑟说着对不起。我也发愁，可是我只有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而已，小米太矮了，师姐除了胸大，其他地方都太瘦了，我正想着怎么办呢，小淫扭头看着我说：穿我的衣服吧，可能差不多。 我无奈的点点头，跟着小淫进了阿瑟的房间。 小淫把他的皮箱打开，让我自己选一件衣服，我慢慢的选了一件深色的衬衫，领口有扣子的那种，长这么大我经常穿男装，但是穿别的男人的衣服，我还是第一次，小淫看着我慢慢的样子就说：快换吧，不然会感冒的。 我看见他也拿了一件，因为他的衬衣也被我喷出的水打湿了，小淫出去的时候顺便把门锁上了，我换好了衣服，坐在床边，用手摸着衬衣的袖口，衣服上

面有着淡淡的洗衣粉的味道，我穿着自己喜欢的人的衣服，心理有着一种满足感，甚至是一种幸福感。我推门出去，看见他们都在餐桌上继续吃饭，师姐看到我的样子笑：十八还真是象男人，看，穿着男人的衣服，从那个角度都看不出是个女人。 我坐下继续吃饭，眼角看见小淫也在看我，眼神中透出温和和关切。 吃完饭，阿瑟和小麦回房间鼓捣电脑，小米说要早睡，第二天还有课，师姐也说第二天要上班，怕起不来，易名给家里打电话。我和小淫找了一些电影碟，还没有看，小米就把我们推进房间，说是在客厅看影响别人，让我和小淫在阿瑟的房间里面看，我顺便拿了?些水果进去，因为晚饭实在没有吃饱。我和小淫坐在房间的地板上看着电影，小淫有点儿心不在焉，我以为他困了。小淫把水递给我：你，还习惯吧。 我问：什么习惯啊。 小淫指指我穿的衣服，我点点头：还行，穿着挺舒服的，看样子是纯棉的，不错。 我凑近小淫的衣领，拿鼻子闻闻他新换的衬衣，小淫怪异的看着：你干什么？学警犬啊。 我笑：看看味道是不是一样，嗯，差不多，我喜欢洗衣粉的味道，尤其是被阳光晒干后的那个味道。 小淫笑，我们靠着床，看着电影，各自拿着一个毛毯裹住自己，当看到电影里面的女主角用牙齿咬住男主角的肩膀，说是要留下一个记号的时候，我都困了，转头看了一下小淫的肩膀，心想什么时候也在他肩膀上留下一个记号，小淫转头看我的时候，我已经迷迷瞪瞪了，我听见小淫问我：十八，困了是吗？ 我说是，然后打了个很大的磕睡，小淫转脸看着我笑，用手摸摸我的脑袋，把我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我还能感觉到这个动作，然后我就睡着了。

第57节：平淡无奇的日子(1)

（二十二）平淡无奇的日子 确切的说，我是被饿醒的，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我的头靠在小淫的肩膀上，小淫的头靠在我的头上，小淫的手，握着我的手，我们都坐在地板上，靠着床边，电视里面的画面已经停止了，不知道小淫有没有看完那个电影。这个画面的确是让我充满温馨和慵懒的场景，可是，自己的肚子也确实是因为饥饿才提醒自己醒过来的。我扭头看窗外，黑乎乎的看不见亮光。小淫因为我醒过来，所以也醒了过来，看着我，我抱怨着可恶的洋葱圈，小淫笑着从床边的大衣口袋里面拿出一块巧克力，轻轻剥开包装纸，送到我的口边，我张口吃了，可能是嘴边有碎屑，小淫的手指在我的嘴角擦了一下，笑：你吃东西，老是会整的自己晕乎乎的。 我问几点了，小淫看了一下手表说是早晨五点半了，因为是冬天，所以早晨也是黑黑的，我不好意思自己就这么睡了大半夜，所以提议要去小米的房间补个觉，小淫拉住我的手，没有让我走，但是没有说什么话，只是让我靠在他身边。小淫点燃一支烟，转头问我要吗，我摇头，因为我早晨没有吸烟的习惯，我看着他吸烟，小淫吸了几口烟，轻声说：刚刚醒过来的时候还以为这个场景是做梦呢，没想到是真的，呵呵。 我想了一下，指着我身上的衣服说：这件衣服给我吧，反正我也穿过了。 小淫笑着点头：可以给你，不过我买的时候花了120元人民币，穿过三次，所以60元人民币卖给你，这个价格满意吗？ 我嘟着嘴摇头：不满意。 小淫慢慢掐灭烟，转头看着我：十八，我在深圳，没有一天不想你的，我说真的。 早晨我和小淫一起给大家买早餐，阿瑟起床后还是穿着昨晚的大短裤，因为有昨天的事情在里面，所以每个人看他的时候都是笑着看大短裤，所以阿瑟也是恨恨的看着挑起事端的小麦，早餐是牛奶和汉堡，因为昨天晚饭是洋葱圈的缘故，所以12个汉堡竟然没有剩下，于是小米得出结论：要是早晨要吃好，晚上一定要吃少。

第58节：平淡无奇的日子(2)

阿瑟说吃完饭后要带着小麦和小淫、易名去师姐的公司看看怎么布置局域网，看完还要报价和市场询价，小米要到学校上课，很快就要期末考试了，我还要去上班，看来每个人的日子永远只能是按照规则和规律走，所以要相信那句话：只有人去适应社会，而不是社会反过来适应人的。 我穿外衣的时候，小淫过来递给我两块巧克力，说是今天的，我正想再要几块，阿瑟把小淫拖走了，很不满意的看着我：十八，你们不腻味吗，我借小淫用用。 我把衬衣的领子好好的整了整，闻了闻衬衣上洗衣粉的香味，决定今天就穿这件衬衣上班，尽管我自己的衣服已经干了。 来到公司的时候，女老总急三火四的找我，我还以为发生什么大事儿了呢，后来才知道是女老总的女儿把自己的手机丢了，正在学校哭着喊着要女老总给送个手机过去，女老总随便从自己抽屉里面拿出一个手机，让我去她女儿的学校，除了送手机，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替她开家长会，不过这件事挺新鲜的，自己的女儿还要别人去替开家长会，看来是赚钱大过天啊。我倒是无所谓，不管冒充谁，都有人给饭钱，所以也是准备去那个贵族学校长长见识。 去到那所贵族学校，我还真是吃惊，整个儿不大的学校，挤满了名车，全是开家长会的家长，我找到女老总的女儿，先是把手机给她，然后说我替她妈妈来开家长会，女孩不屑一顾的说了一句话：管他的，只要不是阿猫阿狗，是个人来就行。 我扁扁嘴巴，忍了好久，终于没说出不好听的，唉，什么叫苟且偷生？我觉得我那会儿就是，一句有气节的话都说不出来，我吃饭的经济基础是我个人气节的上层建筑，所以，俺忍了，三个点儿一个昆，混的境界就是宠辱不惊，我还做不到去留无意。 估计是学校的老师也是见过大事面的主儿，所以见到哪个学生的家长都没有什么感觉了，当看到我的时候，我立即就说明自己是替家长来的，那老师也很有意思，对我说话的意思是女老总的女儿不仅学习不好，还带坏了别的孩子，如果说女老总的女儿学习不好的

话，我还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她一说把别人都带坏了，这话我就很不愿意听，难道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傻子吗，一有人带坏，就跟着往坏了的地方钻？再说要你们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干什么，不是说是园丁吗，看见哪个树歪脖了就给正过来，难道就是让树自个儿往正了长？我还真不是帮着女老总的女儿说话，现在有些教师真是不像话，没事儿就折腾学生家长，看谁的谱儿大就往谁身上靠，谁的家长不给点儿好处就说人家的学生的不是，整个儿一个毁人不倦，赶上个节假日不是要礼物就是鲜花，我就看见自己住的楼下的孩子在教师节的时候哭着喊着让自己的家长买花给老师，说是如果不买的话，老师就会对自己不好，所以提起来这事儿我还真是憋着气儿。当女老总女儿的老师板着面孔教训我的时候我还真是没有给她面子，带答不理的回应着，因为她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老师，正常的老师会说明这个学生的成绩，还有智力，还有学习的努力程度，大概考高中的时候会在什么档次上，这才是一个真正老师应该关心的，反正女老总也是会给她的孩子办留学，讨好这样一个老师真是没有什么油水，所以我也没有给她什么敬意，不等她说完，我就把她甩在一边儿了，然后回去了，把这事儿给女老总说了，没有想到的是，女老总说我有骨气，就应该这样对待那样的人。 有时候有钱人家的小孩还真是不好教育，女老总的儿子就更娇贵了，上个幼儿园，不但车接车送，还要有具体的要求，比如下雨不去，刮风不去，下雪不去，阴天不去，冬天不去，生病不去，换季干燥的时候不去，周六日不去，我就琢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去以上这些天，那个孩子还能上几天幼儿园？ 前几天公司人反映库房有老鼠，于是女老总的5岁的儿子和女老总的丈夫就送来了几只猫，准备让猫在库房安家抓抓耗子，我就见女老总的儿子抓住猫的尾巴把两只猫生生的拖进办公室，我看了都很不忍心，但是人家就很忍心，不过那孩子够有力气的，竟然能拖着两只猫进来，到底是现代的孩子，营养充足而且也不缺钙，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照顾猫，三只猫都跑光了，我没事儿的时候还去看过其中一只猫，很可爱，就

是显着孤单，而且害怕人，我觉得怕人绝对是和女老总儿子拿手使劲儿拽过它们的尾巴有关。 下午的时候，我可爱的房东给我打电话说来收房租的时候，对面房间的小卜已经帮我把我该叫的房租交了，让我回去的时候记得还给人家，我这才记起来该交房租了，看来世界上真是有好人在啊，漂在外面还能有人在钱的上面帮忙，真是一件让人感觉温暖的事情，于是我给小卜打电话，对于他的帮助表示感谢同时也说了因为有朋友过来所以要晚些时候才能回到房子，等回去的时候再把钱给他，小卜倒是很客气，说没有关系，还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他不怕我不回去。 这一天过的真是没有创意，阿瑟领着大家在帮着师姐夫的公司搞局域网安装的前期工作，倒是师姐感觉过意?去，所以说晚上请我们吃好的，她下厨，我第一个提出不要再有洋葱圈之类的东东了。

第59节：中间的女人(1)

（二十三）中间的女人 晚上回到小米的公寓，师姐夫也在，桌上放着一大堆资料，我脱衣服的时候，师姐兴高采烈的告诉我说，如果这次生意顺手，师姐夫可能会捞到十几万的额外收获，我也咋舌，钱啊，真是比维生素C都能让人的细胞激活或者亢奋，我看着师姐甜蜜蜜的样子，真是感慨，看来找老公还是的得找那些脑袋灵活的，瞧瞧，就几天的功夫就能赚这么多钱，还是很轻松的样子，赚钱形同探囊取物，我不住的摇头赞叹，小淫过来，递给我一杯水，问我是不是中风了似的，为什么一个劲儿的晃着脑袋，我说师姐找了这么一个会赚钱的老公，真是让人羡慕啊，小淫嗤笑我幼稚：哎，你怎么就知道我赚的钱不多啊？ 我一下子来了兴趣：对啊，你来了几天了，小麦老是说你混的不错，你一个月赚几大毛啊，应该比我多才对，说来听听。 小淫还没有说，小麦就从后面凑上来：十八，这点你放心，小淫现在是按年薪计算，按照你的饭量，养着你没有问题，你又不喜欢买衣服，对化妆品也没有兴趣，无非就是多吃几块巧克力，饿不死你的。 我还没有反映过来，小淫就接着说：对呀，饿不死你的，所以不用担心了。 我忽然想到婚姻这个词儿，开始不自在和扭捏，看了小淫一眼，他也笑眯眯的看着我。 师姐今天下厨，据她自己说会做很多好吃的，但是师姐夫似乎有事儿，和阿瑟谈完局域网的事情之后，在师姐的失望中拿着报价单和资料匆匆走了，我安慰师姐：男人吗，应该以事业为重，不能流连饭菜的。师姐说也是，又乐巅巅的拿着铲子跑厨房了，我、小麦和小淫几乎同时说出来：典型的家庭妇女，典型的小女人。

第60节：中间的女人(2)

然后三个人击掌，说：耶。 小米回来的时候，小淫的电话响了，小淫去接电话，我听着，似乎是那个叫小由的女孩子，因为小淫拒绝她的口气和那天基本一样，我心理开始倒，我看见小淫回头看我，眼神中有笑意和温暖，小淫放下电话后，来到我身边，说：十八，小由想要见你，要来这里。 我指指小米，一脸的不高兴：主人在这儿，你问我有屁用。 小淫看着我：我想，见见就见见，也好让她死心，嗯？十八。 阿瑟凑上来，打了小淫一下：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姑娘的事情，人家非要找上门来了，没有什么私生子之类的事儿吧？ 小米好客的劲儿又上来了，好啊，来吧长痛不如短痛，让她来个彻底的死心呗，正好师姐今天做了不少好菜。小淫使劲儿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打电话给小由。 师姐忙乎完，我们大家坐在客厅里面等待着一个叫做小由的女孩子的到来，小淫不断看着手表，在我看来，好像小淫很期待这个女孩子的到来似的，尽管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有很大醋意的成分，师姐磕着瓜子一脸的疑惑看着我，低声在我耳边问：会不会来这儿闹事儿，小淫是不是和她交往过啊。 我冷漠的摇摇头，当门铃响起的时候，小淫起身去开门，我坐着不动，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小淫和那个叫小由的女孩子一起进来了，不得不承认的是那个女孩子逼人的青春，还有亮丽，这让我再次想到木羽评价我的话语：长得不好，赚得不多，脾气很差，小淫刚要介绍，女孩子自己说要猜猜谁是十八，当她在小米和师姐之间犹疑目光的时候我安静的看着她，当她认定师姐是十八的时候，小淫已经走到我身边，伸手揽住我的腰，朝我笑：小由，你错了，这个才是十八。 我看见小由抬起头，我们目光对视的时候，我的眼睛里面一寒，尽管她笑得阳光灿烂的，她开始靠近我，友好的伸出手我也是伸出手，突然，她的手转向，迅速奔向我的脸，我听到了小米的惊呼声音，然而我还是抓住了她的手，用力往前一甩，冷冷的对她说：不要对我动手，即使，我不是谁爱的人，至少我

自己还爱自己。 小淫的声音在我旁边响起：小由，你干什么？ 那个女孩子一瞬间就满眼都是泪水，我听见了她的恨意：你，为什么还要出现，如果你一直都不出现，他就是我的，我的，你听清楚了，是我的，我努力了两年，这两年，你在哪里？这两年，我听过他的喜怒哀乐，你在哪里，在哪里？然后随便一出现，就随便把别人的东西据为所有是吗？ 我开始怀疑的看着小淫，小淫的喜怒哀乐？那我的喜怒哀乐呢？是谁造成小淫的喜怒哀乐，又是谁造成我的喜怒哀乐的？这两年我是没有努力过，小淫当初的决绝要我怎么去努力？我要怎样去努力？我和小由的对视中，小米过来扶着我：十八，你的手在抖，你没事儿吧。 小由挣脱师姐的阻拦，跑到我面前，直视着我：你随便丢掉的东西难道不允许别人珍惜吗？你是清道夫，就必须要求别人是性无能吗，是无欲无求吗？你是怎么折磨着自己爱的人的，你说啊？ 我冷硬的目光扫视到小淫眼睛上，小淫躲闪，过来拦住小由：小由，我不打女人，你走，马上走！ 我发火：让开，让她说。 小由狞笑着看着我：你知道你眼前这个男人最喜欢什么样的颜色，最喜欢什么样的食品，什么牌子的烟，什么样子的衣服，什么牌子的香水，什么样子的饰品吗？你知道他喜欢吃辣的还是酸的，喜欢什么运动，喜欢什么样的游戏吗？

第61节：中间的女人(3)

我愣愣的看着小由，说不出话。 小由开始大笑：可是，我知道，我都知道。 我想到我以前的狞笑和可悲，我仰着脸看着天花板，我觉得自己真是可悲，可悲到让另外一个女人来指责我，我宁可希望这些指责是从小淫嘴里说出来，或许我会更好受一点儿。 小淫突然来到我身边，他抱住我，在我耳边说：可是，十八，我知道你最喜欢什么颜色，我知道你最喜欢什么样的食品，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子的烟，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子的衣服，我也知道你喜欢吃酸的还是辣的，我知道你喜欢什么运动，这些我都知道，我知道你的这些就够了。 小麦和阿瑟挡在小由的前面，我看见她看着小淫的背影哭泣，我忽然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可怜，我也曾经经历过不被喜欢的感觉，我知道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感觉，我的眼泪流落下来，我知道我的泪水有一些成分是为了她，我试图挣脱小淫的胳膊，我说小淫你放开我，小淫不放手，小淫背对着小由，说：小由，你走吧，本来今天，我们是很想请你吃饭的，虽然你做的事情很欠揍，但是我不会打女人，你走吧，走啊。 小由的眼睛看着我，看着小淫的背影，我的眼睛看着小由，两个女人的泪水中都是为了中间这个男人，也为自己，欠钱还钱，欠东西还东西，欠酒还酒，可是感情的亏欠谁还的起，又要怎么还呢？阿瑟轻轻打开门，对小由伸手示意，小由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看着小淫的背影，慢慢挪到门边，她的眼神中有着绝望和疼痛，而我们就这样让这样一个女孩子走了，没有办法挽留，也，找不到挽留的的理由。 阿瑟和师姐，小麦一起进了房间，空荡荡的客厅只剩下我和小淫。 我几次要挣脱小淫的手臂，但都没有成功，我沙哑着声音说：小淫，你放开我。 小淫说：我不放，我不能再放手了，如果再放一次手我根本不知道还要拿多少时间来寻找你。 我想到昨天想到电影中女主角用牙齿咬男主角的肩膀，说要留下一个记号，我把牙齿靠近小淫的肩膀，用力咬下去，我不知道自己用了多大力气，直到再也用不上力气了，我才

松开了牙齿，但是小淫竟然没有吭声，我问：不疼吗。 小淫模糊着声音：疼，但是总比放手后来的疼要轻很多。 我说：你松开我吧，我这次不会赖帐的，真的。 小淫反问：真的？ 我说是。小淫这才慢慢松开我，我一个人冲到洗手间，我把水开到很大，一边洗脸一边流泪，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总要安排那么多的误会和境遇，如果只是一个人对一个人，不用费事寻找，没有单一的一相情愿，谁和谁都不用活得那么辛苦，该多好啊，可是为什么不这样呢，为什么两三个人之中总要有人受伤，总要有人为别人受伤或者说因为别人而受伤。 小淫在外面敲门：十八，你出来，你总是呆在里面，我不放心，你出来啊。

第62节：解冻(1)

（二十四）解冻 我拿毛巾把脸上的水擦干，然后推门出去，小淫在洗手间的门口走来走去，看见我出来，想说话，但是没有说出什么来，我淡淡的说：让大家吃饭吧，不能让这样一件事情，使得很多人没有兴趣吃饭，师姐第一次下厨，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 我说话的时候，小淫一直盯着我的眼睛，我把眼光看向别的地方，不是害怕他的眼神，是怕自己的眼神吓到他，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眼神里面没有什么温度，我不想装着有温度，更何况，一个人在零下几度的心情中，即使装作暖和，也是，很难。 吃饭的时候，小麦尽量想说一个笑话，有人跟着笑，但是我没有笑，因为我怕笑得时候抖动的身体也会把哭带出来，小米拿着果汁杯子碰我：十八，问你一个问题，你别介意啊。 我把一大块土豆使劲儿放进嘴里，说：不介意，问吧。 小米拿舌头舔着汤匙：就是，你怎么知道，那个小由会，会动手打你。 我的眼角看见小淫低下头，看自己眼前的盘子发呆，我努力把土豆咽下去，喝了一口水，然后看着小米说：因为小由看着我的眼神，不是在看敌人，是在看仇人。 小麦惊呼：十八，你应该挂单云游四海，给别人算命，一算一个准儿的。 我尽量保持平静，心想如果我有那个本事，我还用为生计发愁吗。师姐沉默的看着我，象看一只受伤的动物，其实，我原本没有那么脆弱，小淫在饭桌上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看我一眼，只是他眼前的食物没有少一丁点儿。 我捅捅他，问：是不是师姐的手艺不好？ 他扭头看我，眼神里面是忧伤：不是，是我自己吃不下。 小麦关心的盛给小淫一勺牛肉：吃吧，你看十八，人家吃的就很好，也很多，这比洋葱圈好吃多了。 阿瑟没有反映的吃着饭，不愿意看任何多一眼，可能见过太多东西，就能见惯不怪了。 晚饭后，师姐担心师姐夫没有吃饭，就把自己做的饭菜打包了一些放进保温桶，说要去师姐夫的住处送饭，晚上就不回来了。阿瑟把我和小淫叫到吧台旁边，小麦和小米坐在旁边，阿瑟自己点燃了一支烟，扔给我一

支，看着我说：十八，我刚才没有说什么，是因为在饭桌上不想影响大家的胃口，我是你们的师兄，从学校到现在，大家呢，一直都是好兄弟，所有以我说话也不想没有意思的客套。发生这种事情谁的心理肯定都不好受，我可以打保票的就是，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小淫向你示威或者显示什么，那小子虽然不是英雄，但一直是个男人，他不会做那么小人的事情。 阿瑟吐了两口烟，看我没有点烟，就把火机扔给我，接着说：你和小淫的事情折腾了好多年，当然他也是有责任的，可能是在没有遇到你的时候胡闹了一段时间，可是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不堪，只是那小子长得比较迷人，女孩子也愿意和他来往，女孩子谁不喜欢有魅力的男人？要是我是女生，我也愿意和他交往，可是谁也不能担保自己没有胡闹的年龄，大家都是凡人不是圣人，即使你十八，也是有过自己心仪的男人，只不过你偏于传统，只是没有下手或者说下手晚了而已，小淫呢，也比你大一些，你也不小了，你们都是成年人，做什么事情自己都该清楚，首先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小淫在深圳这几年，我们这些哥们儿心理都清楚，他过的不好，他从来没有忘记你，虽然当初你们闹僵了，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就是，除了你之外，没有那个女生让他这么挂心的，你呢，也不是不喜欢他，如果不喜欢的话，我绝对不在这里废话了，你只是有你自己的原则，说是原则，其实也不是就是一辈子过不去的坎儿，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能珍惜这份情感，还有小麦和小米，你们虽然还小，但是这些事情好好记着，免得长大以后犯同样的错误，作为师兄我能说就是这些了，你们好好聊聊吧，把事情看透吧。 阿瑟拿手拢拢头发，伸出手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路过小淫身边的时候，和小淫用力拥抱了一下，然后趿拉着大拖鞋，吊尔郎当的和小麦进了房间，小米冲我做了个鬼脸，也偷摸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63节：解冻(2)

我用阿瑟扔给我的打火机点烟，小淫一直坐着不说话，呆呆的看着酒柜上的瓶子，我吐了一口烟，扭头看他：其实，小由没有说错。 小淫迟钝的看着我：怎么讲。 我拿手指敲着吧台的玻璃：其实，我对你真的是，一无所知，而你对我知道很多，我们之间，我把精力集中放在了伤害这个词儿上面，忽略了爱的存在，你是把精力放在了爱的上面，忽略了伤害的存在，这样一来，最亏欠别人的是我。 我看见小淫的喉结动了一下，我笑：其实，和小由相比，我还真是觉得木羽说的对，我这个人还真是年纪不小，长得不好，赚得不多，脾气很差，你确定你自己没有搞错你对女人的爱好吗？ 小淫也笑，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和酒窝，看着我：可是，象你这样一个种群，其实也很难找，如果不找到这个种群会灭绝的，出于保护人类种群文化的目的，我也不能放手啊。 我从小淫的口袋里面拿出一块巧克力和一盒烟，我把巧克力递给小淫，因为晚饭他没有吃好，我接着点了一支烟：其实我并不恨小由，真的，绝对坦荡的说，你记不记得我还暗恋易名的时候，当易名被学校那个女生折腾的时候，我也是咬牙切齿，很想和那个女生拼命的感觉，那时候，你还说要是我打不过她的时候你会帮我是吗，你不是不打女人吗？ 小淫笑的邪气：是啊，我是可以帮你啊，我没有说要帮你打，我只是可以帮着你逃跑而已，不过话说回来，即使你们真的动起手来，也没有那个女生能打过你的，所以我从来就不担心你会被女生欺负。 然后我们两人都笑，我犹豫了一下，看着小淫：问个问题，那个时候，你交过很多女朋友，什么感觉啊，为什么好像每个时间都不长啊。 小淫的眼睛亮晶晶的看着：真的想知道？ 我点头，小淫拿我手里的烟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看着我笑：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很好奇，也不排斥和女生交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女孩子喜欢和我交往，可能是本人实在是很迷人也真的说不准，呵呵。 我嗤笑了一下，小淫的酒窝若隐若现，从酒柜上拿了两听啤酒，

递给我一听：其实我也不想为自己辩解什么，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有春风得意的成分，和其中一些女孩子也有过一些亲密行为，但是为什么交往的时间不长，这个我也不知道，只是好像大家慢慢就不来往了，她们不找我，我也不找她们了，所以就分手了，只是好像大家都没有舍不得的感觉吧。 因为房间里面是中央空调，温度热，我用手解开衬衫领口的扣子，小淫看着我说：十八，有时候我真的分不清你是男人还是我是男人，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看见你和阿瑟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我根本看不出你哪里象女人，那时我还真的以为你是男人，那时候你看着还真是酷啊，所以大雄追我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的躲到你和阿瑟的背后了，因为阿瑟个子高，所以我就抱住你了，你尖叫的时候我才觉得不对劲儿，所以从那以后你看见我就象看见流氓似的，呵呵。 我用拳头捶了一下小淫的肩头，小淫哎哟了一下：轻点儿，这个地方可是刚刚被你咬过。 我一下想起来刚才有在他肩膀留下了一个记号，开始觉得很不好意思，小淫开始变得理直气壮。 喝完一听啤酒之后，小淫拽着我的手，让我到他房间去，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跟过去之后才知道，他带来一个小型的游戏机，可以打俄罗斯板块和小蜜蜂的游戏，我惊喜的看着他：这个东西，你从哪里搞到的，我可是想好久了。 小淫看着我惊喜的样子，眼神中有一种欣喜：十八，我们打通宵，就玩这个。 我犹豫的说：可是明天还要上班，你想让我变成熊猫眼啊，再说咱们老是在一个房间里面，不太好吧..... 我还没有说完，小淫就打断我：什么跟什么啊，玩困了你就靠着我的肩膀睡呗，有什么不好的，我又没有把你怎么样了，昨晚你还不是坐在地板上，靠着我睡的吗，真是小气。 我尴尬的想到是自己在多想，完后，我和小淫偷摸跑到厨房，把师姐准备给师姐夫盹大补汤的火腿和酱牛肉都偷偷拿到房间，还有几听啤酒，想到他们明天打开冰箱看到空空如也的样子，我就忍不住想要大笑，小淫一本正经的说：读书人不能叫偷东西，最多就是叫窃而已，知道吗，以后不能说是咱们偷了，要说是咱们窃了，否则会被人笑话，丢了读书人的脸面可是很不好的。

第64节：如此人生啊(1)

（二十五）如此人生啊 早晨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我的眼前站着阿瑟，小米和小麦，阿瑟大短裤里面的腿不停的抖动着，并且双手抱胸，怒气冲冲的，小米则是叉着腰，小麦一副苦瓜脸，最为奇怪的是，他们三个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两片面包，我则是枕在小淫的腿睡在地板上，小淫倚着床睡，我的手里还拿着游戏机的控制器，我看见小淫低头朝我笑，很诡秘的那种，我忽地坐起来，看自己衣服穿的好好的，我开始发飙：师兄，啊，还有小米小麦，你们一大早晨这是干什么啊，进来经过我们允许了吗，真是不像话，在学校老师没有讲过礼仪课吗？ 小淫拿手拽拽我的胳膊，一个劲儿的想让我闭嘴，我火大的站起来。小麦冲到我面前，把手里的两片面包朝我扬了扬：十八，你自己看看，还好意思跟我们说礼仪，你们干了什么啊。 我一头雾水的看着，小米尖叫着拿着两片白面包在我眼前一放：十八，你们太过分了吧，早餐的酱牛肉呢，牛肉哪去了，嗯？你让我们吃什么，这两片面包夹什么吃啊，你说啊。 我这才想起来昨天晚上和小淫把火腿和酱牛肉都给吃光了，还有几听啤酒，残渣都摆在我们旁边的地板上，真是被人家逮了个人赃俱获，想狡辩都不成，我看看小淫，小淫无奈的耷拉着脑袋，忘了昨天晚上说的，要是被人逮到也要摆出一副读书人的气节和架式。 还好，小淫坐飞机的时候带了一罐果酱抹面包吃，所以这个时候拿出来救济，但是还是不够分的，小米惩罚似的让我和小淫啃白面包，果酱没有我们的份儿，小淫倒是没有意见，一边啃一边满足的笑着。正僵持的时候，易名回来了，他昨天去北京的一个同学那儿，那个同学今天早晨有课，所以他早早回来，怕大家没有吃东西，所以买了很多吃的，阿瑟小麦小米同时冲上去拿热气腾腾的汉堡吃，我也上去，小米把我拽开：十八，你一边上反省去，你说你，竟然和小淫同流合污，害的我们大家都快成和尚了，我还小，还要长身体，还要发育的，要是营养不良怎么办

啊。 小麦一边吃一边补充：就是，你看小米的胸部多么小啊，要是营养不良，十八，你要负责的。 易名听说之后觉得很好笑，小淫拽过我，笑着把白面包递给我：吃这个就可以了，咱们的营养，昨天晚上已经补充完毕了，再补充就过剩了。 我不服气的说：补不补营养不是关键，即使是咬着汉堡过过嘴瘾也好啊，白片面包跟咀嚼报纸似的。

第65节：如此人生啊(2)

早餐过后照例是大家上班，上学。人有时候挺奇怪的，记得小时候想法很有意思，上幼儿园的时候特别羡慕小学生，等自己成了小学生的时候又感觉要是当个初中生应该很春风得意的，可是上了初中又得玩命得考高中，上了高中之后又要考大学，上了大学之后开始以为毕业之后才是最为幸福和自由的，因为终于没有人可以管自己了，可是等踏出校园门口的一霎那，很多东西都改变了，很多东西都变成要自己作主，要自己承担责任和义务了，可是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能无忧无虑不为吃饭发愁的校园生活是多么的开心和自由啊，可是也回不去了，自己已经一大把年纪，已经进入人生沧桑的开始了，所以一旦把自由的权利全部归还给个人，个人反倒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了，人生不过百年，很多东西就在懵懂，懂得和不懂之间过去了，圣人毕竟少数，大部分的人都是过着糊涂蛋的日子，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想明白什么事情，可是那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活着，都要吃饭，而且每天都要吃饭，一顿饭也不能少，除非是为了减肥，才会不吃饭。 木羽的电话就在我东想西想的时候打过来了，我实在不知道他还能有什么事情，他约我中午到我们公司楼下的咖啡厅见面，本来我是不想去，可是他的话正经到不行，所以我想还是去一下，说不定真的有什么事情。 挂了木羽的电话，我要去销售一部拿年终的销售报表，女老总要在年末开个总结会议，所以我要为她写一份资料。销售一部女经理正在看报纸，看见我来之后，很客气的给我倒了一杯水，并让销售助理把我要的资料整理出来，在我等候的时间里面，销售部女经理给我看一则新闻，我瞄了一眼，好像是一个男人起诉离婚的理由是他的老婆不能给他正常的夫妻生活，销售部女经理看了我一眼：十八，你说，男人可以根据女人不能提供正常的夫妻生活提起诉讼，那么女人是不是也可以根据男人不能提供那个……也提起诉讼啊。 我小心的把水咽下去：这个应该可以吧，法律上不是说男女平等吗？ 销售

部女经理接着问我：那为什么没有女人提出这种诉讼呢？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怕丢脸吧，你想啊，要是女人先提起这种诉讼，说自己老公不能人道，那好像显着自己特不正常似的。 其实我的心里话是想说是不是显着女人像个荡妇，我并不是否定女人的正常要求，只是觉得局外人可能会这么想而已，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事实是中国人经过验证得出来的结论，所以肯定也绝对有一个定的道理了。销售部女经理把我拽到里面的房间，小声对我说：十八，你说，我要是不和我们家的离婚，但是我在外面有个情人，这样怎么样啊。 我差点儿喷水，销售部女经理接着说：其实，我也想离婚，可是怎么说也是孩子的父亲，所以也不忍心，我这辈子就养着他了。 我愣愣的看着眼前这个女人，没有说话，最后只是说帮着她找个律师问问吧。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女经理和她老公离婚了，离婚后即使再成家，但是还养着原来生病的老公，那么社会和局外人绝对说这个女人伟大高尚简直就是神，可是如果她不和她老公离婚，还保持婚姻关系，要是和别人发生关系，社会和局外人的绝对说这个女人下贱淫荡简直就是禽兽不如了，如果她老公再来个落井下石，说不定还能给她来个通奸的罪名和帽子也说不准，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做法，竟然会有天壤之别的结果。

第66节：如此人生啊(3)

我老是觉得：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似乎是给男人说，对女人似乎不管用，女人的江湖不管怎么救济，也是没柴烧的结果。比如说销售部女经理的丈夫得的病是肌无力，这个青山怎么留，包括柴火怎么点，都是烧不起来的，泼汽油也没有用。 中午，在咖啡厅见到木羽，他始终还是那样子，没有什么表情也没有什么正经，我问他找我什么事情，他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接问我愿不愿意帮着他写专题报道，木羽的意思是说他做的专题报道太多了，如果我愿意帮助他的话，他愿意按照所报道的专题总价给我一定的报酬。这个事情对于我而言，还是很有诱惑力的，毕竟赚钱的目的是混生计，可是他这个人实在让我摸不着头脑，我琢磨着他为什么找我而不是别人的时候，木羽说他听小米说我经常给别人写论文之类的，我狐疑的看着眼前这个男人，木羽把脸凑过来说：我又不会把你吃了的，我的确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不然不敢接太多专题采访，忙不过来，你只要按照我提供的资料写就行，大家在外面都要赚钱吗，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吧。 他说的这个倒是事实，我想了一下，告诉木羽说可以是可以，但是必须满足我的要求，不用来回跑着拿资料，电子邮件传就可以了，因为我不想见他，还有，就是报酬由木羽直接交给小米，我会从小米那儿拿。木羽眯着眼睛看着我：你就那么不想见到我么？要是我这个雇主一定要见雇员呢。 我避开他的眼光：要是那样，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也不想这样做。 木羽一笑：好吧，真是被你搞败了，那就成交了，看来找一个得力的助手，要比单纯找一个女人要划算。 我看到木羽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怪怪的，木羽看出我的表情，一本正经的说：十八小姐，看看，人生真是很短啊，上午刚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葬礼，只是比我小两三岁而已，说没有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是喜欢我的话，一定不要藏着也不要憋着，人活着就要及时行乐，说不定那天我不在了，你可能会后悔，说不定不知道会伤心成什么样子的，我要是在天

堂里面看见你因为我而伤心，我也会伤心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趁现在大家都在的时候，好好珍惜对方吧。 我嘲笑的看着他说：你要是死了，没有人会心疼，说不定从此以后天下就太平了，你活着还真是没有什么用处，只知道祸害良家妇女，真是造孽，老天在上，一定不要饶恕你这样的家伙，死后一定要让你下十八层地狱。 然后我招手要结账，木羽从我的对面坐到我的旁边，看着我的衣服，我往旁边退了一下，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木羽一脸的无赖：十八小姐，你怎么穿着男人的衬衫啊，不会是没钱买衣服了吧，对了，肯定是穿着男朋友的，是不是？上次，你男朋友从房间里面出来，还衣冠不整的，你们真的在睡觉吗？看来事实胜于雄辨啊，我还是晚了一步，可惜，可惜。 我赶紧躲开木羽身边，面红耳赤的：你胡说什么啊，是不是又想挨泼啊，真是的。 木羽把我的钱扔给我，说：这次我请，庆祝以后我们的同流合污能够合作愉快，不过，十八小姐，你挑男人的眼光也是不错，那个男人的确不错啊，很有品，但是要是和我这样的极品相比还是会逊色很多的。

第67节：糊涂度日(1)

（二十六）糊涂度日 下午回到办公室，我还在想，晚上要怎么和小米他们说我答应了木羽的事情，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不是为了赚钱才答应这件事的，我很想反悔。 女老总再三叮嘱我要为新年的总结会议做好准备，有很多总结报告要做，还有一个全公司的联谊会，其实谁和谁都不认识，要我说联谊会大可免去，据说很丰盛的一场聚会，无非就是说公司如何壮大员工如何努力，我觉得增加薪金是最好的奖励。我就去过公司的库房，很大很大的一个地方，库管是一个不大的孩子，十六七岁左右，每天要负责出货还有入货，上千箱的东西进进出出，可是这个可怜的孩子每个月的工资才四百元，虽说包吃包住，可是这也太剥削劳动人民了吧，一个孩子没日没夜的工作，他的报酬是如此的低，而女老总一年扔在西安法华寺的香火钱够这个孩子赚十几年的，十几年的没日没夜，我一个人在库房溜达的时候真的感到了无奈和伤感，有钱人和没钱人之间，到底谁是谁的衣食父母呢？我不敢想象。 快下班的时候，女老总扔给我一些人事资料，是关于公司要招聘的行政总监和全国市场总监的资料，薪金是月薪8000元，还不包括年底的其他开支，我们准备向猎头公司找这些人，当然了薪水的数字也不是看着玩的，不管是谁在世界上混江湖，肯定都要有两把刷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在想库房的那个孩子，一个十六七的孩子，却做着成年人都不堪重负的工作，我说不出自己是可怜还是同情还是抱不平。 下班回到公寓，只有小麦一个人，一问才知道小米在学校还有一堂课，阿瑟领着易名和小淫去了中关村，我去小米房间拿出自己的衣服，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回家拿外面的衣服，于是想到去小淫的皮箱里面再拿几件衣服先穿着吧，反正已经穿过一件了，我先是冲了澡，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还是没有人回来，估计师姐也是去师姐夫那儿了，房间里只有我和小麦，小麦也是百无聊赖的，我们两个在冰箱里面找到几听啤酒，还有一袋速冻水饺，在实在没有什么可吃的情

况下，我和小麦两个人去了附近的超市，把最近几天要吃的东西买了差不多，回来放到冰箱里面，我们两个人随便做了点儿炒面，打开一袋泡菜，然后坐在吧台边上一边喝酒一边挨着时间。 小麦一直是阿瑟的跟班，年龄小，个子也不高，处事情像个孩子，所以只要比他大的人都可以把他当成跟班，他和阿瑟一样都是北京人，家里也差不多，都是很有钱，小麦和阿瑟两家交情还不错，所以小麦的父母很放心小麦跟着阿瑟，包括不久将来的出国，小麦说他自己没有什么主意，其实一个人有没有主意和年龄似乎没有什么直接联系，20岁也是成年人，28岁也是成年人，如果我家里有很多钱，那么我40岁也不想自己有主意，我跟小麦说起公司库房的那个孩子，一个十六七的孩子，做着大人的工作，没日没夜，每个月才400元，小麦的嘴变成惊讶的O形，感觉实在不敢相信的表情，我也不想相信，但是事实确实是存在。在大学的时候小麦一直把我当成哥哥，有时候他也这么叫过我，自从后来小淫喜欢我以后，小麦再也不叫我哥哥了，看来哥哥的位置终归是被小淫取代了。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是很那纳闷儿，因为我很多情况下分不清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其实我希望自己是个男人，原因就是如果我是男人的话，我就不用喜欢男人了，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就是如果我是男人的话，我就必须去喜欢女人这个问题，象我这种人的思维，大概最多就只能做到拆了东墙补西墙，太复杂的东西，我肯定无法搞定，阿瑟就经常说我的思维像是抽象画，觉着复杂，其实很简单。

第68节：糊涂度日(2)

小米回来的时候，我喝得有点儿晕乎了，小麦已经被我灌的趴在吧台上了，小米换完衣服也过来拿着一听啤酒和我凑热闹，我把木羽找我事情说了，小米吃惊的看着我：十八，你真的答应了，他没有额外提什么要求吧。 我苦笑：你也太高看我了吧，小米，你看我浑身上下有什么地方值得额外提要求的？ 小米还真的上下大打量了我一遍，说：也的确，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十八，木叔叔这个人吧，就是太滥情，要不然还真是一个好男人，我总是觉得他对你好像有点儿什么似的，平时他对女人没有这么热心过。 我打断小米：你知道他说我什么吗？他说我年纪不小，长得不好，赚得不多，脾气很差，多伤人自尊啊，真是。 小米笑：十八，那以后，我就是你的银行卡了，你可要对我好点儿，要不然我可是不吐钱的。 然后小米怪怪的看着我：十八，今天早晨我们看见你枕着小淫的腿睡觉，前天晚上怎么睡的？你们有没有什么特殊进展啊。 我拿手拍了小米一下，真是，现在的人啊，不想点儿特殊的事情似乎都对不起自己，正说着，吧台上的电话响了，小米接起来，然后我听见小米的话语：师兄啊，出去吃？不行了，小麦已经喝得趴下了，十八虽然没有趴下，但是喝得上云端了，我也喝了一些，估计也是醉酒驾车状态，你们买上来给我们吃吧。 我知道肯定是阿瑟他们，果然过了一会儿，我就听见阿瑟走路趿拉的声音，师兄这个人走路的时候，老是抬不起脚似的，我把下巴放在吧台上，小麦已经睡得不知东南西北了，阿瑟进来后，看见小麦醉成那样，就调侃我：十八，你以后不准灌小麦喝酒，他根本就没有酒量，一喝就醉，想小淫就找小淫，千万别拿别人代替。 我顺手甩了师兄一巴掌，看见小淫洗完脸从洗手间出来，阿瑟扛着小麦想把小麦送回房间，看见小淫出来就喊：小淫，管管你老婆，看她把小麦灌的，简直不像话。 易名在旁边笑出很大的声音，然后我听到他们开冰箱的声音，还有喝东西的声音，小米拿着吧台上的干花敏感着我的鼻子，我

闭着眼睛去抓她，但是没有抓到。 小淫还没有到我身边，我就闻到了古龙香水的味道，然后我睁开眼睛，看见小淫笑盈盈的看着我，他手里拿着酒，但是他却给我一杯水，小淫换了一件浅色的衬衣，在我看起来是那么的帅气，还有他的酒窝，很可爱，小淫靠近我的时候我把鼻子凑了上去，闻到好闻的古龙香水味道，我听见小淫说：上午冲完澡，我就用了一些香水，你怎么又开始学习警犬了，十八，不准老是学习警犬，嗯？ 我迷迷瞪瞪的看见小淫衬衫的纽扣开到第三个扣子，露出古铜色的皮肤，在我旁边摇晃着，我推开他递给我的水，抢到他手里的酒，喝了一大口，小淫好像要过来拿走我的酒，我不给，好像我的脸碰到小淫衣服里面的皮肤，我好像还要看什么来着，但是好像自己睡着了，忘了。

第69节：酒后乱性(1)

（二十七）酒后乱性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睡在小米的床上，可是我怎么也记不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抬手看表，刚刚晚上九点半，我从来也没有这么早就睡觉的啊，我糊涂的坐起来，听见外面传来阿瑟的笑声，中间还伴随小米说话的声音，真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晃晃脑袋，还是记不得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不过晚上五六点钟而已，我洗了个澡，好像和小麦喝酒，然后，，，我无聊的摇了摇头，决定去客厅看看，问问小米，我怎么会睡觉了。 我推开房门，看见小米，阿瑟，易名和小淫都坐在吧台边上，我慢慢走过去，师兄阿瑟最先看见我，一口水就喷了出来，搞了一地，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上，并没有不对的地方啊，衣服也是穿的好好的，小米扭头看见我过来，立马就笑弯了腰，易名也是拿手捂着嘴在不停的笑着，只有小淫，满脸通红，很扭捏的样子，好像个女孩子似的，我很不满意的走过去，从易名的手里拿出一支烟，点着，看着阿瑟一脸的坏笑：你们笑什么，笑什么啊，真是把我当成病猫了不是，师兄，你笑什么？ 阿瑟冲我伸出大拇指：十八，你，，，你真高，高，高人啊…… 不等说完又开始大笑，小米强忍住笑憋出一句话：十八，你哪是病猫啊，简直就是母老虎，哈哈，哈哈。 我简直被搞晕了，盯着易名：你笑什么，说啊，怎么象个女人似的。 易名憋了好几下说:十八，和你比，我还就真是个女人了，呵呵。 小淫的脸红到脖子，把头扭到另外的方向，我傻呆呆的看着这几个人，问题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大概过了一只烟的时候，他们的笑声才逐渐控制下来，小米勉强不笑，按着我的肩膀：十八，你真的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吗？ 我木然的摇摇头，心想要是记得我就和你们一起笑了，干吗还看着你们笑啊，我看见阿瑟朝着小淫挤眉弄眼，而小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上的红色一点儿也没有褪去，反而更尴尬更不好意思似的，易名根本就说不出话来，只是

一个劲儿的笑着，小米使劲儿摇摇我：十八，你知道你刚才干什么了吗？你简直，，，太不像话了。 小米喝了一口水，严肃的看着我：十八同志，你以前的酒品一直不错啊，大家都说你喝完酒简直就是君子，可是，你今天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你怎么能趁着喝醉酒的机会，非要脱人家小淫的衬衫呢？ 小米说到这儿，我像是自己没有穿衣服一样尴尬的站着，脸立即红成夕阳的颜色，我不相信的看着小米，小米忍住笑：真的，十八，你一边硬要脱，还说找什么记号之类的，还赖在小淫胸前不动了，我们好几个人才把你拽开的。 我感觉自己的腿都打颤了，不会吧，我一世英名，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不会吧，怎么可能的事情呢，我怎么自己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呢，估计我的脸已经红成了西红柿的颜色，阿瑟插嘴说：十八，你也是，小淫就是喷了点儿香水，你就这么失态了，要知道这样，在学校时候多喷点儿香水不就行了，最可笑的是小淫，他和多少个女孩子交往过了，竟然被你吓得手足无措，满房间的跑，脸红的不成样子，现在还没有下去呢，简直是笑话。 阿瑟还没有讲完，我就知道我肯定是酒后乱性了，我扭头就直奔小米房间跑去，跑到里面上了小米睡觉的大床，蒙头就睡，我特希望这件事也是我还没有睡醒做的梦而已，可惜，我还是能听见客厅里面传来的他们几个人的放肆的笑声。过了一会儿小米进来，使劲儿把我拽下床，我可怜兮兮商量着要和小米一起睡，小米冷着脸不答应，硬是要把我推倒房间外面，我一边挣扎一边对小米说：小米，我可是给过你很多好处的。 小米锁上门：十八，我才不和你一起睡，免得你半夜说不定还会脱我的衣服呢。

第70节：酒后乱性(2)

我眼巴巴的看着师兄，阿瑟把烟掐灭，幸灾乐祸的耸耸肩膀：十八，没有办法，不是不帮你，我又不能和你一起睡，小淫非杀了我不可，易名也不能，你们一起慢慢商量吧。 我呼啦一个大活人，就被他们这些人凉在客厅里面了，小淫脸朝着窗外，一直没有回头看我，我像个笑话一样立在原地不动。 我慢慢磨蹭到洗手间，在里面不停的洗脸，大部分的头发已经被水打湿了，我实在想象不出来自己竟然能做出那样的事情，简直太丢脸了，洗手间的空间不小，可惜没有床，我实在想不出来自己应该在什么地方熬一个夜晚。我从洗手间里面出来的时候，小淫已经不在吧台旁边了，我松了一口气，把客厅的灯光关小，然后轻手轻脚的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把音量调小，我想小淫肯定也已经进屋了，我自己就凑合着在客厅呆一晚吧，因为刚才睡了一觉的原因，我一点儿也没有睡意，小米家的电视还好，能收到很多个频道，我想实在不行我就看电影也能熬过一夜。 过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因为我坐的沙发是背对小淫的房间，而且还有电视里面电影的声音，小淫什么时候出来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直到他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我才看见他，他也是低着头，尽管距离我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还是下意识的往旁边挪了挪，小淫飞快的看了我一眼，然后指着正在播放的电影问我：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好像很有意思。 我嗯了一声，感觉真是不爽，我起身离开沙发，去冰箱里面拿了两听啤酒，坐回来，呼了一口气，把另外一听啤酒递给小淫，小淫顺手接过去，我打开啤酒还刚喝了两口，小淫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冲过来，抢我的啤酒，低声说：十八，你还敢喝酒啊？ 我被呛了一下，脸憋的红红的，感觉糗大了，小淫放下手里的酒，一只手扶着我，一只手拍着我的后背，我的头正好在他的下巴和胸口之间，我还是能闻到淡淡的古龙香水味道，我的眼睛正好看到小淫的胸，小淫看见我的眼神，赶忙拿手把衬衫的扣子扣上，好像我是男人，他反倒是女人似的，我很不服气

皱了一下眉头，白了他一眼。小淫侧着脸看我：十八，你怎么，又穿我的衬衣？ 我开始生气：要是不愿意，我就脱下来给你，然后帮你洗干净，再消消毒，拿去洗衣店烫好给你，行不行。 我甩开他的手，起身走了两步，最后想到师姐今天没有回来，我开始一乐，终于可以找到睡觉的地方了，小淫跟在我后面解释说他不是那个意思，我没理睬他，心想肯定是他大呼小叫，不然阿瑟和小米他们根本就不会知道什么，再说了，我喝醉了酒，我能做什么，再色情能色情到哪儿，无非就是在他胸前趴一会儿而已，脱个衬衣怎么了，我又不会做什么，好像是我非礼了他似的。我推开师姐的房间门，把小淫推在外面，小淫伸手拽住我的胳膊，面红耳赤的看着我：十八，你听我解释，其实是这样的…… 我没好气的打断他：不用说了，明天我把衬衣还给你，要是还是不满意，我再给你买件新的，这样总是可以了吧。 然后我恶狠狠的瞪了小淫一眼，接着说：敢说我酒后乱性，过几天我们公司有聚会，我非得喝得找不着北不可，我倒要看看我是怎么乱性的，我专门找帅哥，并且脱他们的衬衣，哼！ 然后我把门从里面锁上，爬上师姐的床，准备睡觉。

第71节：酒后乱性之后(1)

（二十八）酒后乱性之后 我睡在师姐的床上，小淫的敲门的声音还在继续，我能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十八，你听我解释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本来没有带几件衣服，我的意思是说，也不是，是…… 我忽地跳下床，开了门，吓了小淫一跳，我直接跑到小淫房间，把那天被阿瑟泼了水已经洗好的衣服拿着，然后去洗手间把今天晚上换上的小淫的衬衫换下，同时把两件衬衫装到一起，气鼓鼓的看着小淫：这样行了吧，明天我去公司的时候顺便拿到楼下的干洗店干洗消毒，然后下班再去商场买一件赔给你算作利息，放心，虽然我十八很疼钱，但是在这件事上不会给你买太差的衬衫的，你可以放心睡觉了吧。 小淫拽着我的胳膊苦笑着说：十八，我不是说衬衫的事情。 我打断他：那你是说我酒后乱性的事情了？那你大可放心的把你的衣服扣子开到底，我呢，以后绝对不会对你构成威胁的，虽然说男人长的帅比较养眼，但是我们生活的周围还是有很多帅哥的，我大可以拿他们养眼，好了，放心睡觉吧，非常感谢您没有报警，说我非礼你。 说完我把师姐的房门关上，小淫怎么敲门我也不管。 早晨我是被小米砸门的声音搞醒的，幸亏小米砸门，要不然我真是睡过了，我迷糊着爬起来，开开门，伸了个懒腰，看见小淫闷闷不乐的看着我，小麦看着我，则是一脸的仇恨，我想他肯定是怪我灌醉他了，不过还好，他早晚也要长大，男人吗，总要学会喝酒的，所以就算我提前训练他了，按理说小麦应该乐不颠儿的感谢我才对，不过我大人不计小人过，人生不过百年，这些小事儿就算了吧。 吃早餐的时候，我靠在易名旁边，一边吃一边和易名开玩笑，对面小淫的脸黑的像个锅底儿，一口一口的啃着面包，易名赶紧躲开我，跑到阿瑟旁边坐下：十八，你可不要害我。 我随便扒拉一些东西，最先离开饭桌，在门口穿衣服的时候小淫也没有来给我送巧克力，我赌气的很快离开的公寓，心想不理就不理，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去公司好了，我出去的时候把换

下的两件衬衣也带着了。 到了公司，先把衬衣送到洗衣店，回到办公室我自己一个人郁闷，真是的，这是什么事儿啊，正在嘟念的时候，女老总推开门示意去会议室开会，我郁闷的看着天花板，我琢磨着：要是每个人都不用上班，都不用看人脸色，还不用每天忙着吃饭，那该多好啊，最好人类能进化的跟绿色植物似的，往有太阳的地方一站就能进行光合作用，白天吸进氧气，吐出二氧化碳，晚上再反过来，吸入二氧化碳，吐出氧气，如此循环反复，这样才叫环保，什么环卫部门都不用设置了，地球自己就能搞定了绿色进化，有一点儿还是需要进化的，就是阴天的时候绿色是怎么进行的作用的呢，应该去查查教科书或者问问科学家之类的。可是现在的事实好像和我想的不一样，人好像需要吃好多东西，就拿我自己而言，吃的就不少，我那时候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如果那天有人肯娶我，我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小心翼翼的看着对方的脸色，以商量的口气说：我可以少吃一点儿的。 整个上午，我都是叼着碳素笔的头，眼巴巴的看着女老总磕磕巴巴念着我精心给她写的年终总结和激情洋溢的感言，虽说我写这些最终也是给人代笔而已，可是看着女老总磕巴的劲儿，真是白瞎我的一番心血了，看来有时候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能要求齐全了，女老总也是经常的上这个班上那个班的，什么卡耐基之类，扔到里面的钱真是无法计算了，培训最后还是这个水平，真是不如把那些钱直接捐给慈善机构算了。前几天有个小女生问我怎么才能写好演讲稿子，我告诉她演讲这个东东就是要气势，要开场就能镇住人，至于别人是不是能领会其中的意思不重要，每个人每天要做的事情已经海海的了，谁有时间去琢磨你写的是什么，我开玩笑说当年我在大学时候演讲效果就不错，开头就是自己拼凑的几句诗词：横空出世霸昆仑。可是到今天我都不明白这个东东是什么意思，最后总结就是演讲这个东西越不靠谱儿反而就越是出彩，把小姑娘吓了一跳，事后我也是极是后悔，真是感觉自己误导了晚辈，于是念叨着孔子的名字忏悔了好几天。

第72节：酒后乱性之后(2)

我一边看着女老总蹂躏着我文字，一边看着在座的表情，我就看见刚来不久的财务总监，听得倍儿认真，间或还会点头，皱眉，听别人说财务总监是东北人，人长得不帅，但是能有那么一种流气的劲儿，到底是搞会计的，不管老总讲成什么样子，都这么认真的听着？财务总监的旁边就是主管会计，一个过了三十好几的女人，成本核算方面都不错，我扫了一下会场，发现整个会场就他们两个人听得认真，真是敬业啊，我挪了一下身体，不想手里的碳素笔掉到了地上，于是我弯腰去拣碳素笔，竟然意外，很是意外的发现，财务总监的手正搭在主管会计的大腿上，不安份的移动着，这个场景一下就让我想起李敖先生的一句话：我有一手，她有一腿。看来这句话还真不是盖的，我装模作样坐好，然后就想，圣人都说做贼心虚，这话也是经过了老祖宗的检验，肯定又是另外一个定的道理了，财务总监和主管会计在桌子下面一手一腿的，所以在面上就要装作很认真的样子，这样他们就会以为别人发现不了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小淫打来电话，小声问我是不是还生气，我说是，然后我隔着电话反问：能不生气吗？每天两块的巧克力今天都没有了，简直就是待遇下降了。 小淫在电话那边笑，说晚上再给我，我赌气挂下电话，然后我就琢磨我到底在生什么气，想了半天也没有想明白。去洗衣店取了洗好的衬衣，我才想起来我是为什么生气来着，哼，不就是穿了他两件衣服吗，用得着那么小气吗，还说带来的衣服不多，明明就是埋怨我穿了他的衬衫，下班后我去买件新的补给他，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下午，过的更是糊涂，女老总一个劲儿的要我把新年聚餐的事情搞定，于是我蒙头转向的联系有很大空间的餐厅，一想到一两百人都聚在一起，貌似热闹的虚假繁荣我就头大，真是不如每人发个几百元钱回家自己个儿慢慢吃去，那多好啊，记得找了好长时间终于在团结湖附近定下了一个大的餐厅。然后就是定菜单，真是过年的感觉，女老总叮嘱菜单里面我一

定要有鱼，表示有利润的意思，一定要有鸡，表示吉利的意思，还一定要有三文鱼，因为公司的名字里面有同样的名字，我和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忙了一下午才把菜单在改了又改，变了又变的基础上订了下来，我刚喘口气就看到大家都在打卡下班了，于是我顾不得喝水，巅巅的去前台打卡下班，回来收拾东西，正收拾的时候电话响了，我接起来，是木羽，这个家伙约我在咖啡厅见面说是关于帮他写专题的事情，我把水杯里面的水倒进嘴里，费事儿的咽了下去，才趿拉趿拉的下楼。 到了咖啡厅的时候木羽已经在我们前两次见面的位置坐着了，我没好气的看着他：我已经下班了，你怎么还这个时候找我。 木羽眯着眼睛斜视我：十八小姐，你上班的工作不是我付薪水的，我付薪水的工作不在你上班时间之内。 我要了一杯咖啡，然后恶毒的看着木羽：这个咖啡的钱你来付，谁让你找我，我不是说了让你电子邮件给我就行了吗？ 木羽只是要了一杯饮料，阴沉的说：是可以传给你，但是你总的知道我要求写成什么样子吧，我是把总的要求对你说一下，给，这是个采访民营企业家的资料，我要求写的东西都在上面拿红色笔标好了，你只要按照我要求的那个重点写就行了，以后也是这个要求，字数在1万字左右，还有新年之后要完成。

第73节：酒后乱性之后(3)

我接过来一下子就被专访人物的背景吸引了，我竟然发出惊讶的赞叹：天啊，他怎么可以有那么多钱，天啊。 木羽看着我白痴的样子，笑：比他有钱的人多了，十八小姐的思维是很难达到发财的境界了，要不帮你介绍个有钱人怎么样？ 我恨恨的看着他：你不是说我，年纪不小，长得不好，赚得不多，脾气很差吗，那个有钱人会看上我这样的物种，还是赚钱吃饭比较实在，你省省吧。 木羽放肆的笑：也是，十八小姐，挺有自知自明的。 我看着他吊尔郎当的样子，突然就很想问他个问题，因为小淫昨晚的反映太让我没有面子了，莫非我真的一无是处，竟然把小淫吓得满屋子的跑？我喝了一口咖啡，试探性的问：木大记者，有个问题是，想问问你，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如果，只是如果，就跟打比方一样，如果有个女人酒后乱性，就是喝醉酒脱你的衣服，不是脱你的衣服，就是脱你的衬衣，脱衬衣而已，衬衣里面还有别的衣服，除了脱衬衣其他什么也不脱，你会有什么反映啊。 木羽本来还是笑眯眯的神情，这回轮到他把果汁吐了出来，不过吐的技术很差，全都吐到他自己的裤子上了，这叫有高度没有长度，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他的答案，所以还是认真等着他能回答。木羽拿着餐巾纸擦了擦裤子，皱着眉头看我：你怎么能在我喝东西的时候说这种话呢？再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对于我这种极品男人来说，根本就不用酒后乱性这招。 我咬着嘴唇自己想了一下，觉得小淫的反映还真是令我有点儿匪夷所思，木羽把擦过的餐巾纸扔到桌上，看到我皱着眉头，他突然一笑：莫非是，十八小姐，酒后乱性了？ 我赶紧解释：不是我，我才不会那样，是我一个女朋友而已，她只是想脱她男朋友的衬衣而已，可能想看看那个男人身上有没有疤痕之类的，没有想到那个男人竟然吓到满屋子的跑，真是不可思议。 我尽量装着和自己没有关系，说完呵呵一笑，拿起咖啡就喝了两口，木羽心照不宣的看着我笑，最后对我解释说：可能是因为这个男人没怎

么接触过什么女孩子，所以害羞而已。 我说：怎么可能没有接触过女孩子呢，他以前的女朋友可多了…… 我还没有说完，木羽拿着专访人的资料扔给我：不对啊，你怎么知道那个男人以前有那么多女朋友啊，你们认识？ 我立马闭嘴，心想差点儿露馅了，赶紧说：专访的事情不是说完了吗，那我该走了。 木羽抖了抖衣服，漫不经心的说：行，要不要我送你一程，你不是去小米公寓吗？ 我急忙摆手：不用，还是坐公交车要安全一些，完事儿后我会把专访发给你的。 我不想和木羽一起走，就急忙起身想先走，木羽挡了我一下：十八小姐，要是下次，你还想酒后乱性的话，可以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可是随时奉陪的。 我恶狠狠的瞪了一眼这个永远不着调的男人，绕过他跑出去了。

第74节：爱人的心跳和流鼻血(1)

（二十九）爱人的心跳和流鼻血 我出了咖啡厅还没有走到公交车站，我的手机就响了，我看见是小淫的号码，我打开，小淫问：十八，你忙完了吗？我就在你对面的马路上，你过来吧。 我抬头张望了一会儿，看见小淫乳白色的大衣，他朝我招手，我挂了电话，朝他跑去，甚至忘了我还在生他的气。 来到小淫身边，我诧异的问：你怎么来了？ 小淫笑：小米告诉我你的公司地址，所以我来接你下班呗，刚才看见你从公司出来去了那家咖啡厅，所以我在这儿等着。 我心疼的看着他：是不是很冷啊，你倒是早点儿打电话给我啊…… 我还没有说完，我听见身后有急刹车的声音，回头看见木羽笑着从车窗里面伸出脑袋：十八小姐，真的不用送你们一程吗？ 我摇摇头说：不用了。 木羽摇上车窗，开车走了。小淫看我的眼神有疑惑：他找你，什么事情？ 我和小淫并肩走着：本来昨天就该告诉你的，但是昨天搞得我太是没有面子了，我都忘了说了。 说到这儿，我感觉莫名的窝火，我跳到小淫前面站住，怒气冲冲的看着他：你昨天干吗那样啊，我到底做什么了，让他们糗成那样？你至于吗，还吓得满房间的跑，是不是我实在太糟糕了，才把你吓成那样？是，我承认我喝多了，可是喝多了我也做不了什么的，你们竟然给我扣上一个酒后乱性的帽子，我还怎么混啊，还有，我不就穿了你两件衣服吗，你就那么不耐烦吗，我已经把它们洗干净了，你可以拿回去了，还有，你正好在，走，我这就给你买一件新的衬衣，商场就在前面。 说完我拽着小淫的胳膊就往前走，小淫使劲儿把我拽回去，看着我眼睛：十八，你听我说，昨天的事情，我向你道歉，真的，对不起，昨天的事情真是，真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不是埋怨你穿了我的衣服，真的不是，只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才能说明白。 我挣脱小淫的手，还是固执的要往前走，我非要去商场给他买件新的衬衫不可，小淫跑到我的前面，拦住我，在我靠近他的一瞬间，小淫突然抱住我，我有点儿不知所措了，我能感

觉到小淫的心跳，他好像很悸动，我在他耳边小声说：你这家伙，快放开，这可是大街上，很多人看着的。 小淫不放手，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小淫问我：十八，你能不能听见，我的心跳。 我说能，小淫慢慢放开我，双手把我大衣的领子竖起来，然后他牵着我的手慢慢往前走。我的脚还是不闲着的踢着路面上的小石头，小淫侧着脸，看着我笑，我被他看到不好意思，低着头看路面，还是觉得不太明白小淫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是刚才的心跳让我感觉到一种久违的悸动。 回到公寓，才发现又是没有一个人，空空的房子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人，让我觉得怪怪，我给小米打电话，小米说晚上不回来了，和同学一起聚餐，新年放假以后有很多人就回家了，我问阿瑟和小麦去哪儿了，小淫笑着说师兄领着小麦和易名去一个朋友开的酒吧了，那个酒吧今天试营业，我一听是师兄朋友的酒吧，又是试营业，急忙对小淫说也要去，会有很多折扣的，小淫脱了大衣，拿出一支烟点着，吸了一下，邪气的看着我：你就不能好好的和我呆上几天吗，我新年以后就回深圳了。 我无趣的打开冰箱，拿了一听啤酒，喝了一口，我没好气的把洗好的衣服扔给小淫：给你，这下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不会再穿你的衬衣了。 小淫接过衬衣扔到一边，气急败坏的上来抢我的啤酒：十八，你以后不准喝酒了，谁知道你还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 我一边躲一边喝酒，很不以为然：瞎说，我酒品一直很好，明后天公司就有聚餐，我非要喝个痛快不可。

第75节：爱人的心跳和流鼻血(2)

小淫冷着脸看着我：你敢。 我一愣神的时候，小淫伸手抓到我拿酒的手就要往外夺啤酒，他往外一带，我连人带酒就撞到了他的胸前，我的鼻子很不凑巧的撞到了小淫坚硬的下巴，啤酒在我们之间飞溅，两个人的衣服都被打湿了，我看见小淫的胸膛剧烈的起伏着，他的呼吸也变得粗重，我张着嘴像个傻瓜，随后的几秒，我感觉到了有东西顺着我的嘴唇往下流，我顺手一摸，然后把手按在小淫的衬衣上，再随后的几秒，我听见小淫的惊讶：十八，你没事儿吧，你不要动。 下一刻，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我流鼻血了，我还纳闷儿，我怎么会流鼻血呢，再再随后的几分钟里面我想到了刚才我的鼻子撞到了小淫的下巴上，小淫急急忙忙的找来面巾纸还有清水，不停的用清水给我拍额头，不停的给我止血，我仰着自己的脑袋，但是似乎鼻血始终没有办法止住似的，不停的流着，我的衣服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我听见小淫急三火四的给师兄打电话说我鼻子流血了，止不住怎么办啊，我也是吓了一跳，心想自古人生谁无死，有就义的有伟大的，再不济也是臭名昭著的，就是小老百姓也是活到极限老死的，我要是因为流鼻血死掉，可是够糗大了，我才二十五六岁，难道就这样因为流鼻血而死吗？最重要的是我什么也没有做，如果因为打仗被人打到鼻子流血而死也行啊，难不成我十八英名一世，因为和自己喜欢的人相撞，自己的鼻子不巧撞到对方的下巴才造成的死亡吗，我真够歇菜的，我软弱的看着小淫，问：我会死吗？ 小淫不停的拿着面巾纸给我换，安慰我：不会的，一会儿阿瑟就会带医生回来了。 可是无论怎么换，过一会儿就会渗满了，过了十几分钟，我听见阿瑟趿拉的声音，心想总算有救了，门开之后，阿瑟领着一个带眼镜的医生，那个医生也真是麻利，看了几下，告诉阿瑟说不行，是鼻骨间的毛细血管破裂，需要去医院，只要去医院止住血就没有事儿了，然后一大帮人抬着我，下楼，去医院，我胡里胡涂的被折腾着，当我看到医生拿着

一个据说是激光的东西要把毛细血管烫焦住的时候我吓得差点儿昏死过去，后来被人按住手脚，强行实施了这个酷刑，我的鼻子流血终于被止住了，然后医生说没有事儿了，不要再被硬物撞击就行了，我哆嗦着从手术室出来，看见阿瑟他们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就差没有放声大哭了，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回去的时候一直是小淫背着我，我赖着不肯走。 回到公寓，阿瑟和小麦扶着我在吧台边上坐下，易名和小淫把刚才地上的东西收拾了一下，然后一大堆人总算松了口气，坐在吧台边上喘气，我的鼻子还被一块医用药棉塞住，阿瑟皱着眉头，看着我：十八，真是，真是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你还是女人吗？ 我白了阿瑟一眼：师兄，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就不是女人了？ 易名的眼睛充满了暧昧的笑容，阿瑟拿着手指头弹我的脑袋：你说你们，真是没得救了，男人和女人发生这种事情的情况下，通常都是男人流鼻血不止，你怎么也流鼻血，而且还不止，所以说，你还是女人吗？ 我还没有明白什么意思，易名和小麦在旁边已经放肆的笑了，我竟然还开始补充原因：师兄，你不懂，女人的骨骼比较脆弱，男人的骨骼比较硬，所以即使我比较象男人，但是发生碰撞的事情还是会吃亏的，骨质密度不行。 阿瑟不相信的看着我：十八，你，太，这种事情你还能这么，这么理论化？真是够，够大方的，小淫还说你传统，根本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 小麦和易名也吃惊的看着我，小淫终于忍不住了，红着脸给了阿瑟一拳：阿瑟，你说什么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十八的鼻子撞到我的下巴上了，能不流血吗。 看到小淫的脸红和尴尬，我突然想到自己好像上当了似的，以前好像听别人说男人看黄色录像的时候会流鼻血，可是师兄刚才说的，天啊，我不活了，我暴跳如雷，转头就喊：师兄！你给我过来！！！ 可是阿瑟已经一溜烟的跑了，我跳下来就追，非要和阿瑟单挑不可，小淫一把拽住我：十八，你别激动，你可是刚刚好。 我愤怒的看着小淫：你们男人，你们男人，你为什么不流鼻血？ 小淫莫名其妙的看着我：我为什么流鼻血啊。 是啊，他为什么要流鼻血啊，我想了一下，愤怒的朝

小淫喊：因为，你的下巴撞了我的鼻子，所以，你也要流鼻血，没有听懂吗。

第76节：男人的真诚(1)

（三十）男人的真诚 小淫看着我一副嚣张无赖的样子，开始温和的笑：十八，你不能这么耍赖，换一下衣服吧，你看你的衣服全是血渍，我的衣服被你抓的也是到处是血渍，医生说你今天要多喝水，有点儿失血了。 小淫从口袋里面拿出两块巧克力递给我，我不解气的拿过来：既然说是失血，就应该多补点儿，再多给两块。 小淫无奈的摇摇头，又多给了我两块，顺便拿手绢把我脸颊上的血印擦了一下，然后拽着我去他房间里面换衣服，我只好又换上第一次穿的那件衬衫。 我出来的时候，小淫已经换了一件浅色衬衫，在吧台边上喝水，我过去，他递给我一杯温水，我一喝，有点儿咸味，差点儿吐出来，抢过小淫的杯子喝了一大口清水，小淫把我不喝的杯子又放到我面前，正色的说：医生说了，喝水的时候稍微放点儿食盐，能快速补充失血，快喝。 我看了看小淫的胸，扣子已经扣到第二个了，看来是不敢开到第三个扣子了，我在心理嗤笑了一下，我又不会动手摸，我把鼻子凑上去闻闻，尽管只有一个鼻孔可用，但是还是能闻到今天好像没有用香水，小淫呆呆的看着我的动作：你这个动作是不是又想效仿警犬? 我郁闷的摇头：你，今天没有用香水吧。 小淫轻声说了是，我古怪的看着他，他被我看得不好意思了，扭头问：你看什么啊，不就没有用香水吗。 我左右看看，都没有人，我凑到小淫的耳朵旁边，小声问：你以前，那个，那个的时候，有没有流鼻血啊。 小淫像是被针刺了一样跳了起来，面红耳赤的看着我：十八，你你，你搞什么啊。 我凶巴巴的也站起来，大吼：我也有知情权，好，你不说是吧，我去问师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小淫就慌忙用手把我的嘴捂上了，然后房间里传来师兄的声音：十八，你叫我，有事儿吗? 我的嘴被捂住了发不出声音，小淫回答：没事儿，阿瑟，十八要找你单挑，因为刚才的事情。 师兄的房间里面再也不说话了。 小淫还是很不放心的把我拖回他的房间，才松开捂住我嘴的那只手：十八，你搞什么啊，真是不知

道，你是什么材料做的，怕了你！ 我不高兴的坐在床沿上嘟着嘴，小淫不停的挠着他自己的头，皱着眉头看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又会想到这个上面，自己的心情似乎又开始倒着往回旋转了，我看着小淫的眼神逐渐逐渐的变得淡漠和生硬，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在我心理已经不是知情权的问题了，我开始又要想翻旧帐了，有时候我甚至想情感洁癖这个东西在我的心理不是一种病痛，而是一种叫做潜意识的暗示和病毒，没有人知道会什么时候发病，要是我是学习医学的，我肯定会专门研究这种药，但是不知道这个东东能定价几何，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和我有同样病痛的人，是不是很多，如果不多，我又会变成一只瞎猫，因为投资取向有了很大的问题，现在我开始同意木羽说我的经济大脑是很难达到发家致富的层次，不知道是脑外层细胞的问题还是脑里层细胞的问题，而我还晕车，摆明了就是小脑发育不平衡，天啊，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这辈子给我安排了这么一个糟糕的外部零件。我尽量让自己保持平静和自然，慢慢站起身，小淫看着我：你去哪儿。

第77节：男人的真诚(2)

我嗯了一声：去洗手间。 走过客厅的时候，看见吧台上有小淫放在哪儿的香烟，我顺手拿过来，摇晃着向洗手间走去，突然想到张爱玲说起出走的娜拉是个，好像是个什么苍白的手势，于是我不停的比划着自己的手势，尽管这个手势和我没有关系，我还是比划了好几次，但是没有令自己满意的造型，在心理嗤笑了一笑，放弃。 在洗手间里面我先是点燃一支烟，然后在镜子面前看着自己的造型，鼻子里面还有医用药棉，那个带眼镜的医生一直叮嘱我要在24小时之后才能把医用药棉拿掉，说是避免鼻子里面的软组织被感染，虽然说自己经受了点儿惊吓，还有被人按着做了个手术，但是至少不用不停的流鼻血了，虽然说人体组织里面全是水，可是还真不能往血管里面灌水充数，想到自己流鼻血时候的惊慌还是感觉自己不够英武了，除此之外，其他地方还是蛮不错的，尤其是，我怎么长得那么酷啊，这就难怪当年有女生把我误认为是男生了，竟然还给我写情书，真是白瞎一封情书了，不过那个女生长得倒是很不错，呵呵。 我坐在马桶盖子上，一支接着一支的吸着烟，漫无目的的想着乱七八糟的事情，小米家的洗手间装修的还很豪华，到底是有钱人，前段时间女老总让我帮着咨询她女儿出国的事情，小丫头点名要去加拿大，说是那个地方华人多，即使英语水平不怎么样也没有关系，总是能混混过去，我就琢磨这出国到底是去读书还是去玩几年？难说，后来咨询的时候人家眼皮儿都不抬的说：保证金60万人民币，并且要放在指定的银行里面三年不能动用。女老总也没有太多反映：三年就三年呗，60万就60万呗，反正赚了钱终归是要给家里人花的，再说如果不出国，在国内根本就考不上大学。 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有个经济学的教授，讲课很爽的那种，没事儿的时候愿意和我们开玩笑，他说：知不知道李嘉诚节俭到舍不得买贵衣服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一帮哥们儿凑上去问：什么原因啊。 经济学教授嘿嘿笑：是因为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投放到资

本运作中了，所以人家现在是全球富人啊。 我们当时都很不以为然的说：切。 经济学教授当时拍着大雄的脑袋说：咱们，这辈子也甭想成为那样的人，咱们要是有钱了，无非就是买个房子，对付个车子，再不济就是搞个漂亮点儿的婆子，再再整个遗传基因好点儿的孩子，然后把其他的钱全部存到银行，吃利息。 然后大家哄堂大笑，其实，普通人和平凡人不都是这样过的吗，英雄始终是少数，想到这儿，我不禁也哑然失笑，是啊，英雄是很少数的人群，那么大家也都是给英雄垫背的了？如此说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缺憾了，如果没有我这样垫背的人种，英雄又要如何成为英雄呢？由此得出慷慨的结论：活得也够本了，垫背光荣。 外面响起敲门声的时候，我正在从烟盒里面往外倒烟，我还没有来得及反映，门已经被推开，我这个后悔啊，因为我忘记锁门了，我看见小淫进来，我手忙脚乱的喊：这是卫生间啊。 小淫没有笑：可是你并没有使用卫生间，你把这里当成客厅了，那我怎么不能进来。 我一时语塞，顺手把烟扔给小淫，小淫拿着我的手去点烟，忧郁的看着我：十八，你是不是又在躲我？

第78节：男人的真诚(3)

我争辩：没有…… 小淫打断我：可是你看我的眼神，明明就是上一刻和下一刻不一样，我不是傻子。 小淫把双手放在马桶水池两侧，我正好坐在马桶盖子上，小淫低头看着我，声音很严肃：十八，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要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赌气不抬头，他继续说着：我没有开玩笑，我要你看着我的真诚，有错吗？你听我说，你知道我昨天反映为什么那么大吗？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小淫蹲下，抬头看着我，我无路可躲的看着他，小淫接着说：阿瑟有一点没有说错，我虽然从来不以自己结交过很多女朋友为傲，但是要是想让我在女人面前变得不好意思或者尴尬，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喜欢你之后尽管也会经常在想起你迷迷糊糊的样子和不着四六的表情时感觉温馨或者想笑，也有一些紧张，可是昨天晚上当你喝醉之后赖在我胸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得那么紧张，我觉得，我觉得自己的心跳的厉害，所以我会失声叫起来，后来阿瑟他们把你拽开了，我也是觉得真是不可思议的慌乱。你今天问我的那个，那个比较古怪的问题，其实，其实也不是我不想回答你，我自己过去的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即使没有忘记的我也会努力清除干净，我真的不想，亵渎了和你之间的情感，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过那样，或者是和谁那样过。 我慌乱的躲开小淫的眼神，拿手指无聊的揉着耳朵：什么那样，那样的。 小淫火大的站起来，低头看着我：你这丫头，不会这么健忘吧，不是刚才你问的那个，就是那个流鼻血的事情吗？喂，你你，你在干什么啊。 小淫说话的时候，衬衫第二个扣子以上的部位在我的眼前一览无余，我在他说话的时候拿着一个手指头去触碰他的胸部，没想到他反映那么大，脸红的不成样子，我奸诈的笑着，还没有等我开心够本，然后我把后半部笑声咽了回去，因为，我看见洗手间门口站着阿瑟和易名，易名拿双手捂住小麦的眼睛说着少儿不宜，阿瑟双手叉着腰：十八，你们太不像话了，看看，看看，公寓里面能给你们使

用的地方多大啊，小淫的房间，师姐没有回来，也是一个空房间，还有小米的房间，还有客厅，厨房，阳台，没有想到你们竟然连洗手间都不放过？还让不让我们活了，我们要方便啊，知不知道，嗯，我们都站在这儿十分钟了，是不是也该让我们用一下洗手间呢？ 我和小淫两个，在阿瑟的教训下，灰溜溜的出去了，还一个劲儿的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小淫出去的时候被易名抢去了香烟，说是作为补偿，我和小淫不敢吭气的跑回房间。

第79节：如此糟糕的初吻(1)

（三十一）如此糟糕的初吻 我和小淫灰溜溜的跑回他的房间，小淫没好气的损我：真是的，你什么时候能按常理出牌啊，我真是怕了你了。 我看他把衬衫扣子都扣上了，只剩下脖子底下一个扣子了，我笑，手指头去杵他的颈部：这儿不会有扣子吧，你有本事把这儿也扣上。 小淫气到不行，拿手指头要弹我的脑袋，我顺手拿木羽给我材料打了小淫一下：唉，说正经的，陪我把专访的东西搞定吧，新年好腾出时间玩儿。 小淫拿手扒拉着采访稿子，横看竖看：什么稿子？你什么时候做起这种生意了？我摆出劫道的样子：大陆朝天，然后是什么什么词儿来着？反正就是那个意思，总会有爷们儿一份。 小淫拿着采访稿子嗤笑：就你这样的智商，还劫道儿？出去混的时候你千万别说你认识我。 然后我们去小米的房间，小米房间有一台电脑。 我一边开机，一边把木羽找我写专题文稿的事情告诉了小淫，小淫有点儿发楞：我说呢，还以为是什么事情，不过，不过他是不是诚心找你的。 开了半天机器也没有开开，我乱拍一通，小淫笑：别拍了，估计是个坏的，像你一样。 我只好找阿瑟，借他的本子电脑，阿瑟很不乐意的借给我，因为他正在和一个MM聊天，据说钓了好几个星期，估计能得手。 我看着木羽那厮标注的重点，说实话，他还真是有很多东西，他划出专访稿子的侧重点还有层次，他的思维和脑袋要是能分给我一点点儿，估计我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我就知足了。我一边感叹着木羽的智商一边我拿着手指头在掰算着被采访人资产中0的个数，小淫歪着脑袋看我：十八，你的手指头要是不够用，我的脚趾头借给你，怎么样？看你的样子，还真是喜欢钱啊。 我打断他，正经的说：小淫，你说要是咱们普通人，怎么样才能赚到这么多钱呢，如果有了这么多钱，应该不用每天都起床上班吧，想吃什么吃什么，那天高兴就资助个慈善事业，不高兴就去国外旅游，愿意整容就把自己整成想整的样子。 小淫没有反映的看着采访资料：十八，你说的那种日子怎

么跟不正常人过的日子似的，不过也罢，我觉得即使是有钱人也是有很多让钱无法解决的烦恼，人有钱了，肯定希望自己更有钱，更有钱以后就会更更有钱，如果不是实在缺钱的话，够用就足够了。 我一边敲击着键盘一边听着小淫嘟念，或许这真是一个巡回也说不准，很多人羡慕名人羡慕明星，我就觉得明星真是没有多少快乐可言，连自由逛街的权利都没有，不管去到什么地方，不管遇见谁，只要人家和你说话，你就得笑脸相迎的，还不能发脾气，不然人家会说你架子大，这样传出去会影响人气。我要是不高兴就不高兴，也不用装模作样，也没有人会看着我，所以自由自在这个方面是一个很令人羡慕的优势，我很喜欢钱，没事儿的时候还真是净做发财的梦想了，古人云，梦是反的，不过这个古人云有待考证，不知道这个理论是不是也是经过古人的验证，但是看来还是灵验的，至少是在我身上没有实现，我有一次作梦梦见自己抱着黄灿灿的金条啃着，旁边人问我为什么啃，我说要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是纯金的，当然醒过来之后是什么也没有了，不过那次中饭吃的是老玉米，和金条的样子还是比较的相象，看来真是想钱想疯了。想到这儿我都觉得好笑，就噗哧一下笑出声了，小淫愣愣的看着我：你笑什么，是不是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了。我说没有，只是想起我上辈子好像很有钱似的。 写了开头，感觉很饿，小淫跑去厨房找了一些零食，拿了两杯水，我们就坐在地板上一边吃一边聊天，小淫把水递给我：唉，我怎么觉得那个木羽好像对你有什么别的意图似的，他干吗不找别人找你啊，北京打工的人多了去了。 我往嘴里胡乱的塞着东西：难得有人会对我有兴趣，就我这样，你难不成还担心我跟人跑了不成。 小淫想了想，挠着头：我倒是不担心你跟着别人跑了，不过别人有可能跟着你跑，这个我倒是很担心的，所以我决定了，等明年公司合约到期之后，我就来北京看着你，不让你胡闹。

第80节：如此糟糕的初吻(2)

趁着小淫胡言乱语的时候，我的一只手从他背后摸过去，想要拿他大衣里面的巧克力，马上就要得手的时候，没有想到小淫竟然身子往后一靠，然后我可怜的右手手臂整个儿被他压在了后面，小淫扭头看我：什么东西。 我开始使劲儿想把那条可怜的胳膊拽出来，但是小淫转身靠过来，我的头部正好介于小淫的颈部和鼻子之间，这个姿势和这个距离让我感到了不安，我不敢抬头，我看见小淫握水杯的手在抖，还有他不正常的呼吸，让我变得不知所措了，我的胳膊还在他侧面身体之后，我开始试图站起来，然后，两人都慌乱的试图站起来，我往上抬头，他往下低头，就那么那么不凑巧的，两个人的嘴唇碰到了一起，愣了几秒之后两个人各自往后退了好几步，我拿手摸着自己的嘴唇，特别想放声大哭，我看见小淫也是呆呆的摸着自己的嘴唇。 最出格可笑的是我，我转身就往外跑，跑到客厅，想到自己写的文件还没有存档，立马跑回去慌慌的存档，小淫还是发呆的没有反映，然后我接着转身往外跑，在客厅和去厨房的小麦撞到一起，然后我想到我的大衣还在房间里，于是转身跑回去拿大衣，小淫如梦方醒的拦住我：十八，刚才…… 我推开他，接着往外跑，小麦从厨房里面拿了一根黄瓜，我路过他身边的时候，顺手把那根黄瓜抢过来，小麦尖叫：十八，你犯什么疯啊，厨房里面有的是，小淫…… 我出了房间门，按电梯，然后下去，脑袋里面像是有一团糨糊一样乱糟糟的，我一边咬着黄瓜一边在自己的心理憋屈着：那是人家的初吻啊，是初吻啊，怎么，怎么可以在那种情况下就没有了，老天爷对我也太不公平了吧，虽说我不是纯粹的物质主义者，可是，可是，不会就因为我要偷一块巧克力而对我的惩罚吧，绝对是赔了妇人又折兵，巧克力我也没有得手啊，比周瑜的损失大多了。 我一个人在大街上溜达，嚼着黄瓜，想着自己的郁闷，刚才想哭的冲动虽然没有了，但是还是感觉委屈，一个人的初吻虽然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儿，但是至少也应该在有花

有酒或者有氛围的情况下发生吧，双方也应该含情脉脉的或者深情款款的才对，怎么也得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才对，可是我，可是我怎么就能在那样的情况下发生呢？我只不过是为了偷吃一块巧克力而已，难道就这么报应我吗？天啊。我拿手把鼻子里面的医用药棉固定了一下，一根黄瓜大半部分已经被我吃差不多了，该死的小麦，厨房里面那么多黄瓜，也不会拿根大点儿的，拿了这么小的一根，够我吃吗？我在心理埋怨小麦，完全忘记了这个黄瓜是我从小麦手里抢来了而不是人家小麦送给我的。 当一根黄瓜被我咬成只剩下黄瓜根的时候，我听见后面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看的时候看见是易名，易名靠近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十八，你怎么了，是不是又跟小淫吵架了，怎么看着你好像失魂落魄的？小淫和小麦去对面方向找你了，我是顺着你这个方向找你的，大晚上你想去哪儿啊？ 我拿着没有什么嚼头的黄瓜根，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易名，易名拿出电话，给小淫打了电话，告诉他已经找到我了，过一会儿在公寓门口见，我耷拉着脑袋，一点一点的咬着黄瓜根：没什么，好长时间没有运动了，所以，就出来溜溜，你能不能帮我买个冰淇淋？ 易名笑着说可以，然后我们两个人顺路往回走，易名帮我买了一个很大的冰淇淋，我觉得自己真的需要冰镇一下。走到公寓门口，看见小淫走来走去，小麦倚着门拿手掏耳朵，先看见我们过来，拿手拍拍小淫，小淫转头看我们，易名老远就喊：小淫，十八的冰淇淋是我的钱买的，回头你要还我。 我一口接一口的吃着冰淇淋，恨不得把自己冻成一个没有反映的冰人，然后四个人走进电梯，我低着头，小麦和易名站在前面，小淫站在我的旁边，也是低着头，不吭气。

第81节：初吻之后(1)

（三十二）初吻之后 进了房间，看见师兄披着大衣从浴室里面出来，嘴里叼着烟，看见我们进来，师兄气急败坏的站在我们前面：你说你们，啊，全天下，谈恋爱的人多了去了，就没见过象你们这么能折腾的，你们是不是想让左邻右舍都以为我们是疯子啊，十八，你为什么半夜三更往外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小淫，你是男人，是男子汉的男，不是困难的难，男人是力量的象征，白瞎你这副男人骨架了，小麦说十八来回儿跑了三遍，你就不会拦着吗，连个女人都拦不住吗？我拜托你们，能不能让我们过点儿正常的生活啊，不管你们了，新年我领着小麦回家过了，看你们能不能把房子捅出窟窿，小麦，易名回房间，十八你们也回房间反省。 阿瑟拖拉着鞋子进了房间，我低着头，慢慢腾腾来到小淫的房间，小淫跟在后面。 我把电脑和一大堆资料收拾好，拿着这些东西想去小米的房间，小淫靠着门不让开：十八，刚才，刚才我不是故意的，是…… 我也象做错事似的不敢抬头：其实，刚才，我只是想偷拿一块巧克力而已。 小淫伸手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块巧克力递给我，我接巧克力的时候小淫突然抱住我，我还没反映过来，就闻到小淫唇间的烟草味道，我开始觉得自己晕眩了，手里的资料稀里哗啦的掉到了地上……，小淫放开我的时候，两个人的心跳都快到了极限，小淫呼着气，在我耳边说：十八，这一次，我是故意的。 我忙乱的蹲下来拣资料，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资料总是拣不起来似的，我抱着电脑和资料跑到小米房间，我不停的呼气，不停拿资料扇着自己的脸，打开电脑之后，脑子一篇空白，什么也写不成，我像个白痴一样看着鼠标的闪烁，眼前浮现出刚才的影象，我想自己一定是过去吃方便面吃多了，所以受防腐剂影响很大，可是防腐剂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真是快发疯了。 第二天早晨，我醒过来的时候，听见小麦在砸门，还不停的嘟念着：十八，你快起床啊，整个家里就只有你一个女人了，起来整早餐啊，快起床啊，快起

床啊。 我哼了一声，没有起床，然后听到小麦喊：十八，你这个懒女人，怎么还不起床，快起来，小心嫁不出去了。 我忽地爬起来，把衣服套上，决定开门收拾这个嘴巴上胡子还没有长全的家伙，不就是一顿早餐吗，冰箱里面都是现成的，拿出来切一下，放到微波炉热一下不就行了吗，真是懒鬼一群。我们这些人中，最懒的就是师兄阿瑟和小麦，绝对是油瓶倒了都不扶的主儿，就说喝水吧，即使身边一米之外就是饮水机，但是绝对不会自己去倒水，水果也是，绝对要别人帮着拿到身边，记得有次大家一起去郊外烧烤吃，我、师兄和小麦三个人都在河边坐着，看着小米他们整理烧烤的东西，后来师兄阿瑟把吃完的苹果核往河水里扔，但是不小心把刷烧烤用的酱料瓶子给打歪了，然后酱料就慢慢流出来了，酱料瓶子距离我们三个人的地方只有不到两米，其实稍微伸手就能够到了，阿瑟就是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看着酱料的瓶子没有反映，小麦一边摇着二郎腿一边看着酱料瓶子，我那次诚心要看看他们到底会懒成什么样子，也是抻着不动，然后三个人就看着酱料的瓶子慢慢往外流淌着酱料，谁也不去扶，过了一会儿，我实在看不过了，因为担心酱料瓶子流淌光了没有办法吃烧烤，于是我不得不去把酱料瓶子扶起来，阿瑟冲我一笑：十八，你和我比谁更懒，还嫩着呢，就是小麦的水准你也达不到的，呵呵。我扶起酱料瓶子后还挨了小米一顿训斥：十八啊，你想什么呢，阿瑟是懒鬼托身，你跟他比？看看，看看，只剩下半瓶子酱料了。

第82节：初吻之后(2)

等我穿好衣服出了小米的房间之后，小麦还是趴在墙上叫魂一样的叫着我，我拿手指头弹着他的脑袋：你干什么，一大早晨，叫魂啊，不就是早餐吗，都是现成的，自己不会弄吗？ 小麦挠着脑袋：不会，以前都是小米或者师姐做的，昨天晚上他们都没有回来，我和师兄一直是吃现成的，哎哟，十八，你打疼我了。 我真是摇头加叹气，真是一群懒家伙，看来还是小米和师姐把他们惯成这样的，我翻看着冰箱里面的东西，有面包，火腿，鸡蛋，还有方便面，我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正在琢磨怎么吃的时候，小淫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来：十八，我来吧，在深圳的时候我一直是自己做饭吃。 我慌乱的想从冰箱里面转过身，但是很不小心的撞到了冰箱的上面，我恼火的回身看着他，小淫笑，拿手摸着鼻子，露出可爱的酒窝，伸手帮我揉着我撞疼的地方，我尴尬的从厨房跑出去，真是，这到底成什么事情了。吃早饭的时候易名一直看着小淫的表情，小淫今天的心情好像很一级棒，竟然给这些懒鬼做煎鸡蛋吃，阿瑟看着我，嘿嘿一笑：十八，你有福气了，这小子会的东西好像还不少，呵呵，竟然会下厨房，怎么跟个娘娘腔似的，我虽然不鼓励男人下厨房，但是有这个本事还是不要埋没了，小淫，这个煎鸡蛋是不是可以做成一面生一面熟的那种啊，不是据说那种煎蛋更有营养吗？ 小淫说可以做，就是火候不太容易掌握。我在心理嗤笑：真是，有这个本事还不如开个餐厅算了，把煎蛋搞成艺术品，比如日出或者日落，说不定还可以赚个腰包满满的，凑合当个有钱人。 旁边易名推推我：唉，十八，你什么时候变成素食主义了，是师姐教育你的吗？你好像对火腿和煎蛋都没有什么兴趣似的，干面包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我一惊，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得，竟然啃了一早晨的干面包，火腿和煎蛋懒洋洋的躺在我前面的盘子里面，我没好气的朝易名吼：我吃斋，行了吧。眼角看见小淫在笑，偶尔拿舌头舔着自己的嘴唇。 阿瑟说今天要领着男丁去师姐夫的公司出卖廉价

的劳动力，把局域网的事情给折腾完，我要上班，上午估计没有什么事情，下午是公司的新年聚餐，小米昨晚打电话说今天下午开始放假三天，下午应该回来。我趁着小淫去洗手间的间隙跑到他房里收拾着自己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惜，我通常都会觉得人算不如天算这句话真是实在，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按照我的智商理解就是人扒拉着手指头加上脚趾头算上一千遍，老天爷只是啪的盖一下章，就完了，就把所有的人算给盖了。我还没有收拾完，小淫竟然就进来了，靠着门，看我折腾我那点儿东西，我收拾好，抱着走，小淫皱着眉头拦住我：十八，你是不是讨厌我啊。 我摇摇头，小淫坏笑着凑过来：那你怎么见到我，就想跑啊，就说是昨天我们有了一点儿亲密的接触，那也是恋爱中的正常的行为啊，你怎么搞得自己跟见不得人似的。 我火大的看着他：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啊，真是的，那是…… 最后还是趁他不注意，从他旁边穿了过去，男人，男人，就是和女人不一样的物种，不可教，真的不可教。

第83节：新年前夕(1)

（三十三）新年前夕 当我坐在公司办公桌上的时候还是在发呆，发呆的原因是不知道干什么，女老总为了下午的聚餐会，具体的说是为了在下午的聚餐会上展示自己成熟女人的魅力，所以把上午的时间奉献给了美容院，准备刀持刀持。我把塞住鼻孔的医用药棉丢到垃圾筒里面，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边发呆一边打着磕睡，这个时候我还真是有感慨，都说有钱人活得光鲜，可是我敢打保票的就是有钱人在没有钱的时候绝对不会像我这样悠闲的打着磕睡或者发呆，他们肯定是变着法儿想着如何赚钱的事情，所以按照这个理论来说，我不是有钱人也是再正常不过了，有钱人是为了赚钱而活着，而我是为了吃饭活着，所以其间含义差了十万八千里。我拿着女老总给我的猎头公司的负责人的名片琢磨，名片上面的名字很熟悉，竟然和我小时候老家后院的张大伯的儿子是一样的名字，不过同名同姓也是再正常不过了，所以我也没有在意。 当我打到第十个磕睡的时候，销售部女经理和老么进来，问我定餐厅的事情，我把预定好的事情跟他们说了一下，老么看见我一个劲儿的打着磕睡，就拿他手指头弹了我好几下，我龇牙咧嘴的看着他，没敢支声，这位仁兄的癖性得顺着毛捋，要是逆着毛捋，他非得再弹个十下八下不可，到时候我就只有发傻份儿了。他们走之后，我倒了杯水喝，喝着喝着，我就想到了活着这个词儿，还真是别说，中国人得老祖宗真是有N多把刷子，单看活这个字吧，就是三滴水加上舌字，也就是人得舌头舔上几滴水，嗯，这个人就能活着，要是没有水，那这个人铁钉没戏，不知道这个活字是从那个年代开始有的汉字，真是让人佩服佩服。我正佩服的时候小淫打过电话，说下午过来接我，我说不用了，下午公司聚餐，聚餐完后我会回去，当小淫叮嘱我少喝酒的时候，我开始不怀好意的笑着，并且不回答他，然后我听见小淫近乎哀求的话语：十八，你少喝，尽量不喝，回家我陪你喝还不行吗，你也不要去脱人家帅哥的衬衫，你要是想脱的

话，你回家脱我的衬衫，我保证不大呼小叫了，好不好？ 然后我装作思索的状态说：可以考虑。 在电脑中敲击着木羽的采访资料，我开始变得心不在焉，开始想到昨晚小淫吻我的场景，我怎么总感觉像是作贼似的，不知道大街上那些情侣是怎么做到旁若无人的，不过初吻的感觉真是，真是很不错，嘿嘿。我有一搭无一搭的敲击着文字，其实有时候我开始觉得木羽变得很怪，比如拿采访资料的事情来说吧，完全可以交给他的秘书做，也不是很难，资料都是现成的，也不用象写论文一样需要准备很多资料，只需要把采访的资料稍微整理一下就行，给我做这个？还要付钱给我，他是不是傻了？我琢磨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想明白，管他呢，反正我出稿子他付账，两不亏欠，我也没有敲诈他，更没有跟着屁股后面求他，我只要把这些东西给他不就行了，又不是学术论文，管他是给谁写的？上午十点半的时候我把稿子总算敲完了，然后直接就把写好的文章发给了木羽，然后给他发短信说发到他邮箱里面了。 一上午的时间就是这样从手指缝中间溜走了，时间还真是不会和擦肩的人群商量说：唉，老兄，我过去了，你还有什么事情吗？发完了木羽的稿子我跑到前台，和前台小姐扯皮，前台小姐也是很是轻闲的涂着指甲油，问我什么时候考英语六级，我说还没有打算，不过不太想考，那个东西即使死磕考下来要是不用的话，也没啥用处，当然我还是厚着脸皮说：我比较爱国，这辈子要是把中国字稍微整的明白一些我就知足了，英文还是排在后面再再说吧。 前台小姐倒是很有打算，说争取考到六级，然后最好能混个外企，弄个白领当当，到底是年轻人，就连想的也是很有前途的，说到混这个词儿，我就感觉真有意思，经常会在电视里面看见外国人的生活，有时候真是很佩服他们，有的生物学家活着什么动物学家的竟然能研究某个种群几十年，从年轻的时候开始研究，一直研究到自己老了，研究的东西也是稀奇古怪的，有蜜蜂、苍蝇、海马、乌贼，还有一些说不上来的植物，难道他们就从来不考虑要赚很多钱的事情吗？那个时候我还会有一个比较混蛋的想法，就是说如果要是研究一个乌

龟的寿命，是不是从一个人开始研究，这个人研究了一辈子然后死掉了，但是乌龟没有死啊，然后他的儿子接着研究，研究了一辈子，在他的坟墓前说乌龟确实很能活，然后又死掉了，但是乌龟还是没有死，然后这个人的孙子接着研究，研究了一辈子，然后到他爷爷和爹爹的坟墓前说，经过接着多少年的研究中表明乌龟确实很能活，然后死掉了，是不是一直这么后辈人接着验证才能真实的记录乌龟的寿命呢，要不然怎么办，呵呵。想中国人这些年在术业有专攻的方面有点儿不正常，所有的孩子都去学习英语和计算机了，其他科目变得不怎么重要了，要是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到最后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很多东东很可能要被荒废了，人极有可能变成工具了，中国人要吃饭，外国人也要吃饭，难道外国人饭量小，所以省下饭钱用来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好好考证才能下结论。

第84节：新年前夕(2)

我办公桌上电话响了时候我还以为是女老总，因为已经是中午了，怎么着也应该从美容院回来了，接起来的时候才知道是木羽，那家伙只说了两句话：你下来，我在你楼下的咖啡厅等你。 听着好像很生气似的。我惴惴不安的吓了楼，来到咖啡厅，木羽已经到了，我坐过去的时候，看见他很无奈的看着我，我眨巴着眼睛等着他说话，木羽要了两杯咖啡，他看着我：十八小姐，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雇主吗？ 我有点儿糊涂，接着看着他，木羽把一沓A4纸扔给我，我拿过来，的确是我写的东西，就是上午传给木羽的采访稿子，上面有些地方已经被红笔画了勾，我仔细看，噢，天啊，这是我打的吗？怎么搞成这样的东西，最为搞笑的就是，我竟然在上面写了一句：初吻的感觉真是不错，嘿嘿。还有一大堆错别字，这种低级错误？竟然真的出现在我身上？我拿着稿件挡着自己的脸孔，真是感到了很不好意思的感觉，我红着脸小声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木羽冷着脸，面无表情的看着我：十八小姐要是真的不想做这个工作，可以直接告诉我，我也不会勉强你，何必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别人的委托呢，你自己看看，光是错别字就有一百多个，你写完稿件不会检查吗，幸亏我的原则是不管谁做的稿件，我都会认真看一边，不然登出去，你让我怎么向人家交代，嗯？赚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吗，真是搞不懂，还有大学会让你毕业？ 我一声不坑的坐着，听着他揶揄我的话，这一刻，我感觉到眼前这个男人还真是有他认真和一丝不苟的一面，好像，好像以前那个一脸坏笑的男人不是眼前这个男人，木羽喝了一口咖啡，看着呆若木鸡的我，皱着眉头：真是的，我多少年都没有发脾气了，怎么撞到你这儿净剩下发脾气的事了，真是被你搞败了，以后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了，好好检查一下，然后发给我。 木羽说最后几句话的时候语气变得很温和，我点点头，低着头坐着，象一个小学生一样受老师的训斥或者说教育。我看木羽没有没有什么说的了，就站起来拿了稿

件说：要是没什么事情，我回去了。 木羽示意我坐下，然后我看见他又回复了不着调的表情：十八小姐，新年有时间吗，我这儿有几个酒会，想不想去？ 我糊涂的问：什么酒会，具体是什么？ 木羽笑着说：就是有很多名人参加的那种聚会，说白了就是大家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你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带你去好了，也见见名人，要是有自己偶像的话，还可以找他们签签名。 我明白了，就是那种有很多名人拿着高脚酒杯的宴会，我在电视中也经常看到，漂亮的女明星穿着晚礼服，最漂亮的是她们魅力修长的大腿，这个东西是我羡慕了好久的身材，我小心的看着木羽：明星签名倒是没有什么价值，又不能换钞票，但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倒是有点儿意思。 木羽拿手指敲着咖啡杯子，挑着嘴角问我：那你去不去啊？ 我突然想到小淫说养猫不如养狗，因为猫的忠诚度实在让人担心，我喝了一口咖啡，想了一下，问：那能不能，带家属啊？ 木羽冷笑的看着我：带家属？带着你的男朋友是吗？除非我疯了，算了，真是败给你了，新年我找别的女人，你可不要后悔，今天的咖啡你结账，还有我来这儿的汽油费从你这次的稿酬里面扣除。 说完，竟然先走了，我慢慢腾腾的把自己的咖啡喝完，然后收拾好东西，走人。

第85节：新年聚餐(1)

（三十四）新年聚餐 因为说是下午聚餐，所以所有人都没有吃中午饭，都在等着下午聚餐，中午一点以后，女老总才姗姗来迟，不过美容院的功夫还是很不错的。以前经常看韩国连续剧，发现里面的女人对于衣着和化妆都是很有一套的，我是不怎么相信，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化妆，始终是自己的天生资质很重要，但是有一次见过一个韩国客户的女人，真是晶莹剔透，那妆容简直就是无法可比，后来因为有急事儿要一份儿资料，就早晨上门见她了，我靠，真是要命，以前那个晶莹剔透的韩国女人不见了，我见到的女人简直就是一个脸色很差，皮肤松弛的东东，真跟见了鬼似的，我简直都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我这才相信化妆对于女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因为见过这样的前后对比差异，所以我从来不化妆，真是害怕卸妆以后别人见我跟见了鬼似的，所以我宁肯我的朋友见到不化妆的我像个鬼，也不愿意他们见到卸妆之后的我像个鬼。 女老总刀持的很魅力，至少比没有刀持之前要年轻十年，然后大家就收拾了一下，公司的班车瞬间就变成了超级公交车，能塞住人的地方都塞住人了，我嘿嘿笑，因为我可以坐女老总的车过去，空间还是很舒服的，我在车上美美的抽了一支烟，感觉无比的舒爽和惬意。女老总从车后视镜中看着我：十八，你还别说，我就觉着从你身上真是找不出一丁点儿的女人相？你的性格像个男人，怎么身体特征也跟男人似的，你看你平时的举止言行，简直就跟男人一样，还有，你的胸怎么那么小啊，我都这把年纪了，也比你丰满啊，是不是去美容院看看或者想个别的办法，嗯？ 据说女人都很忌讳别人说自己的胸小，我从来不会忌讳，只是笑或者没有反映，那个时候，silver还没有来到北京，所以在我看来，大家都差不多大小，无非就是走路多多抬抬胸部而已 大概很多人都是两面性，平时要是走在大街上，谁看着谁都是无比的正常，但是一旦到了某个场合，很多东西就会变得乱了套。比如说这个新年聚餐，公司里面的人变得谁都

不像谁了，可能是酒精的作用？也说不好，我真是领教了什么才算叫做真正的酒后乱性了，我就看见成本会计竟然坐到财务主管的腿上，就说餐厅的椅子不够用也不用这么节省啊，成本会计的老公经常来公司接她下班，也是很不错的男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成本会计还是想另吊一手，看来帅气和英气都敌不过流气，呵呵。女老总在结结巴巴的发表了一篇无比空洞和乏味的讲话之后，大家就开始了聚餐酒会，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讲话最好就是：大家吃好，喝好，玩好。这样就成。 我本来是不想喝酒的，但是禁不住别人灌，好在我的酒量还不赖，还能抵抗一阵子，女老总丈夫的司机，竟然拖着拽着的非要和我跳舞，简直就是强迫性质，好在我的体力还是抵抗一阵，好容易才把那个喝得晕乎的找不到北的男人摁在椅子上，女老总的丈夫看见我狼狈的样子竟然没有什么反映的笑着，真是的，好像那个家伙不是他的司机，而是和他不相干的人似的。我找了个角落坐着，吸着烟看着大家出格的行为，还真是有点儿冷眼看烟花的感觉，外地分公司的经理小申也在，我看着他又唱又跳的样子，好像根本就是忘记了他自己遭遇过的不公平的待遇，根本忘记了他曾经在别人眼前以为微薄的工资而哭过的事情。我东想西想的时候，前台小姐找我说相机里面的胶卷没有了怎么办，大家还嚷嚷着要照相，我笑着对前台小姐就拿着照相机打着闪光灯空照吧，这帮人丑态百出，买来胶卷照成现在这个样子，洗出来也是浪费，于是前台小姐装模作样的拿着没有胶卷的相机，不停的喀嚓喀嚓给每个要求照相的人拍着没有底片也不会成像的照片，我在旁边看着他们，听着空空的相机发出的声音，看着闪光灯的一闪一闪，我突然就很想大笑。

第86节：新年聚餐(2)

销售部女经理拽着我进了包间，问我关于她之前提出的问题，我愣了愣说不出话来，只好说我的那个律师朋友年底很忙，还没有给我回话，我晚上回去催催，看怎么说，销售部女经理狠狠吸了两口烟，眼睛有点儿呆滞：十八，我真是，真是，有时候有点儿受不了了，你要是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就会知道了，从我们家那个得了这个病之后，我们已经是七八年的有名无实了…… 我同情的看着她，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我这个智商，要是能把别人的想法转述利落就行了，肌无力这个病确实是够让人郁闷的，以前在电视中看过这个病的介绍，好像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即使不断的往里面添着钱，也是没有希望的挨着熬着，销售部女经理也是尽力了，一个失去劳动能力的男人，还有十几岁的孩子，还有一家老小，所有的责任都是在她身上，还能怎么样来要求这样一个女人？她只是一个女人而已，一个需要男人疼爱的女人，我不知道公司里面传闻她和别人有一腿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即使是真的，别人也没有权利说什么，换个角度替别人想想看，如果换做自己还能这样坦然吗？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时候开始发狠的恨着守身如玉这几个字，不知道文字和人之间，到底是谁亵渎了谁。 销售部女经理出去后，我一个人在包间里面呆着，外面是很多人的笑声和喊声，好像很快乐的感觉，甚至快乐到喧嚣的程度了，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快乐，只有自己知道，到底是过年了，小时候，很喜欢过年，过年就会预示着自己在长大，可是现在，过一年自己真的就大一年，可是大一年就会少一年，我感觉自己真的好怕过年，也许是怕老。 前台小姐眯着眼睛进来，向我晃晃手里的照相机：十八，这个只会闪光不会留下影子的东西竟然骗过了很多人，不过也是懒得去买胶卷，其实即使买胶卷也是公司出钱，你何必替他们省钱？ 我给她倒了一杯茶：其实不是省钱的问题，是不想把这些人不正常的样子留下来，难道真的要让他们在醒酒之后见到自己的鬼吗，其实你即使给

他们照了照片，他们醒酒之后也是不会认帐说那是他们。 前台小姐摆弄着自己漂亮修长的手指甲，拿着精致的化妆镜挑剔的修理着她的睫毛，看着我：十八，咱们公司单身有钱的男人已经没有了，看来还真是需要挪挪地方，还得抓紧时间找啊，女人过了二十五岁就没有什么希望了，还真是着急啊，十八，你多大了。 我点了一支烟，欣赏着前台小姐魅力娇好的脸蛋儿，接着笑:我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人种，我早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要求，只要能吃饱饭就行了，你绝对会找到个好的。 前台小姐笑的妩媚：十八，你不要这么说，你也会找到个好的。 瞧瞧，这就是人的虚伪，明明是心理瞧不上，但是还要在表面上装作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表情。我最搞不明白的就是，过去女人没有地位的时候经常喊着闹着叫着哭着笑着，非要和男人一争天下，女权主义者也总是叫嚣着男人女人平等，女人就是半边天，于是这个在男人女人之间的争斗持续了N多年，说是N多年实在是因为自己的记忆力很差，记不得到底有多少年的历史了，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到了民主社会，给予男人和女人的权利大体上也差不多了，可是女人反而没有当初叫嚣的勇气和能力了，还是喜欢找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嫁了，这样似乎生活起来会舒服点儿，似乎找个没有钱的男人在一起生活会很辛苦似的，既然男女平等就应该大家一起努力，一起付出，难道男女平等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只是一个口号或者时尚的潮流？现在的女人既要男女平等，又要有男人疼爱，还不想付出努力实践自己的梦想和社会地位，既要男人的钱包还要男人的反依扶，还让不让男人活了，还不如象过去一样完全依扶男人好了，当然我绝对不会否定那些通过自己努力自立着自己生命的坚强女人，对她们我始终是一千两百分的佩服和敬仰，想到这儿，我不禁笑出声，前台小姐问我笑什么，我说想到一个关于黑猩猩进化的笑话。 这个时候小淫打来电话，他说：十八，师姐夫公司局域网的工作大概做完了，我开始想你了。 我笑，像个幸福的懒猫，我说我也是，真的。 然后两个人在电话的两边吃吃的笑着，但是谁也不想先挂电话，小淫又重复说了一边

刚才的话，我也重复说了一边我刚才的回答，两个人的心灵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变得似乎更加接近，尽管我们从原来起点出发的时候，浪费了中间的两三年，可是如果没有这个浪费的两三年，谁又会知道谁先爱上谁，谁先离开谁，最后又是谁无法忘记谁呢？原来幸福真的很简单，就象简单的对话，就好像说：你好，而对方会说：你也好，一样，可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不幸福的人呢，是不是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或者每个人都已经在幸福中了，可是没有意识到，也或者每个人都不停的去追寻更高的幸福？

第87节：嫖妓和过招(1)

（三十五）嫖妓和过招 带着微熏的状态和不着四六的心情，我回到了公寓，小米已经回来了，刚刚冲完澡，穿着可爱的便服，像个小公主一样在房子里面跑来跑去，我能理解这个小家伙的心情，终于可以放假几天了，当学生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放假，最讨厌的可能也是放假。我进门后看见小米正在等着微波炉里面的爆米花，我一直感觉小米咀嚼爆米花的时候像个小老鼠似的，只剩下咔嚓咔嚓的声音了，呵呵。 我去小淫房间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他还是穿着上次的浅色衬衫，懒散的样子，正在床上翻阅一本什么书籍，手里拿着一支没有抽完的烟，那种感觉像是一个居家的男人一样温馨，小淫的手指很干净很修长，我一直不喜欢留长长的指甲，男人女人我都不喜欢，我喜欢把手指甲剪的很短很干净的那种。书的名字是英文的，我笑着问他：你很懂英文吗。 他也笑，眼睛很明亮的那种，脸上的酒窝顿时显现出来，像个孩子，根本不像快三十的人，我有点儿发呆的看着他，随口问他为什么没有在客厅，小淫顺手扔给我一块巧克力，把书合上：小米刚才洗澡，怕不方便。 我刚想说点儿不着四六的话，小米敲门：十八，你们在房间里面偷偷摸摸做什么啊？我可以进来吗？我这就进来了。 我还没有说话，小米已经推门进来了，手里端着刚刚好的爆米花，喀嚓喀嚓的嚼着，小米把爆米花扔给我和小淫：师兄他们呢？ 小淫不知道为什么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小米一眼，想了一会儿才说：这个，不是师姐夫公司的系统装完了吗，师姐夫请他们吃饭了。 我白了小淫一眼：师姐夫怎么那样啊，大家都在一起，吃个饭只是请你们几个，也不请我们，真是没有意思，等师姐回来我非要问问不可，哼，也太抠门了，也太生分了。 小米一个劲儿的点着头表示赞同：就是。 小淫低着头不说话，我忿忿不平的从他衬衣口袋里面摸出一支烟，大大咧咧的点着，吸着，小米拿着书忽闪着烟雾，小米也不吸烟，她不是怕老，她还小，还是个好孩子，没有沾染很多坏习惯，

我希望她一直保持着。我还想再说两句的时候，外面电话响了，小米颠颠儿的跑着去接电话了，公寓的电话一直是小米的专利，公寓里面的房客基本都是用自己的手机联系，所以电话响起来的时候通常都是找小米的。 小米出了房间之后，小淫突然坐起来靠近我，吓了我一跳，小淫低声说：你千万不要去问师姐关于师姐夫请吃饭的事情，知不知道?

第88节：嫖妓和过招(2)

我莫名其妙的看着他紧张兮兮的表情：为什么啊。 小淫压低声音：师姐夫是请大家去娱乐中心…… 我睁大自己本来就小的眼球，不可思议的看着小淫的表情，然后呼出一口气：你们这帮坏家伙，你们竟敢去嫖妓，是不是欠揍啊。 小淫慌乱的拿手捂住我的嘴：你小声点儿，别让小米听见。 我气不过的看着小淫，降低声音：可是，可是，请你们去，你们就真的去，小麦还是个孩子，怎么可以那样呢，阿瑟和易名没有拒绝吗，不对，你呢，你有没有那个，有没有？ 小淫起身去把房门关上，回头挨在我身边，小声说：小麦还是个孩子，所以他不会做什么，阿瑟和易名是成年人，他们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我倒是不担心，我担心的是师姐，师姐夫好像有这个习惯，不知道师姐和师姐夫之间，是不是…… 小淫尴尬的看着我的反映，我挠挠头发，又点了一支烟，坐到地板上，心不在焉的听着：是不是什么啊？ 小淫迟疑了一下，红着脸看着我：有时间你去问问师姐，她和师姐夫之间那个，那个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安全的措施，我总觉得师姐夫那个习惯不好，已经是快结婚的人了，还在外面那个，是不是不好，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一把把小淫从身边推开：诶，你瞎说什么啊，他们都要结婚了，即使有了，那个孩子的话，也不算什么的，反正师姐会嫁给师姐夫。 我听家小淫着急的低声说：不是孩子的问题，有时候在外面那样容易，男人容易染上传染病的。你有时间还是和师姐说一下吧。 说完小淫起身要站起来，我一把抓住他的衣服，心理怪怪的看着他：你怎么，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说，你是不是也…… 小淫顺便抓住我的手把我也拽起来，看着我笑：你不用猜忌了，在喜欢上你之后，我没有碰过别人，我在深圳的时候，这个方面的宣传很多，别人说的就够你背的了，成年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你也是，也要知道。 说完朝我吹了一口气，我愣愣的看着他的眼睛，还是象以前我看到的那样，里面流淌着磊落和坦荡。 小米在客厅喊着我的名字，我

慌乱的挣脱小淫的双手跑出去，看见小米在吧台边上嚼着爆米花，笑嘻嘻的看着我：十八，一会儿有人给你送钱来。 我吃惊的看着小米：给我送钱？不会吧，有人给我送钱？ 小米看着我的表情噗哧一笑：是木叔叔让送来的，你忘了，那篇稿子吗，送钱的人也是我朋友，叫阿若。 小米凑近我耳朵：就是我说的和木叔叔有一腿的那个女孩子。 小淫这时也出来，来到我身边：十八，新年，你请我们吃饭。 我蒙登转向的点着头，心想木羽这个雇主还不错，还知道在新年时候把员工的薪水发放完毕，这样的工作还是多做点儿比较好，以后也要稍微尊重他一下，他这个人的人品虽然很差，但是职业道德倒是很有一个定的水准了。 半个小时之后，小米那个叫阿若的朋友终于驾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漂亮和高雅的女孩子，如果要用天仙来形容，我都会感觉俗气，说实话，我这个人还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见到漂亮的女孩子从来不嫉妒，反而是欣赏，而且绝对是赏心悦目的欣赏，以前哥们之间也有人问我为什么见到漂亮女人不嫉妒，我也说不上原因，虽然说同性相斥，但是好像放在我身上没有什么作用，由此阿瑟总结出来就是：十八，你肯定是身体里面雄性激素分泌多了，所以自己都不男不女了，所以见到女人反而没有反映了。然后大家哈哈大笑，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不高兴的，不男不女总比雌雄同体要好的多，所以我还是应该庆幸才对。

第89节：嫖妓和过招(3)

小米介绍我：阿若，这是十八，噢，旁边的这个是十八的男朋友，十八，这是阿若。 我友好的伸出手，我看见阿若灿若桃花的笑容和精致水嫩的双手，阿若把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声音极其悦耳：你点点，木羽说扣掉了他的交通费。 我眼球差点儿掉在地上，赶紧打开看，里面有一张细小的纸条：十八小姐，扣掉去你那儿的交通费50元，附给你我的交通单据，下次如果还是会犯幼稚和低级的错误，照扣不误。 我心想这明摆着就是喝汽油，从他公司到我公司用得着那么多汽油吗，绕北京三环跑一圈也差不多了，不过反正大头到手了，凑合差不多就行了。我把爆米花咽下去，乐呵呵的说：那就谢谢你了，没关系，我确实犯了一些错误。 阿若笑起来的样子真是好看，我都有点儿不知所措了，在这样一个魅力精致的女人面前我没有嫉妒，只有自惭形秽，小淫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只是笑着看我，阿若拿着那双适合弹钢琴的双手从小米面前拿着爆米花吃：我听木羽说起过你，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我尴尬的笑笑：哪有，我只不过太容易犯错误了。 阿若的手指停在她自己的嘴唇上：你是和小米一个学校的？学习什么专业的。 我还没有回答，小米笑着说：阿若，十八是学习经济专业的，不过学习什么专业不一定能用的上，十八，阿若是北外的英语专业毕业，现在是外企专职的翻译人员。 我的自惭形秽又开始蔓延一圈，原来外企人员都是这样的高水准，难怪自己是擦边球了，自己这个形象和学历实在是不值得推敲，木羽那厮还真是有艳福，眼前这个女人只是和他有一腿而已，他还带答不理的，象我这样的也确实是：年纪不小，长得不好，转的不多，脾气很差。所以由此看来，我确实就是只能赚到吃饭的钱了，真是让人很郁闷的自卑。我感觉的出来，阿若打量我的眼神，小淫笑着拉着我的手跟小米说：小米，你和你朋友好好聊聊，我和十八去房间里面打游戏了。 说完，搂着我往他的房间里面走，小米哼了一声表示同意，我几乎被小淫拖着进了房

间，小淫冲我一笑：傻丫头，和人过招了，感觉不到吗？ 我疑惑的看着小淫，小淫松开搂着我的手，点了一支烟：十八，男人和女人有时候很奇怪，比如说女人，会感觉出来两个男人之间的微妙关系，而男人呢，也绝对能感觉出来两个女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就像刚才，小米的朋友，她绝对是来看看你是什么样的女人，她太艳丽了，艳丽到有点儿不可一世的妩媚了，你是不是自卑了，嗯？ 我点点头，想了一下：那她是不是很失望，像我这样的人实在不具有什么杀伤力。 小淫喃喃自语似的看着我：你怎么就知道，你不具有杀伤力。 我躲开小淫的目光：她是不是很漂亮，我都觉得我要是男人的话，我也会喜欢她的。 小淫拿手拢拢头发，皱着眉头：是很漂亮，不容置疑，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比如我，我就觉得你不错啊，就觉得你每天混混噩噩的样子很好玩，没什么正儿八经的时候，基本上是不着四六的性格最吸引我。 我吃惊的看着眼前这个帅气的男人：你是在骂我还是损我啊，你说的这些全是我的缺点，你怎么…… 小淫打断我，搂着我的肩膀说：所以说人的喜好不同啊，唉，真不是吹的，今天上午去师姐夫的公司干活的时候，还有女人要认识我呢，师姐夫也要给我引见，我都没有答应，真的，不信，你可以问阿瑟，所以说你一定不要不在乎我，很多人看着呢，只要我一回头，绝对是一片森林等着我…… 我拿胳膊肘报复了他一下，心理这个恨啊：师姐夫也真是的，明明知道我们的关系，还趟什么混水，真是的，不过想到他能在外面嫖妓，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可惜师姐对他的一片痴心了

第90节：成为男人(1)

（三十六）成为男人 我和小淫游戏打到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小米敲门进来，说是阿若走了，我分心的问小米那个阿若有没有说什么别的东西，小米摇头说没有，只是聊了一些她们之间的闲事儿，看，这就是聪明的女人，我摇头赞叹。 然后我们听到外面传来开门和吵闹的声音，我和小米、小淫出了房间看见阿瑟领着小麦和易名进了房间，阿瑟明显是喝高了，易名还算正常，小麦好像是出格的不正常，红着眼睛，走一步摆着姿势，一个劲儿的说着：男人就是力量，男人就是力量，力量就是power，power就是男人，哈哈，就是男人。 阿瑟不怀好意的笑着，我诧异的看着小淫，小淫也是莫名其妙的看着我，小米更是糊涂，我走上前问师兄：你们怎么了，小麦怎么会这样？ 阿瑟笑，朝我们摆摆手，差点儿摔在那儿，易名伸手扶住了他，易名始终低着头，抬头看我们的时候也是很不好意思的感觉，我更加诧异，小淫使劲儿扶着小麦，想让他安静下来，我拍师兄：阿瑟，到底怎么回事儿，小麦怎么了？ 阿瑟呵呵笑着：今天，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呵呵，我帮助小麦成为了一个真正，真正的男人，十八，你知道一个真正的男人吗，呵呵，是…… 我还没有反映过来，小淫愤怒的喊：阿瑟，你疯了吗？小麦还是个孩子。 阿瑟争辩：什么孩子啊，他都22岁了，我18岁的时候就…… 小淫一把抓住阿瑟的肩膀，贴着他的耳朵喊：可是小麦的心智还是个孩子，是个孩子啊，他想成为男人他自己会做，用得着你教吗？ 小淫回头严肃的看着小米：小米，你先回你自己的房间去。 我刚想和小米一起回去她的房间，听见小淫的声音：十八，你留下，把小麦扶到吧台边上，给小麦倒点冷水喝。 我第一次看见小淫发这么大的火气，即使我们以前吵架，他也没有这么发火过，我把迷迷糊糊的小麦扶到吧台边上坐下，给他倒了水，想灌小麦喝下去，易名扶着阿瑟站在大厅里面，阿瑟的神志还是没有回复清楚，易名的脸色，很难看。我正想说句话，小淫突然把手里的烟狠狠

扔到地上，他冲上去拽着阿瑟往洗浴室去，易名呆呆的看着我，我也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听到阿瑟喊叫的声音：小淫，你疯了，你，，你，，干什么拿着水淋我，你放手啊，你放手，小心我，，我揍你。 我听到小淫的声音：你还是不清醒是吗，我让你清醒清醒，你看看你干了什么，大家是兄弟，是兄弟啊，你自己干了什么啊。 我和易名跑过去，看见阿瑟和小淫扭打在一起，然后我们开始拉架，然后大家水淋淋的都站到了大厅，阿瑟恼怒的看着小淫：至于吗，这也是早晚的事情，我做错什么了，小麦也不小了，你少管闲事。 小淫上前使劲儿推了阿瑟一下，阿瑟一个跄踉，摔倒在地上，我看见小淫的脸部表情，冷的可怕，他盯着阿瑟还有易名，拿着手指头指着他们：是，是没多大的事儿，可是你们，阿瑟，你，还有易名，你们成为男人的经历是不是通过嫖妓得来，是不是，说呀，嗯？小麦想做男人他自己会去做，难道要你教他如何嫖妓才能成为男人吗？大家是兄弟，是兄弟，你明白吗，明白吗，他还是个孩子，你让他去嫖妓？这样的影响你想到没有？

第91节：成为男人(2)

说到这儿小淫冲动的冲上前，拎着阿瑟的衣领摇晃着阿瑟，我看见阿瑟的脸扭到旁边，头发耷拉在脸上，不管小淫怎么摇晃，阿瑟低着脑袋，也不说话，刚才因为两个人的动手，阿瑟的脸上有划破的地方，现在开始有血液渗出，小淫松手把阿瑟扔到地板上，盯着易名看了一眼：阿瑟疯了，你不会也疯了吧？ 易名低着头不说话，小淫慢慢来到小麦身边，抱着迷迷瞪瞪的，眼睛还是红红的小麦，回到他的房间。我呆呆的看着眼前的事情，阿瑟坐在地上，低着头，垂着手，身上都湿了，易名一直站在原地不动，像个雕塑，我慢慢走到阿瑟身边，扶他起来：师兄，你去换件衣服吧，顺便把脸擦一下，破皮了，易名，你扶着师兄回屋吧，帮他把衣服缓缓，还有脸上的伤口也要处理一下。 易名依然是低着头扶着阿瑟进屋了，我一个人慢慢的把客厅弄乱的地方给清理好，我突然就变得很懒，倚在吧台边上，解开下巴的衬衫扣子，顺手点着烟，模模糊糊的感觉心理很难受，不知道小麦现在怎么样了。 大概一支烟的时候，小淫出来，坐在我旁边，我把烟递给他：你刚才，发脾气，很吓人。 小淫扭头看我，勉强笑笑：是吗，有没有吓到你？ 说完拿手在我的头上摸了一下，点烟的时候小淫看着我：阿瑟他，怎么样了？等他酒醒之后，我去看看他吧，唉。 我握住小淫的手，有点儿凉，还有点儿抖，上面有划破的地方，我另一手从吧台的抽屉里面找到湿纸巾，我拿湿纸巾擦着划破的地方，问他疼吗，小淫只是看着我，不说话，我说你等一下我去房间里面找创可贴，小淫拽住我：不要，十八，你在我身边坐着不要动就好，你陪陪我。 于是两个人沉默的吸着烟，没有话语，一直坐着，只有烟雾的缭绕和弥漫，期间，小淫将他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拿手握住我的手，我们都没有说话。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听见开门的声音，回头看见是小米，小米蹑手蹑脚的靠近我和小淫，小声问我：十八，你们没事儿吧？ 小淫靠着我，看着窗外，一口接一口的吸着烟，不说话，我

说：没有什么事情。 小米拿手揉着肚子，我笑：你饿了？ 小米点点头，我扭头，鼻子碰到小淫的头发，痒痒的想打喷嚏，我想放开他握着我的手，但是小淫的手不放，我朝小淫说：喂，祖国未来的花骨朵饿了，怎么办啊。 小淫这才动了一下头：到底是小孩子，一点儿都不禁饿，我们成年人就没事儿，晚上不吃也无所谓，吃饭了，想吃什么，说吧。 我指指阿瑟的房间示意，然后说：叫外卖吧，省事儿，顺便大家都喝点儿酒。 小淫把烟掐灭，松开握着我的手：好吧。 小米忙着打电话叫，我低声问小淫：小麦，怎么样了？ 小淫拿双手抹了一下脸，小声说：睡着了，让他睡一会儿吧，希望他醒过来的时候，能忘了一些事情。 从楼底下的餐厅叫了几个菜，我刚想去阿瑟房间里面去叫阿瑟，小淫说让他去，我不放心的跟着他，害怕他们再次打起来，易名开了门，小淫进去，我也跟进去，阿瑟躺在床上发呆，衣服一直没有换，床上的床单已经被湮湿了。小淫走过去，伸出手，阿瑟转过头看着我们，看见小淫的手，抓住，然后两人抱在一起，我听见阿瑟说：兄弟，我…… 小淫打断他：什么都别说了，我们吃饭。 然后大家出来，坐到餐桌上，小淫低头开酒，不经意的说：这件事，以后谁也不要提起，吃饭吧。

第92节：猜忌(1)

（三十七）猜忌 吃完饭，小淫看着我：十八，你和小米先回房，我有事儿和阿瑟说。我知趣的和小米回到小米的房间，关上门，小米拍着我的肩膀：喂，小淫的脾气真大啊，在学校的时候完全没有表现出来，简直吓坏我了，他们不会再打起来吧，他们会说什么呢。 我摇头：应该不会，管他说什么呢，反正那是男人之间的事情，和咱们没有关系，对了，那个阿若是你朋友？ 小米点点头：是啊，她妈妈和我爹的是同学，有什么问题吗？ 我哦了一下：没有，就是觉得她长得真漂亮，做女人做成她那样简直就是极品了，小米，你说她的身材和精神头儿分我一半，我就满足了。 小米笑，拿着一个枕头扔我：十八，你不要这么说，你和她根本就是两种人，不过我就觉得阿若活得够累的，她每天想的事情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太多太算计了，你和我的脑袋加在一起也没有她转的多，人要是活到计算机的份儿上也是够累的了。 我把手伸到小米眼前：小米，你会不会看手相，你看我将来会不会饿死，我老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本事，总有一天会被饿死的。 小米装模作样的拿手扒拉着我的手掌纹，横看竖看，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是很清楚。 我很不满意的抽回手：那你折腾啥。 我抱着枕头看着小米：那个，你那个木叔叔怎么会和阿若有一腿呢？ 小米盘腿摆出打坐的样子：就是给我爹的做专访那次认识的，阿若说她爱上了木叔叔了，然后他们就交往了，已经好几年的事情了，不过听阿若说一个月他们会在一起几天吧，她也知道木叔叔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不过她不管，她说不问不闻的女人是最明智的，诶，十八，你问这个干吗，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我白了小米一眼：我会有什么想法啊，不过是好奇，按照正常人思维，他们这样也是很般配了，为什么不结婚呢，你那个木叔叔还有什么不知足的，真是一个荒唐的男人，不过越是荒唐的男人好像越流行似的。 小米把盘着的腿伸开，做着伸腿运动：好像是吧，其实追阿若的男人多了去了，比木叔叔有钱的有地位的有很

多，但是阿若好像就是不肯，她瞧不上别的男人，说是不成熟。 我把枕头往后一扔，躺在小米的床上叹气，小米歪着脑袋问我叹什么气，我看着天花板：小米，有时候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咱们以前看言情小说的时候总会看到什么富家公子爱上灰姑娘，于是展开拼命的爱情追求，于是最后灰姑娘就成了公主，嫁入豪门，过着无忧无虑的故事，古人也说一入侯门深似海，但是没有女人不喜欢这样的命运，可是在现实中，仔细想想，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啊，有钱家的公子已经被宠坏了，怎么可能过着正常人的日子啊，真不现实，为什么不能写写现实的东西呢，这个世界上始终是平凡人多，两个人共同努力为自己的家，有辛苦，有快乐，有付出，有得到，不也是很温馨的，为什么这样的东西没有人羡慕呢。再说武侠小说吧，不管那个主人公的境遇都是少年时候如何如何姻缘际会，什么天生就是练武的奇才，要不就是突然获得了金银财宝或者灵丹妙药，然后十七八岁出入江湖，不是当上了武林盟主就是把江湖搅了个稀巴烂，一生红颜无数，还要摆出愁大苦深的姿态，笑傲个六啊，那些所谓的英雄凭啥就能那么幸运啊，可是现实中的我们，除非爹爹妈妈有钱，不然有几个人能在三十岁之前成名一方，天下闻名啊，为什么故事就不能真实一些，把那些英雄写成三十岁以后还有人相信点儿，不过现实中的三十岁在武侠小说中已经是大器晚成了，不太值钱了。

第93节：猜忌(2)

小米拿另外的枕头压住我：十八，你那来那么多感慨啊，小说和故事你还当真了，那些东西都是让人来娱乐的，不是记录或者写实，看来你还真是受刺激了，就因为阿若？ 我拿开压着我的枕头，冲小米吐吐舌头，然后两人哈哈大笑。 小淫敲门的时候，我给小米讲公司里面流行的笑话，小米还真是个孩子，讲什么她都会认真听，即使是瞎话，她也会听完才能和我反驳。小淫推门叫小米说是有小米的电话，小米蹦着出去接电话了，我看着她的动作像个小巫婆，我则是继续躺在床上发呆，当小淫出现在我旁边的时候我还在想着阿若美丽妩媚的容颜，小淫拿手敲我的脑袋：想什么，这么发呆。 我睁开眼睛看到小淫帅气成熟的脸，说：想武林高手，想他们为什么就可以来去自如，想偷谁家东西就偷谁家的东西，而且没有人能抓的到。 小淫拽着我的手让我坐起来：傻丫头，现在是晚上了，不能做白日梦，这种事情要在白天才能做。 我顿了一下：你说，女人是不是应该象师姐那样妩媚，或者象小米的朋友阿若那样亮丽，再不济也得象小由那样青春啊，我看我还是等个机会做变性手术算了，变成个男人或许会好些，不用太在意自己的样子。 小淫松开我的手，淡淡的看着我：十八，你是因为看到阿若那么漂亮才单纯的这样子想，还是因为阿若和那个木羽有关系你才会这样想？ 我迟疑了一下，跳下床看着小淫：我要是说我是因为看见阿若如此漂亮才会这样想，你是不是不会相信？ 我要是说我是因为阿若如此漂亮，而这么漂亮的女人和木羽还有关系我才会这样想，你就会相信？小淫没有回答，把头扭向别处。看看，这就是猜忌和不信任，每个人都会这样，没有谁例外，因为大家都是平凡人，没有猜忌心理的那是神仙和圣人，我一点儿都不怀疑，我也曾经很严重很严重的猜忌过小淫，小淫这样猜忌我，我反而有种扯平的感觉。 我一个人出了小米的房间，回头看见小淫还是在看着别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在想我刚才说的问题，我溜达到厨房，找到个西红柿，

拿水冲一下，咬了一口，倚着灶台，想着自己刚才提出问题，小米还在和电话那头的谁谁谁说话。将来还真是一个不得不让人去思考的东东，以前有人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因为我实在整不明白理想和吃饭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自己特别没有出息的就是一想到理想就会想到吃饭，一天要吃三顿饭，一年365天就算365×3＝1095顿饭，十年就是1095×10＝10950顿饭，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有偏激的教授说没有用的学生简直就是浪费粮食的垃圾桶，这样看来还真是有一个定的道理，我感觉后面有东西，伸手一摸竟然是一盒烟，看牌子是师兄阿瑟的，可能来厨房找东西吃的时候忘记了，可是没有打火机，我点了一下燃气灶，然后点了烟，吸着，顺手从冰箱里面摸出一罐饮料，又站起身去换了一罐啤酒，然后一边吸着烟一边喝着酒，一边想着自己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想来想去还是对自己说：在满足吃饭的前提下是，要不当个什么什么的，不好。想来想去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对味的感觉。 我隐约听见小淫问小米十八去哪儿了，我没有支声，只是换了姿势，蹲在厨房的地上，接着想接着吸烟，然后又听到小淫的说洗手间和房间里面都没有十八的声音，然后听到小米说可能冲澡了的声音。我接着开了两罐啤酒，我没有想到自己的理想，但是想到自己作不了的事情，会计自己做不来，在大学不用说会计课，就是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记帐就从来没有平衡过；计算机的职业自己做不来，除了开机关机用用word文档我就不会别的东西，对了还会上网收发邮件；前台的工作不行，我的模样和身材都实在经不起推敲；做生意不行，头脑不够，自己的钱会经常放到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每次洗衣服会在要洗的衣服里面找到上个月丢失的钱，我还会跟发财似的高兴；办公室文员不行，我整理过的文件我自己通常都找不到；秘书不行，我实在不会安排一个老板的行程，估计老板得安排我；司机不行，我不认路，极其不认路，还经常迷路；外文也不行，听力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天书；销售人员也不适合我，我觉得自己和人沟通的本事实在太差。那么剩下的还有什么职业呢，我张着嘴想了半天，没有想

到。想到刚才想的武侠小说，我突然很忿恨，靠，将来要是我写，我专门写那些大器晚成的，少年成名？简直无稽之谈，或者我根本就是过了轻狂的年代，所以我才会藐视那些年少轻狂？ 我听见小淫问小米：小米，你去浴室看看，看看十八在不在，不会冲澡要这么长的时间吧？ 然后我听到小米的声音：呀，十八不在浴室，人去哪了，喂，十八，你在哪儿。 我还是没有应声，扭头看见一地的烟头和啤酒罐，几听啤酒，还是不能把我送上云端，我的思维太清晰了，清晰到我自己都不能相信，我吐了一口烟，心想有钱人家的房子真大，大到很多个房间，即使找个人也是那么的生疏和费劲儿，我听见易名的声音：会不会出?了，刚才大家都没有注意，打她手机试试。 小淫的声音：她没有带手机，手机在我房里，我出去看看，要是回来了你们给我电话。 然后我听见开门的声音，然后我喝了几口酒，在心理笑，很奸诈的那种。

第94节：恋爱感觉(1)

（三十八）恋爱感觉 当烟盒里面最后一支烟被我拿出来的时候，我听见小淫回来的声音，他问小米：小米，还没有回来吗？我出去在楼底下也没有看见，也没有打电话是吗？小米的声音：真是奇怪了，刚才还看见了，我打电话的功夫，竟然没有人影了？你们不会又吵架了吧。 接着是小淫的声音：没有，只是，只是有点儿意见不和而已，她在这周围还有别的朋友吗？ 小米声音：没有，只有我一个。 人有时候就是很无赖，当知道别人开始在乎自己的时候，还是会维护自己可怜的自尊，从来不会见好就收，如果能见好就收，很多人就不会发生不快乐的事情，这种也是一种透支和挥霍，就像我现在一样，挥霍着透支着他们的焦急和关心。我困倦的倚着厨房的整体橱柜，蜷缩着坐在地上，开始打盹，最后听到的声音是小米，她说：十八总是这样，不高兴的时候就喜欢自己一个人呆着。 当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腰因为蜷缩的缘故，很难受，我站起来伸个懒腰，抬手看手表，大概凌晨三点了，这个时间实在不知道能干什么，地上全是我碾灭的烟头和喝光的啤酒罐，从厨房的窗户看出去，我看见太多还是很黑暗的夜晚，冬天的凌晨始终让人无法分清是三点还是四点或者五点，到了六点以后或者会分清楚。我扭头看我刚刚坐过的地方，还有一个咬了几口没有吃完的西红柿，以前老人老是说夜静以后会很冷，这个道理果然是真的，我真的是感觉到了寒冷，我嘴里的酒精味道始终提醒我，我是喝了很多酒才会困倦到这个地步的，我尽量不出任何声音的推开厨房的门，实在不想，因为自己的缘故，影响了别人的睡眠，我慢慢走到客厅，房间里面的温度真是不错，于是我躺倒沙发上，顺手拿了个靠枕抱着，我想让自己稍微睡一会儿就行了。 当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的身上盖着小米的被子，我翻了一下身，意识中感觉到一个事实，就是新的一年真的到了，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时间的流淌，可是我真是希望时间就能在我当时的那个时间定住，

那样我就不用为未来担心，不用因为还要为着将来的没有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事情担心了，尽管我知道我的想法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说幻想容易让人着迷。我无意识的看着手表，已经上午九点多了，我忽地坐起来，我可是睡了好久，我抬眼看四周，看见小淫靠在吧台旁边一边吸烟一边看着报纸，房间里的其他人没有看见，我开始喊小米，小淫看了我一眼：阿瑟领着小麦回家过新年了，易名和小米一起去超市买东西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要是喊人的话，最好喊我，早餐在这儿，你过来吃吧。

第95节：恋爱感觉(2)

我揉揉脑袋，站起来，犹豫了一下，还是过去，看着面包片和煎蛋发呆，小淫把水杯递给我，我接过来喝了一大口，才感觉嗓子竟然被酒精搞得很干燥，小淫一直看着我，我装作没有看见，顺手从他的烟里拿出一支，刚想点，小淫把我手里的烟拿走：你昨晚吸的还不够吗，你真有本事，竟然能躲到厨房，多么有创意的地方啊，我还想知道，你以后会躲在哪儿。 我无趣的看着煎蛋：这个，挺象日出日落的，很有艺术构思。 小淫冷着脸：不要岔话，昨天晚上你干吗…… 我打断他：新年第一天，你想怎么过啊。 小淫直直的看着我：十八，昨晚你到底…… 我再次烦躁的打断他：能不能不提昨晚，有完没有？ 我把水杯重重的放在吧台上，皱着眉头起身，去洗手间。 我在洗手间里面痛快的洗了脸，出门的时候，小淫站在门口，双手抱胸：实在不能不问，即使是兄弟也要问，更何况我们现在，不止是兄弟，我承认，你反问我的时候我是在犹豫该怎么回答你，是，我有所猜忌，因为以前你不是这样子，你不是在乎你长成什么样子的人，如果现在突然变得很在乎，假如这种在乎不是因为我，我心理会不舒服，换做你也一样会不舒服。 我瞪了他一眼：别人还说找个长得帅的男朋友会有很多麻烦呢，总要被别人惦记，所以说吃亏的是我。 我没好气的走到吧台边上，抓起面包片啃了两口，小淫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啃：原来猜忌真是让人不舒服，当初你这样想我的时候肯定也不舒服，对吧，应该比这个更严重，因为你是女人的猜忌心理，好了，我不问了，对了，想不想知道，我昨天对阿瑟说了什么？ 我看着煎蛋发呆：不想，那是你们男人之间的事情，我懒得知道，这个煎蛋，真的可以做成一边生一边熟吗。 小淫把煎蛋拿到眼前：是呀，是可以做成那样，但是口感并不是象想象的那样好吃，生蛋黄其实是有腥味儿的，你要吃吗？ 我抢过煎蛋，又瞪了他一眼：谁说我要吃，我只是好奇而已。 小淫开始嗤笑：十八，你还真是不会按照常理出牌，要说你不着四六还真是准确

无比，你好像要是发脾气的话，没有什么原因就照样发，看见什么就拿什么发，是吧。 小淫往我身边凑凑：哎，我今天用香水了，你怎么没有闻到呢，你不是很喜欢这个味道吗？ 我斜着眼睛看着小淫：你不怕我又发疯，脱你衬衫？ 小淫坏笑着后退了两步：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脱个衬衫吗，也不是脱别的，我自己动手好了。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真的解开衬衫的扣子，笑着看着我：你看吧，想看什么地方都可以，不就是博红颜一笑吗？ 我看到小淫的肩头，被我用牙齿咬过的地方还是红红的淤血印，我拿着手里吃煎蛋的叉子去戳那个牙印，问小淫疼不疼，小淫皱着眉头，看我：本来是不疼，要是像你这样拿着叉子戳的话，就很疼。 我这才知道我是拿着叉子去戳人家的伤口，于是感觉自己好笑，忍不住笑了起来，小淫把衬衫合上：十八，你笑了，那我就收工了，下次不高兴的时候我再接着展览。 我咬着叉子发呆，小淫靠过来，拿胳膊碰碰我：又怎么了，不会又是想让我脱衬衫吧。 我摇摇头，看着小淫：其实昨天，我真的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阿若长得太漂亮了，所以感觉自惭形秽，我觉得自己不男不女，所以很难让自己给自己一个推敲。

第96节：恋爱感觉(3)

小淫笑：是啊，阿若是长得很漂亮，象钻石一样的耀眼，这个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也觉得她漂亮，只不过就是觉得那种漂亮，好像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似的，就像走在大街上，看见珠宝店的钻石戒指，漂不漂亮？当然漂亮，也会顺便看几眼。 小淫停了一下，看着我的眼睛：十八，我觉得你要是，不高兴的时候，你可以对我发火，可以告诉我你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我不喜欢你躲起来自己一个人郁闷，我们彼此是要负担彼此的不开心和开心的，如果我不开心我也会告诉你我不开心，我为什么不开心，所以我希望你也一样，躲起来一个人不开心是最没有创意的招式，很土，而且早就不流行了，嗯？ 小淫伸手把我含在嘴里的叉子拿出来，给我切了一小块煎蛋，送到我嘴边，我把煎蛋吞下，点点头。小淫问我今天我象想做什么，我说要和他一起逛街，要知道他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最喜欢的服装、最喜欢的小吃、最喜欢的配饰都是什么，反正是要知道他的一切，小淫的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我，没有说话，只是点头。 我是非常非常后悔自己提出了这个建议。 在第一家店铺买衬衣的时候，我问销售小姐衬衣的价钱，销售小姐的眼睛看着小淫，敷衍着我，我侃价，降不下来，小淫笑着，露出他招牌的酒窝，对销售小姐说是他穿的，多大号还有颜色，销售小姐竟然笑容可掬的和小淫商讨，把我凉在一边，我靠，真是，真是受不了了，最后竟然比我侃价的标准少了三分之一，我气嘟嘟的看着小淫，威胁他：以后不准你出卖色相，去下一家的时候，你不准说话，听见没有？ 小淫看着我笑：好吧。 第二家店铺买牛仔裤，我开始和销售小姐打着口水战，这个颜色不好了，那个款式不行了，小淫一直在旁边笑着，不说话，销售小姐问我是不是给小淫买，小淫点头，那个销售小姐竟然拿着尺子不停的围着小淫转，即使和我说话的时候手也是放在小淫的肩膀上，我真是有点儿受不了了，我忍住怒火侃价，最后销售小姐说：好吧，看这个帅哥穿的那么合身，我也要

开个张，成交，要不是他穿的那么好，我这个价钱绝对不卖。呼啦一个诺大的面子竟然给了小淫，我拉着小淫出去，恨恨的看着他：到下一家的时候不准说话，也不准笑，知不知道，更不准露出酒窝。 小淫很不满意的看着我，嚷嚷：为什么啊，十八，明明是你剥夺了我的脸部自由权吗。 第三家店铺买鞋，我把小淫喜欢的鞋型鞋号还有颜色都告诉了销售小姐，但是销售小姐在让小淫穿上的时候还是不停的征求着小淫的意见，小淫不停的点头，销售小姐不住的看着小淫，我对销售小姐说点头这就表示可以了，销售小姐不满意的看着我，我侃价，销售小姐的眼睛看着小淫，小淫朝我点头，销售小姐也朝小淫点头，我这个气啊，简直恨不得让小淫成为蒙面人，拿了东西拽了小淫就走，别人都说男朋友长得帅绝对会有麻烦，尤其是在女朋友不漂亮的前提下。 第四家店铺，买袜子，我不让小淫进去，让他在远处等我，小淫一脸的不高兴，嘟念着：为什么？ 我凶巴巴的说：没有什么为什么，买了，你就穿，要是敢说不满意，等着挨揍好了。 说完我朝小淫晃晃我的拳头，小淫委屈的朝我笑，我一看到他的酒窝，就心软了，把拳头也放下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小淫坐在餐厅里面发呆，我让小淫去买餐，小淫凑到我面前，奇怪的问：咦，十八，你不怕我出卖色相了吗？ 我鄙视的看了小淫一眼：这你就不懂了，出卖色相就是要卖在合适的地方上，比如买餐，你要是笑得可爱一些，说不定会多给我们一些饭菜的，这才是真正的用途。 我看见小淫的脸变得很生气，他低声朝我吼：十八，你竟敢拿我帅气英俊的脸换中午饭吃，你…… 我拿手推推他：乖了，晚上回去陪你打游戏，快去。